

蘇聯之經濟組織

張良養譯

330.147

175



泰東書局印行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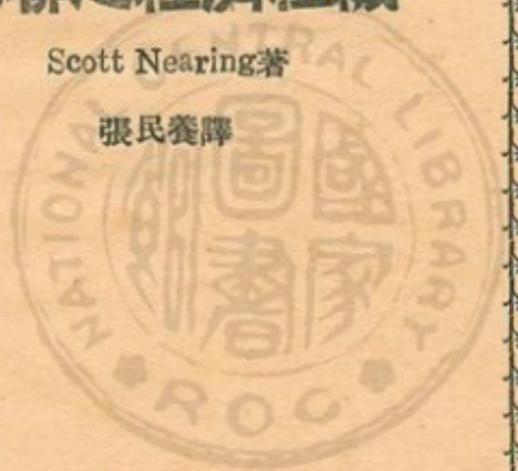
004759411

142.025
SPA

蘇聯之經濟組織

Scott Nearing 著

張民養 譯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330.947
8492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9542

目 錄

著者小傳

譯者自序

著者序

緒言

第一編 經濟的背景

第一章 革命前之俄國經濟

第二章 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

第二編 蘇聯之經濟的職能與其關係

第三章 蘇聯之自然財富

第四章 中央之經濟政策

第五章 農業

5422

第六章 工業

第七章 運輸與交通

第八章 國內與國外貿易

第九章 財政銀行與信用

第十章 合作運動

第十一章 勞工之地位與組織

第十二章 新資本與特許權政策

第十三章 培養新技術

第三編 結論

第十四章 蘇聯的生產力

第十五章 經濟的趨勢

圖 表

工業化之指數

蘇聯之商業

蘇維埃之國外貿易

實物工資的動力與勞動的生產力

著者小傳

司各脫·尼林(Scott Nearing)

一八八三年生於 Pennsylvania 之 Morris Run 地方。一九〇四年得本雪維尼亞大學之科學學士學位，一九〇九年在同校得博士學位；從一九〇六到一九一四年間做該大學之經濟教員，次年升為副教授；他又為 Swarthmore College 的教師，Toledo University 的文理科主任；氏著有 The American Empire, The Next Step, Oil and the Germs of War, Dollar Diplomacy, Education in Soviet Russia 及其他書籍與短文。

約克·哈第 (Jack Hardy)

一九〇一年生於紐約；是東部二個大學的畢業生，他曾在其中一大學當過教員一年；與尼林工作和研究四年，並同他做過許多的考查；本年上半年到俄考察，收集本書材料，旅行全俄，直接觀察此新經濟制度之工作約有半年之久；是 The Law of Social Revolution 一書之中「奴隸的革命運動」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二章之著者。此書於一九二六年由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 印行；他又擔任勞工日報之經濟與政治問題的撰稿員。

譯者自序

共產主義是世界上最大的怪物，而蘇維埃聯邦就是這個怪物的唯一現身。關於這個怪物之唯一現身的外形與內質，西方的與東方的許多文明人都有各種美的與醜的，讚賞的與咀咒的，及驚奇的與淡然的描擬。在這些不同的描擬之中，有許多是玄虛的偏見的與不足恃的；但也有許多是事實的，科學的與頗可信靠的。美國之 Vanguard Press 的蘇聯研究叢書在我們看來，就是屬於後者的一類。這些科學的研究的著作大都是根據於作者親自實地的調查與十分可靠的記載，本着不偏不依毫無成見的學者之研究態度而寫成的。在現在鬧着智識荒與耳聞即係證例

(Hearsay brings evidence) 的中國，把這種著作介紹過來，至少在我是覺得有這樣的必要與價值。

Vanguard Press 的蘇聯研究叢書共有十三本（現在據說祇出十二本）。本書不過是其中的一本，我之所以要譯這本，也並無多大的原因。不過我覺得經濟的組織比其他任何組織都重要些，據西洋某學者多年研究蘇聯政情的意見，俄國革命之最大的原因，是由於農業經濟之破產；是則革命之爆發的目的，原在救濟此種破產的經濟組織。十月革命後已經有十餘年了！其革命後之一般的經濟組織到底是怎樣的呢？這是值得關心的一個問題，而我之所以譯這本書，也無非有一些這個意思。

蘇聯的政制雖然與我們的截然不同，但是他們的經濟組織中之一個特點，我以為是值得我們效法的，這一個特點就是所謂「設計的經濟學」(Planned Economics)。一切經濟的活動都是有統一的，嚴整的與一律的設計，不像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那裏相互競爭，玩着 hit-and-miss 的把戲。中國的經濟組織，

因為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幾已達於破滅地位，在這時我們應採人家的長處——蘇聯的設計經濟以挽救殆局。蘇聯的已經破產了的經濟之所以能夠恢復其戰前的原狀就是賴此設計經濟之力，所以我覺得我們盡可反對蘇聯的政制，但這一點長處實在值得效法。我譯此書時雖然不懷着這樣的心想，但此地是值得特別提出一說的。

本書的著者之一尼林博士曾於去年到過中國，並著 *Whither China* 一書，於中國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情形及未來的趨勢論述甚詳，我們做中國人的不妨翻閱一下（不過其立論觀點似稍偏激一些）敬於譯此書之後代為介紹。

本書大部在暑假中譯出，不過時間匆促，譯筆不無欠審慎之處，如蒙閱者指正，不勝歡迎之至。

末了，我要感謝袁黎二君，他們幫我翻譯第九與第十一二章的文字。

張民養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於上海。

著者序

著者在此書中企圖供給，能解答下列問題之記敘的與統計的材料：在蘇維埃制度下俄國人是怎樣的謀生呢？蘇維埃的經濟制度是怎樣的？蘇聯境內有私人資本嗎？假如是有的，那末有多少呢？僱主與工人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工人是有組織的嗎？怎樣組織的？蘇維埃的經濟制度是向前進步的呢，還是向後退的？蘇聯是朝着社會主義前進呢，還是朝着資本主義前進？有幾個問題如蘇維埃下之工藝教育與職工組合是 Vanguard Press 所要專門研究的，在此書內祇簡略地述及。但蘇聯的經濟情形則已有詳細之論述。

著者編集本書的材料均從本國與蘇聯之可靠方面得來。我們二人最近都到俄國去過：一個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後半年與一九二六年的前幾個月；一個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後幾個月與一九一七年的上半期。所以著者非但研究此地可靠之材料，並且還有機會直接觀察蘇維埃的社會與經濟制度之事業。

在蘇聯內著者得有機會與蘇維埃經濟機關之許多要人會談，並參觀工廠，礦場，政府機關，工人家庭與俱樂部，職工總會與工人會議，工廠學校與其他學校等等。須用通譯員時，著者即常借助於友朋。有時則僱用能助著者代詢問題與編集資材之人員。拜訪個人與參觀機關時，有時是依照預先約定的有時則未預先通知而去，說明其訪問之旨趣後並常請求與以某種資料或求准許參觀工廠及其他機關。著者之請求從不曾被拒絕過。

著者對於本國與蘇俄之幫助我們編輯資料與預備此書的許多人們都在此與以感謝。紐約公共圖書館經濟部的人員允許我們借用該部圖書並指出本國

之可靠材料。蘇聯對外文化會(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之外國部主任尼門博士(Dr. L. Nimen) 代哈第編排其所願意拜訪之經濟機會的許多要人之接見。最高經濟局管理部主任鄒斯盤(A. Ginsberg) 訓令其部員供給我們所需求之許多可靠的統計材料。最高經濟局之預計(工業預測)部主事烏立茲基(J. Ulezky)費了許多時光以說明最高經濟局之組織與工作。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主席圖之科幹(Alexander Kogan) 亦費了許多時間解釋該會的歷史與其工作。

莫斯科農學院之副校長杜白羅甫斯基先生(Mr Dubrofsky) 也供給我們許多俄國農業上的統計材料。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Centrosoyus) 主事范理處(E. Variach) 給我們以編集合作運動的許多材料之便利。著者對於道路交通之外交代表齊諾夫(S. Chernov) 與貿易部, 國家銀行, 勞工運動與他部蘇維埃經濟機會的許多顧問, 諮議與其他人員, 也都與以深切感謝。至本書中之錯誤及所表示之意見與著者所

感謝之人無關。

安痕柯爾 (Aun Coles) 小姐爲本書畫「工業化之指數，」「蘇聯之商業，」及「實在工資與生產力之動力」三圖，著者實深感謝。對於畫「蘇維埃之國外貿易」圖表之依利斯 (Fred Ellis) 與打錄初稿，幫助編排索引之蓋爾 (Borbora Gail) 小姐及賡錄最後原稿之彭五 (Ruth Byrne) 小姐，著者也都與以深切之謝忱。

蘇維埃經濟制度之組織與職能是新式的，是空前所無之社會所應用的。所以這沒有前例可作借鑑，因爲經驗照示他們何者爲有效率之形式，何者急宜廢除與須要何種之改革，故其經濟組織是繼續地在遷變的。因爲其經濟組織之小的方面即在寫本書時也在變遷之中，所以本書之有若干的錯處，也是不能免避的，

司各脫·尼林

約克·哈第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於紐約城。

緒 言

蘇維埃經濟組織之基本原則是：

- (一)一切基本生產力如土地，礦山，鐵路，工廠等之社會化。
- (二)生產力之在一個統一的，科學的計劃上之組織與指導。
- (三)私人利潤之取締與一切經濟剩餘之公用。
- (四)健全成年之從事生產與有益事業之普遍的義務……「不工作者亦不得食。」(蘇維埃憲法第十八條。)
- (五)工人之經濟組織的熱烈參與。
- (六)從事生產與有益事業者之下列各項之最可

能的規定：

(A)衣，食，住，衛生事務。

(B)教育，運動，文化的機會。

(七)人剝人制度之取消，人民之分爲階級制度的完全取締，剝削者之壓抑，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建設與一切土地之社會主義化。(蘇維埃憲法第三條)

因爲被一個敵對的世界圍繞着，被戰爭，革命，反革命，封鎖，武裝的干涉與災荒的蹂躪，蘇聯之工農還不能把這些原則完全施諸實行。到一九二〇—二一年蘇維埃國家正在爲牠的生命而戰鬥着。平和的經濟建設之可能，祇有在此後的數年。

但在革命後的全時期內，蘇維埃當局已能穩固地把其國家之統治權握於其自己的手中，並維持其蘇維埃形式的政府。他們建立起一個根據於經濟的而非根基於地理上的關係之國家，蘇維埃是直接代表俄國之生產單位的，——工廠，礦場，事務所等等。壟斷負利者是極端禁止的，法律不與他們以選舉之權。

根據於這個經濟原則與政治組織之基礎上，蘇俄在過去七年中已能創建一個全世界所無的經濟組織。這個組織之性質與其活動之特點將在後面詳細解釋之。

於一九二七年到過俄國的無論什麼人，都有俄國的經濟生活是很迅速向前發展的印象。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阿蘭爵士(Sir Thomas Ollem)，他於一九二二年到過俄國，又於一九二六年到蘇維埃共和國去考察，此行給他的印象是：『改革，改革，什麼地方都改革都是改向好的。良好的鐵道設備，有舒適的睡車與餐車及改良的車站。旅館的情形恢復原狀，全無我們上次(四年前)所訪時的現象。人民中都有一種更靈敏與更歡樂的動作。從前虛空的許多商店現在都生意興隆。有很大購買力的人民都排列地等待着購買其所須的織物。國家的，合作社的與私人商業的都為招攬顧主而互相競爭。公共汽車，自動車，電車，——事實上都是新造的。人民穿着亦好，看一切的外表就知大家都是很富裕的。生命與運動是一個

普遍的印象。』(1)

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數月間，一個蘇維埃政府所僱用之非共產黨的顧問想探求出俄國經濟制度所促進之空前進步的原因，他以為俄國工業是賴於其隱伏的潛勢力。最高經濟局主席古比先甫 (V. V. Kuiby Sheff) 對這個解說表示不同意，他說俄國的經濟進步不是由於隱伏勢力，而是由於在俄國制度中，「經濟生活是依照一個計劃而進行」的事實。(2)

正在這裏我們可以找出蘇維埃所獲得之成功的解釋——蘇維埃的經濟是基於一個深慮的與緊密監視的「計劃」上。蘇維埃取消一切的競爭而把經濟活動置於一特別的「設計的經濟」委員會之下，以代替現代資本主義盛行的自由競爭。這個委員會詳盡地與苦心地為全國各部工業草擬計劃，並印行一年內的與五年間的程序。工業，農業，財政，運輸，造船業等等，每種都使其適合各部與人民之需要和能力。

工業出產有賴於原料與機器；輸入品是為輸出可能性所調節的，這可能性大半基於農產品之上。蘇

聯在簡短的六年中以其統一的各部工業之設計，已經造出驚動西方世界之經濟的結果。

這些結果的二三個，是應當簡單地述及的：

一、預算收支平衡，金融鞏固，不須外國借債與信用。歐洲各大交戰國還沒有這樣的紀錄。蘇聯在一九二四年即得如此之結果，比英，德，法，意，或比為先。

二、自一九二一年來每年生產量大增。沒有其他主要國家能夠表現出一個同等的生產力之穩固的增加。

三、蘇維埃工人之物質幸福自一九二一年後已有接續的進步。沒有其他歐洲國家能表出同樣的增加。

在一個從戰爭，革命，與災荒之驚嚇中而恢復原狀的世界內，此種成功已足夠做我們詳細研究「蘇聯之經濟組織」的有價值的理由了。

已，將這S家工... 其... 六... 開... 升...
... 之... 大... 出... 出...

：... 之... 之... 之...
... 不... 之... 之... 一...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一...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一...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一...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一...

... 之... 之... 之...
... 之... 之... 之... 一...



第一章

革命前之俄國經濟

社會革命的期間有三個分明的不同時期：(一)宣傳與預備的時期；(二)政權之奪取與統一；及(三)根據於一個新經濟基礎上之社會關係的改造。蘇聯(Soviet Union)現在是在第三個時期，列寧說這個時期是“最困難的，但又是最有希望的時期，因為祇有牠的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¹⁾社會革命時期之最後的而又最繁複的‘蘇聯之經濟的組織’，現在正占據了全蘇聯的力量與注意。

列寧在蘇維埃奪取政權後不久說：“在每個社會

主義的革命中，其主要的事業包括建設一個十分複雜與完美的出品之系統的生產與分配之新組織關係底積極的與建設的工作。……新式國家——蘇維埃——之創造，給與被壓迫之勞動羣衆以活動地參與新社會之自由建設的機會，我們祇不過解決了困難工作的一部分。其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的問題；增高勞動生產力，建設嚴整的與統一的國家計算及生產與分配之控制，與將生產實際地工業化。”祇有在這些目的成功以後“我們才能够說俄國非但已經成爲一個蘇維埃，並且已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了。”(2)

這個鮑爾雪維克的革命領袖又說：“那裏有盡可能的建起許多的另碎制度——就是說盡可能地養成許多舊制度是於革命的成功最重要之歷史上的時期。但那裏又有這樣的時期，當許多制度已十分成熟後，遂轉入掃除的‘無味’（爲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底‘無趣’）工作……。一個人在無論何時必須能够找出我們應用全身力量捉住的鏈索中之特別的環

節。”(8)

鮑爾雪維克黨在俄國所能‘以全力捉住的’是什麼呢？蘇維埃所接受到的是怎樣的一種經濟組織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在一個革命前俄國經濟之考察中找得出來。

當工業革命正成熟於西方諸國時，柴皇俄國之經濟仍舊負着封建制度的印跡。在一八八五年時，俄國之工業活動大部是屬於臨時的家庭工業，這是農人於冬天不能從事田野工作時做的。這個家庭工業的生產是滿足農人之需要的。貴族所需之製造品則從外國輸入。工廠甚少；生產不多；其方法是極存舊的。

鋼與鐵之生產是認為工業制度的背脊。十九世紀末年俄國的工業地位可從下面的事實中觀察之：在一八八七年其鑄鐵之總出產為五九四·〇〇〇噸；鐵為三六二·〇〇〇噸；鑄就之鋼為一五七·〇〇〇

頓。在一八九三年柴皇統治下設立的新公司祇不過五十五個，其總共股本為五六·六〇〇·〇〇〇盧布，很明顯的俄人不會迅速地‘走向商業中去。’

但在一八九〇年左右開始侵入俄國的資本主義，在以後二十年間，是很迅速地擴張了。英國、德國、法國，與其他各國商人都建立工廠，開採礦山。在一九一四年，俄國有小數之工業建築。在聶伯(Dnieper)與唐河(Don)間可發見煤礦。在波蘭頓波佛(Pohin Domborva)唐內茲盆地(Donetz Basin)莫斯科區域與烏拉區域，冶金術是正在發展了。在裏海區與特勒克(Terek)和庫班(Kuban)流域煤油之出產是正在擴充了。織物工業是正在侵入莫斯科，佛拉德米爾(Vlad mir)哥斯德羅馬(Ksotroma)，雅落斯落甫(Yaroslavl)與羅慈(Lodz)，波蘭等省了。在西南與中部俄羅斯有廣大的糖菜種植與許多的煉糖廠。小工業的中心區可於俄國之其他部分見之。

在一九一〇年俄國約有一萬五千個工廠，機器場與製造所，每年總生產超過三千兆盧布。二年後

(一九一二年)其工廠等增至一萬七千個，僱用二百萬工人，每年總出產值為四·七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從事織物工業的，其生產值佔全國總生產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一〇年俄國有一四五·〇〇〇個麵粉廠；在一九一四年有二九七所練糖廠，在一九一三年冶金算典製造場有二千五百個，每年出產值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這些絕對價值似乎很大的數目，假如以土地佔全世界六分之一與人口超過一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的比例來說，這是很不值得注意的。面積與人口祇有三分之二的美國在一九一四年有二七五·七九一個廠造工廠，七·〇三六·二四七工錢勞動者，與每年二四·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圓的生產。俄國一切商業的與工業的股份公司之總投資(鐵道與銀行除外)還不到二千兆金圓——約為美國鐵道股本，債券等的九分之一，比美國鋼鐵公司的股本與債券金稍多一些。(4)

鑄鐵與煤之生產與消費的每人平均數也可以表

示戰前俄國工業之發展的指數。一九一〇年鑄鐵每年每人之平均消費爲一又二分之一布特* (Pood)。同年美國的是十四布特，英國是十一布特，德國是五布特。(5) 俄國戰前之煤的每人出產量是全世界最小的。牠祇有〇·二米突噸，而英國有六噸，美有五·一噸，德有三·八噸。

俄國其他出產之情形也是如此的。一九〇九年一切工業品之每人生產祇達到一六〇元。同年在美國其數幾近二·二八〇元。工業方法是舊式的；生產是低下的，惟賴輸入以滿足其人民之工業品的需要。俄羅斯帝國是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不過還仍舊在幼稚的時代。

俄國一個最大的缺乏是其不完善的鐵道。四六·六〇〇哩長的路線不過是美國的六分之一，較加拿大的稍多一些——可是加拿大的人口還不到俄國的十二分之一。假如以俄國與美國的相等面積而言，俄國鐵道之長不過是美國的十二分之一。因爲柴皇政

* 一布特等于三六磅

府不注意於運輸方法之改進，所以有廣大的耕田，尤其在西比利亞與土耳其斯坦二地都是荒蕪着。

鐵道上所用之各種車輛也是同樣的情形。俄國之貨車在一九一二年有四七〇·九〇〇輛，都是舊的，敗壞的而須大修理的。加拿大的貨車祇佔俄國的百分之三九，其利用之人口也祇佔俄國的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但其運貨的力量是與大戰開始時俄國的相等的。(6)

運河與內河航路是在同樣的不發展狀態中。其達到二〇〇·〇〇〇哩長的內河航路，假如有適當的治理與以短小的運河把牠連接起來，那就成爲俄國最有價值的運輸方法。但政府則恐運河與內河運輸將不利於與大部爲國家所有的鐵道。故其結果是毫不注意於水上運輸，即其所已做之事業亦不足以使其現存之運河時常修理與在完好之狀態中。戰前俄國運河之總長祇有五五〇哩。(7) 俄國之湄河與急流之無限的水力，也是完全未受政府的注意。

俄國商船所佔之地位是與其他運輸方法同樣的

不重要。其在一九一二年五〇〇・〇〇〇噸的商船已被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奧匈與荷蘭這樣小的國家所超過了。其速度，品質與大小比較起來也都趕不上。在一九一三年，祇有從水路運入與運出俄國之總貨物的百分之七・五是由俄國商船運輸的。(8)

俄國農業在大戰前十年有甚大之進步。農業品尤其是穀類在世界市場所佔之地位是比較很重要的。在一九〇七年與一九一年間平均佔全世界麥的出產百分之二九・六，全世界穀類出產的百分之二八，燕麥百分之一八，黑麥百分之一三・八與大麥百分之九・七。其五種主要穀產之輸出是世界各國這些產物輸出的百分之二八。

但這些大數目完全是由於其自然的環境與農業勞動之充分供給，這並不是由於現代生產方法之引用。不管俄國在歐洲有最饒沃的土地，其每畝的出產是大於奧法二倍，大於英德三倍，與大於丹麥四倍。在世界市場中俄國的一切敵人都有比她更大之每畝平均收穫。在戰前美國農業品之每人值是每年約有

二百元在俄國却祇有三十元。

這有許多的原因。農業機器之應用在俄羅斯帝國是很有限制的，但她的敵人都限迅速地在用了。實際上俄國並不利用人造肥料。非但其畜類的品質與大小是不好的，即其數量也是很小的。每一千居民祇有三九〇頭牛，這祇是阿真廷平均數的十四分之一，奧地利的十二分之一，美國的一半以下。假如以其劣下的品質考慮之，則此種比較是更有意義的了。

在一九一二年，全俄羅斯，包括西比利亞之土地祇有百分之五是在耕種。政府對於使其餘土地適於耕種一事，簡直沒有做過開墾，灌溉，系統的殖民與鐵道的建設等工作過。

假如俄羅斯帝國的地下財源與其生產力量都完全地自由發展，則俄國將為工業較為進化的國家之一個敵人。此種發展之唯一障礙物是侵染俄國之老朽的分部政治，牠在自由投資的途中置了許多的障礙物，並阻止各方面之商業的增長。

依據一八九七年的未曾包括一切官吏的人口調

查，俄國每一個官署有八十九個男人。(9) 以後十五年間其比例無多大減低。這個分部政治的高級官員是由貴族地主補充的，所以國家權力之集合體絕對是封建的。

這個封建的統治團體祇知改進其個人與階級的利益。預算的大部都用於其不生產的目的上。比如在一九〇七年與一九一四年間，每人每年的教育費用是一個盧布，每人農業費用是半個盧布，但‘政費’則從二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到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四年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總預算的七分之四——是化於消費的目的上。(10) 眼看着與俄國封建勢力必定衝突之一個有力的商業階級之興起，自然是統治帝國的封建官僚所不心願的。

這個遲緩的經濟發展之結果，俄國之原料，製造品與機器等必需品就有賴於外國的輸入。反之，在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外國資本佔一重要的位置。一九一三年先前國會(Duma)的一個議員說：“俄國有

幾種工業大都是仰賴外資而存在的。”(11)

先前俄國的輸入包括棉，羊毛，機器，機器的缺少部分，工具，金屬與金屬品，煤等等。總之，俄國每年常從外國輸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貨物與材料，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間的每年平均值為一·一三九·六〇〇·〇〇〇盧布。因為其自己國內生產力之衰弱，這些輸入品遂成為維持俄國經濟生活所必要的了。

除了農業之剩餘外，俄國沒有抵付這些輸入的東西。在戰前的五年間，其每年輸出的平均數為一·五〇一·四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在五年間每年平均給她三六一·八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國外貿易之過剩。

但是這祇不過是全體之一部的觀察，其‘無形之款項’正在驅使俄國沈入於經濟的痿癱與破產中去了。

因為沒有工業之剩餘以從事國內的建設，俄國已成為一個借債國了，非但賴於機器與原料之輸入，並且還賴資本之輸入。建築鐵路時，就須借鐵路的外

債。市政府在外國借款以改進其公共之設施。私人工業之企業家在國外市場出售「担保品」。大批的輸入是表示外國商家之投資，俄國是要付利息給她外國債權人的。每年大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付給外國商船主，因為他們替俄國在海上運輸貨物。

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俄國之外債為四・二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內債為四・五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12) 外債的百分之五九是在戰前二十年訂借的，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在同一時期間，內債之純然增加祇有百分之十三。俄國在戰爭爆發以前負有一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的外債。

在歐戰爆發以前的十年，俄國之‘無形的款項’之國外化費每年是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上。(13) 這是超過其抵付外款之唯一收入的出超了。所以俄國非但為臨時需用與其經濟發展而輸入資本，並且還要為付利息與清償舊欠而借新債。這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時俄國正遇到破產之另外的

一種說法。

俄國經濟組織之齒輪，假如沒有機器，工具，機器另件與原料之供給就不能繼續活動。戰爭就與這個經濟關係以絕大蹂躪。

在戰前五年間俄國輸入品的百分之四十四是從德國來的。這些德國貨品大部是礦產，金屬與機器，這是輸入俄國貨物中之最重要的。俄國的工業既用德國的機器，故其缺少與收理的部分也有賴於原製造者的供給。所以我們很可以說，“德國對俄國之關係可以說他是俄國工業的創造者；是俄國之原料與半製造品供給之源泉；是她的銀行家與國外貿易之中間人。”⁽¹⁴⁾這並不是過分的吹牛。

當德俄二國兵戎相見時，德國供給俄國之一切必需品都停止輸入了。又在俄國被封鎖時，與外國市場之一切來往也都斷絕。除用於戰事目的之用品外，戰時貨物之輸入數是很小的。

假如大戰是很迅速地終止，那俄國還能在鬥爭中站得住腳。但五十年造成‘勢力均衡’的外交政策使

二強國互相頑強地爭鬥着。俄羅斯帝國實在受不住這樣長的戰爭了。戰爭與封鎖不斷地與靜止的不進步的俄國經濟制度以無限的打擊。這個漸漸地破裂，——於是突然地瓦解了。

有一個評論家觀察封鎖的結果說：“在戰爭的首三年中，其到俄國商埠之船隻總噸數與現在到聯合帝國商埠之二週內的噸數相差不多。”⁽¹⁵⁾ 工業，運輸與農業都因國外貿易的停頓而抑塞住了。

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從俄國工業中征去從事軍役，他們祇會消費而不能生產。加里西亞 (Galicia) 之軍事上的挫折，經過波蘭的後退與其他在戰爭上的失敗也都是經濟上的不幸。他們把俄國許多主要工業，礦業與穀產的中心區破壞了。

首先受摧殘的是農業。在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成年男性農人中，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被迫離開田野而去當兵。在一九二六年耕種五穀的平均面積降低百分之七以上——在有幾個省中，降低百分之三十。農人所用之許多器械，工具及附品都是輸

入品。在鮑爾雪維克奪得政權前二月即一九一七年的九月，很迫切的須要五百萬把鑿刀。但家庭工業祇能出產二萬把鑿刀。故農業生產日低，糧食的地位也變成很危急的了。

運輸之幾乎完全的解體使糧食缺少的影響更為明顯。收理用的材料異常缺乏，鐵路商店不能滿足消費之需要。鐵道缺少燃料，一九一六年英國與西利西亞(Silesia)之煤的輸入完全停止與頓姆布羅區為敵人佔據後，燃料的情態變成非常的危急。這個不完全的運輸制度之運送，當局為軍事的須要而課以重稅，甚至不能分配人民需要之糧食與燃料。

工業所受到之挫折更為嚴重。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人是在戰線上，而俄國所必須之材料與機器之輸入則全然斷絕。許多工業之出產跌至戰前標準的百分之二五，其中一半以上還要歸為軍隊之用。即秉承軍隊意旨而工作之工廠也感到燃料與材料是這樣的缺乏，使他們不得不於長期或缺期內停止，或限制他們的出產。公共事業，電車，與電力廠等都受同樣的

影響。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人民受極大的飢荒。城市中
之男女在寒暑表零度下時長時間的站着，希望能夠
買到一磅麵包或一品脫之牛乳。在許多月內連一盞
斯的糖也不能得到。

在一九一六年的開始，有二〇·一三〇的鐵路車
輛是在修理之中。到一九一七年的一月，其數目已增
至二五·八一〇輛，但工廠於此事是無辦法的。在一
九一六年的五月，於一九·九五一個車頭總數中，有
三·三八七個是在修理之中，在一九一七年的九月，
許多主要鐵道之車頭的百分之三三都已損壞了。在
修理的工廠中，出產幾乎是沒有的。(16)

織物工業祇能出產其戰前的百分之二五，以供
足人民之需要。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唐內茲盆地之煤
的出產跌至其上年所產的百分之二五。同區之銑鐵
出產從一九一六的每月平均的一四·七〇〇·〇〇〇
布特(已很低於戰前的標準)降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的
九·〇〇〇·〇〇〇布特。(17) 必需品簡直是不易得

到的。一個月的所入還不能夠買到一雙鞋。金器，工具等是看都看不見了。

這就是鮑爾雪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獲得政權以前的經濟情形。農業品生產是嚴格地限制着。製造業，開礦，與運輸業已降至其戰前數量的一個少數了。軍事的失敗與官僚政治的腐化使國情更為嚴重。從一個四年長的戰爭之開始，俄國的經濟制度是達於崩潰的情態了。



第二章

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鮑爾雪維克奪得俄國的統治權了。他們答應“政權歸於蘇維埃，”“給與人民以和平，”與“耕者有其地。”

在同一天內，冬宮是佔據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開始完成這些革命的目的與奠下蘇維埃社會的構造。生產與消費的方法是社會化了；耕者有其地是批准了；戰爭停止了，和平的願書廣播於一切交戰之國家。

工廠與運輸機關之“工人管理”是由一九一七年

十一月十四日的一個法令執行了，政府並不覺得適於解決工業管理問題，也不會馬上擔負這個責任。運輸機關是由政府所收管，但工廠之臨時管理仍留於其廠主或經理之手。但無論如何，嚴格的統治權是在工人委員會手中，他們是監視工廠的進行與廠主，經理及專家沒實行反對無產階級之國家的。這些委員會是有稽查一切帳冊計算之權，又有監督生產，考察所費與強迫執行勞動保護法之權。

這種制度並不見得是很成功的。廠主與其經理常拒絕工人管理，所以他們完全為蘇維埃當局所貶黜。冶金與煤業是此中最先收回國營者。

蘇維埃政府又即刻宣布無條件的沒收地主與皇室之土地及他們一切的動產與不動產。這個又轉交於均田委員會或區蘇維埃，他們是負責土地之分配與管理的。每人所得土地之多少，視其區域內之特別情形而定。

每個農人自己都有權耕種他的土地，但土地權仍在國家手中，所以土地是不能售賣，出租或典質

的。僱傭勞動是禁止的，每人除他自己與其家庭所能耕種的以外，不能握多餘土地。

個人的耕種——小規模的，各個的生產——政府是不着意的。所以迅速地把農業公共化與建設大規模的‘蘇維埃農田’的計劃是已經草就了。一九一八年二月中發佈一個法令，宣布“從各個的土地耕種形式轉到集合的耕種，這是非常必要的。大蘇維埃田產，農村公社，團體農業與其他集合的耕種形式都是達到這個目的之最好方法，所以各個的耕種方式應視為臨時的，不久即更消滅了的。”在一九二一年有二·一二四·〇〇〇特錫丁* (Dessiatine) 總面積的四·三九一個‘蘇維埃田莊’已經建立起來了。同時農業‘公社’，‘工團’與‘公共耕種會’等有一五·一二一個，共有土地一·二九三·〇〇〇特錫丁。(1)

國家關於和平的法令宣佈說，工農政府已由無線電向各交戰國提議停止前線的鬥爭以為一般平和之預備。但各國拒絕承認這個新制度的政府，沒有與

* 一特錫丁等於二·七畝。

以正式的答覆。不過德國政府答覆了，於是就談判停止軍事行動，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平談判就在布勒斯特玄托甫斯克（Brest-Litocck）開始了。

經過二方面許多的交涉，談判的一次決裂與德國軍隊之進逼後，俄國的代表才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簽字於布勒斯特玄托甫斯克條約，他們對俄國工人說，“這是一個從破口得來的和平。這是一個革命的俄羅斯不得不咬緊牙齒而接受的和平。”當條約於二星期後由第四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批准時，列寧曾說：“一個帝國主義的長盜把我們打倒了。……我們是被迫而簽一個 Tilsit 和平的。”

布勒斯脫玄托甫斯克和平的結果，是俄國西部失掉較重要的邊區。總之，她失掉三〇一、〇〇〇方哩土地；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人民，或全國百分之三二的人民；一三、三五〇哩鐵道，俄國鐵道總長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七三的鐵產；百分之八九的煤產；與

五·五一〇個工廠，機器場，與造酒廠等等。(2)

但是即在布勒斯脫玄托甫斯克條約之喪權辱國後，俄國仍舊有一個極大的為工業發展與燃料，鐵，機器與化學物等之生產的物質基礎。她留有富於礦產的馬拉區；燃料大出產地的西比利亞，高加索與東南部之煤油供給；中部俄羅斯之泥炭；與許多其他出產大量材木水力與工業原料之地方。列寧說：“不管牠的壓迫與其危害，我們感謝這已獲得之和平——在某一時期中俄羅斯蘇維埃共和邦是能够集中其力量於社會主義革命中之最重要的與最困難的一面，即組織的問題。”(3)

但一個不十分豐富的經驗就是表明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機還不會到臨。實際戰爭的危險是於一九一八年開始了，直到一九二〇年的年尾蘇維埃共和國都在與國內和國外的敵人爭鬥着，以決定牠生存的權利。

以經濟的壓迫窒悶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企圖，是聯盟國把俄國圍以防赤軍(Cordon saulaire)。

開到或從俄國口岸來的船隻都不與以稅關執照。郵遞與電報交通也被斷絕了。這個封鎖是非常的整密，即一九一九年初期從一個斯干的那維亞商埠運往俄國的藥料商船也被英國海艦捉住了。

在反革命的貴族與凶殘官員的領導下，內戰是爆發了，他們常有很好的軍備，並受聯盟國之供給。罷工與怠業是常發生的，軍事上的攻擊，在阿蘭西夫，(Alexeier)柯尼羅甫，(Kornilor)加利定 (Kaledin)等人的指揮下，是有了保證。

假如單單解決國內的敵人，那蘇維埃政府維持牠的地位是不艱難的。外國的攻擊是較為嚴重的。

第一個攻擊的是捷克斯羅乏克人 (Czecho-Slovaks)這些人是背叛者與戰爭的俘虜。和解已經講好，他們得經海參威而離開俄國。但在法國的煽惑之下，他們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開始在契利亞平斯克 (Tchaliabinsk) 向俄人攻擊。他們能佔據橫西比利亞鐵道的一大部與東部俄羅斯的許多城市及包括盆紮 (Penza) 薩麻拉 (Samaza) 諾服尼科蘭甫斯克

(Novo-Nicholaevsk), 鄂木斯克 (Omsk) 與其他城市之西比利亞。他們到什麼地方時，就把蘇維埃解散而成立反革命的政府。

不久，聯盟國就明顯地出來‘打倒’蘇維埃，以‘救助’捷克斯羅乏克人爲口實，大部爲美人與日人所組成之聯合軍就佔住海參威，另外英國與美國兵的聯合隊佔據阿堪遮 (Archangle)。德國亦藉口撲滅‘紅軍’而加入戰團，襲擊烏克蘭。他們經聶伯與唐河而向前進，每斯柯羅攀茲基 (Skoropadsky) 將軍管理其地，一方面仍繼續攻向敖得薩與黑海之北部沿岸。同時聯盟國之土耳其攻擊高加索。當德國在西方撤兵時，法國即運兵到烏克蘭以代替撤退了的德兵。

歐洲戰事的解決於俄國並無絲毫的補救，並且就跟着就是科爾却克 (Kolchak) 的攻擊，他在未被擊退以前曾深入伏爾加河；還有丹尼根 (Deniken) 的攻擊，他從高加索向北前進，越過烏克蘭而佔據基輔，庫爾斯克，卡科甫 (Khar'kov) 與奧勒爾 (Orel)；在同一時期內友德聶許 (Yudenitch) 領導軍隊向彼得

格勒進攻，可是不曾得到勝利。在一九二〇年春季，推翻蘇維埃之最後一次的嘗試是由波蘭人主持的。故波蘭與俄國間之和平條約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才始簽字。

此後又遇到另外的一個困難，即俄國東部許多區域與東南全部都遇到嚴重的旱災。一九二一年的災荒比任何歷史上的災荒更為嚴重，更為廣泛。災荒影響到於伏爾加省，及紮波羅先 (Zaporozhye)，業卡忒里諾斯拉甫，尼科米頁甫 (Niko'arev) 等省。敖得薩，唐內茲與克利米亞有些地方及東南一部都同樣的受到影響。其結果是這些區域內的一切農業之崩潰。

俄國之工業組織在鮑爾雪維克奪取政權以前已受戰爭之壓迫而崩潰了。在脆弱的經濟組織為不斷的封鎖，怠業，反革命，干涉與災荒的波浪所襲擊之後，要想從破滅中救出一些殘片，這祇有賴於超人的力量了。

當全國男人力量回到戰爭前線去時，熟練工人

之稀少的供給是受到更大的缺乏。無組織的革命羣衆自然沒有訓練過的軍事領袖。那些熟練的工業的人們都離開職業而被征到戰場上去。工場所需要之技師都離之而去；引擎司機被迫而棄其機車；工廠經理被召而充當紅軍之無領袖的團長。

二軍交戰之區，即成墟坵之處。城市是被劫掠了，工業設備與農田機器是破壞了，礦山掩沒，牛畜劫去，橋樑斷折，屋宇損毀，鐵道破壞，不一而足。祇有中部與北部的極少地方未受內戰與國外干涉之浩劫。

全國之工業與農業區都短時間的或長時間的落於敵人手中。在唐內茲盆地內或附近唐內茲盆地之一九一九年的譚尼金(Denekin)與一九二〇年之胡蘭吉的攻擊破壞俄國之產煤中心與斷絕全國之燃料的供給。烏克蘭，北高加索與西比利亞之穀倉都落於敵人手中。糧食與燃料的供給是斷絕了。此外，這不健全的運輸制度都首先供作軍用車輛，留為滿足人民之需要的簡直沒有。

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家經濟的統一幾乎全被破壞。每一區域祇能賴於其自己區內的供給。烏克蘭、唐、高加索與伏爾加區及西比利亞都變成許多的‘小俄羅斯’(Little Russias)了。工廠不能從他區獲得其所需要之供給物。莫斯科與彼得格勒之織物廠與金屬廠既不能從土耳其斯坦得到棉花，又不能從烏拉與唐內茲得到燃料，鐵或礦產之供給。此外，封鎖自然禁止，俄國不能購買外國的製造物。

碰到這樣危急的情態，俄國就不得不應用軍事的方法到工業與農業中去。工業之恢復必有待於平和之回復。軍事的鬥爭成爲國家財富的一大問題。一切正常的經濟關係破壞後，凡可用的財富之每一盎司的動用，就視爲幫助前線戰爭，供養軍隊與供給市民之緊急的需要之唯一可能方法。所以經濟生活就在“戰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了。

工業是軍事化與極端的集中了。漸漸的收爲國有是制定法令了，起初是適用於一切重要的工業，而實際上(在一九二〇)僱用五個工人而有機器的或十

個工人而無機器的一切企業都須收爲國有了。

一切國有企業之所有權是在國家手中，以最高國家經濟局管理之。在最高經濟局中有五十九個事務部或‘總部’(Head Centers)，每部負責某一部工業，如皮革，造紙等工業之中央事務部。

貨物之自由交換是停止了。每種工業都把其出產品交入國家手中。軍事上之需要是須先供給的。工資以實物付之，分給市民之必需品是用糧食票的。但這樣所分配者甚少，而各城鎮都鬧着飢荒。各種工業所需之燃料與原料的供給也是由國家分配的。非但大工業是受這樣的強徵，即農民之過剩穀類與國內工人及手藝者之原料和製造品都同樣的被國家沒收。

國家祇准許農民保存其自己與其家庭所需要之生產品。其餘的都爲國家所徵收，以供給農民所需要之製造品——如布料，鞋襪，與器具等爲交換條件。但工廠之全部出品實際上爲軍隊所化用，其所剩留以分配於農民者甚少。所以他們除了不值錢的紙

幣外，簡直沒有得到甚麼東西。糧食徵發制即等於實際的沒收。

經過軍事共產主義的全時期，生產日趨低下。工人祇收到些小之糧食供給，因之使他們身體上不能做全天的工作。他們有時為尋求糧食，以至常常全天的不能做工。此外工業設備情形與原料及燃料之供給都不足使生產繼續增高，反而減低下去，即勞動力是很富裕的也是沒有用。一九二〇年煤的生產跌至戰前的百分之二五。礦產跌至戰前的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引擎與耕犁約降至百分之一四；化學品降至百分之五與六之間。……

到一九二〇年外表的情形開始轉換了。俄國能够一個個的把其軍事上的敵人擊退，同時在國際外交的地位上，俄國的尊嚴亦與其在戰場所表現之威武直接比例地增高。即一向以“不與盜賊和兇手來往”之答覆來對待社會主義共和邦之提議的高傲底

英國，現在也與從莫斯科來之外交家同坐一桌，談判條約。一九二〇年正月十六日巴黎之最高會議的一條決議，取消對俄國之封鎖政策。在同年春季，和平條約是與愛沙尼亞 (Esthonia)，列脫維亞 (Latvia) 簽字了。瑞典也簽訂一個商業協定，商業關係是恢復了。在克蘭辛 (Krassin) 領導下的一個俄國代表團到了倫敦，在道甯街 (Downing Street) 受英國接見。

在六月中，英俄間之一個商業協定似乎可以簽字。但正當此時，紅軍在華沙 (Warsaw) 被波蘭人打敗了，英國政府也就更爲高傲而破壞談判。在九月時波蘭人與胡爾吉都吃嚴重的敗仗，因此道甯街上的態度也轉變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國代表霍吳爵士 (Sir robert horne) 終竟簽他的名字於英俄商業協定之上。五月中英國上訴法庭發下規條，其商業協定之末尾承認俄國爲事實上之政府。

其他商業條約也迅速地簽訂。在一九二二年四月與德國之拉扮羅條約 (Treater of Rapallo) 是簽字了。挪威，立陶宛，芬蘭，捷克斯落乏克與波蘭是在

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間和蘇維埃發生關係的國家。

蘇維埃共和國在牠的經濟關係組織成爲現在的形式以前，有一個很重大的變遷。這就是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的採取。

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和平之回復帶給俄國以許多經濟建設的問題。工業復原，國外貿易，鐵道設備，橋樑與其他國外貨品與資本之接受的基礎是應該建立起來了。

當蘇維埃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奪得政權時，國有政策是不普遍的。十一月革命後，馬上就宣佈‘工人管理，’但有許多廠主仍舊讓其管理工廠，工業之完全軍事化祇是用爲戰爭的目的——第一爲阻止國內的怠業，其次是武裝干涉的一個結果。正如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卡米尼夫(Leo Kamenev)所說，“給與國有政策以一個系統特質的純經濟理由是第二個重要問題。政治的理由逼迫我們給與無產階級的政府以比我們爲全國經濟整個利益所能管理者更多的企

業。”(4) 列寧指出說：“軍事共產主義”在戰爭與在破滅國家中是必要的。這個不可亦不能解決無產階級政策之問題。這是一個臨時的辦法。”(5)

在內戰繼續時候，假如白俄戰勝了，地主，工業資產階級與官僚政治就有捲土重來的可能，農人無論怎樣的不甘，但總是服從剩餘糧食的徵發，工人也肩起他們的負擔。但到和平恢復時，特別是農人就開始要求徵發制之取消了。在一九二一年，有許多擾亂的表徵警告政府改革的時候到了。坦波夫(Tambov)之農民暴動與三月間喀琅斯塔得(Kronstadt)之叛亂終於使政府決定改組其經濟政策。

一九二一年三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一個取消穀米徵收的法令，以為改革起點，以一種約佔收穫百分之十的固定租稅（這個是農民能隨意以實物付納的）代替徵發制的地位，所餘農產之自由貿易是合於法律的。一向在國家管理下之合作社是復回到獨立的基礎上了。合作社備受補助與獎勵，視他們為教授農民以集合工作的方法，供給他們的必要品收

集其剩餘農品而供於市場上之最好的機關。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與七月七日的法令恢復僱用二十人以下之工業以貿易自由權。在最高經濟局之管理下，較大的工廠是在獨立的與商業的基礎上而組成國家托辣斯與新提加了。最高經濟局又把其自己不能經營的停閉工廠租給個人與聯合會。為發展自然財源起見，政府宣佈願意給與外國資本家以大規模的特許權，其經營的時期是在每一特許權合同中切實訂定的。

國外貿易不會受新經濟政策之影響。牠仍舊是國家獨佔的。國內貿易之限制的自由是准許的，不過須依照國內貿易部所規定之貨價。

經濟關係之改建於商業的基礎上，必須恢復財政的活動。所以國家銀行是重開了，並有權實行信用的與存款的職能。商務之逐漸的改組亦須為交換媒介物之貨幣的恢復。所以國家銀行也是一個發行紙幣的銀行，而貨幣也得再流行於金融界了。

在新經濟政策下，國家仍舊管理基本的與大規

模的工業，財政，信用，運輸與國外貿易。私人資本祇准許在國家現在的經濟能力外的工業中活動。但無論如何，國家仍以漸漸驅逐私人經濟企業為目的，到後管有一切經濟的組織，與指導事情前進於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之社會的建設。

蘇聯之經濟構造，在有些小的方面仍繼續有所變遷。但在大體上，牠仍舊是在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二年所建設起來的同一基礎上。



第三章

蘇聯之自然富源

西方諸先進工業國都已感到自然財富缺少的窘迫狀了。但在蘇聯則不然。蘇維埃有一個廣大的與全無開發寶庫，包括不可測量的而又未為工業發展所絲毫消費了的自然財富的庫藏。

蘇聯佔有八·二〇〇·〇〇〇方哩的面積。幾較美國本土面積大三倍，佔全世界陸地六分之一。蘇聯是在一個政治統治下之最大的統一國家。

蘇聯之天然國界北為北冰洋，東為太平洋，東西則以山脈與亞細亞為界。在列寧格拉，蘇聯與芬蘭灣

的一部爲界，西南則臨黑海。但這些水路並不直接聯通大洋，而太平洋與北冰洋的海岸每年是大半結冰的。因此蘇聯成爲一個四圍都是陸地的與完全大陸性的國家——這於其經濟生活是有極重大的關係的。因爲在大戰終止時有此土地歸還波蘭與其他隣國，故蘇聯之現有的面積約佔先前柴皇統治下的百分之九十三。

蘇聯財源之科學的調查大多還無適當的簡要報告。煤與鐵是現代工業的背脊。煤鐵之貯藏與每年之出產是經濟地位的第一個指數。雖然蘇聯煤鐵之出產甚緩，但彼有甚豐富的寶藏。

據柴皇政府之調查，煤之貯藏有四六五千兆米突噸。但一九二七年初期所公布的估計，煤礦祇有四二八千兆米突噸。在西比利亞許多地方，地面也有煤鐵，亞細亞俄羅斯之阿爾下(Altia)區域的庫次內茲(Kuznetz)盆地煤礦估計有二五〇千兆。

歐洲俄羅斯也有很富的煤礦。據國際地質學會的估計，唐內茲盆地的無烟煤礦是世界最大的煤礦

——比英國的大三倍，比美國的大二倍。在高加索，優質的煙煤與焦煤廣佈各地。莫斯科盆地約包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此外各地，尤其是在多山之區，都貯有煤礦，這些到現在仍留着未曾開取，有許多地方則完全是未曾查訪過的。

蘇聯鐵礦之在開採中者雖祇有少數地方，但其貯藏地下者則各地都有。南部與中部俄羅斯，烏拉，高加索與西比利亞是正在開發的主要地方。烏拉全山都是鐵礦。每區的貯藏估計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現在所調查得各區之一・六四七・九〇〇・〇〇〇噸的俄國鐵礦貯藏，足供其國幾百年之用。現在所進行之調查望有發覺超過以前所查明者之數的鐵礦貯藏。最近一九二六年的一個探險隊在庫爾次克區域發現新的鐵礦。這些新發現鐵礦的面積長及二百哩，深幾達五百英呎。礦的鐵量有百分之五十，故實在鐵的貯藏約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這個決不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之下的。歐洲鐵貯藏總數

祇不過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已。(1)

蘇維埃政府現在雖正在從事煤油的調查，可是其油礦貯藏決不是完全都知道了的。但無論如何其多量的煤油已佔全世界的首位。的確的專家估計蘇聯有二·八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煤油，或佔全世界煤油貯藏的百分之三五·一。(2) 佔地二·七〇〇畝的巴庫油已經是世界聞名的，而其油量已估計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到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之數。格羅是聶與愛姆巴油田(Grozny and Embafiedds)也正在很成功的開始採取了。其他已開發之主要區域是位於高加索西端的梅科埔(Maikop)區；土耳其斯坦之斐弗拿(Ferghana)油田；裏海之契李肯島(Tcheleken Island)與在太平洋之薩克賀林島(Sakholin Island)。其他油田存在於北部俄羅斯與東部西比利亞。

俄國已經知道牠的‘白煤’——河流與瀑布之潛在水力之大宗供給的重要了。這些水力的力量計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力以上。與世界各國比較一

一美國歷年來水力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力；印度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力；加拿大二二·五〇〇·〇〇〇馬力；中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力；——蘇聯歷年來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力。

北部全年常下着的大雨量已經替俄國保存全世界最大的森林區了。這些森林從波羅的海橫亘至太平洋。其未曾確實之面積，據各當局者的計算總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畝以上。美國與加拿大二處的森林帶合共不過與蘇聯之森林面積相等而已。

所以蘇維埃共和國有極豐富的木材，這個有時會成爲俄國輸出的主要品。木材既如此富多，又加以適當之管理與植林，木材將永無用竭之日。這些木林包括櫟，柏，杉，橡樹，松，檜，槐樹，與楓樹等，都是極有價值的。發展與輸出這些木材之妥善計劃現在是正在討議了。

蘇聯又有全世界最重要的錳礦，這是製造鋼，化學品，玻璃與電氣品所必要的東西。在奇阿士利(Chiaturi)區，橫過克維利爾河(Kviril River)盆地

的中部，是最富的礦產，據地質家的估計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錳的貯藏。業卡忒里諾斯拉甫 (Ekaterinoslav) 的尼科波耳 (Nikopol) 是第二個最大的錳礦，在克利伏落格 (Krivoi Rog)，克利米亞，烏拉區，與梅苛甫也可發見礦產。蘇聯有這些錳礦是極有利的。因為世界對錳的出產之需要遠超過其所供給，所以這是一個很易售賣的輸出品。

含銅質很多的銅礦在烏拉，高加索，啓耳基茲大草原與西比利亞各地都發見了。烏拉主要礦貯藏的調查據云已超過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全烏拉區的銅礦含量計有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之多。

金與錫也發見於蘇維埃的境內。金礦的貯藏大部位於西比利亞的利那河 (Iena River)，與亞細亞俄羅斯東西中部的其他地方，烏拉與高加索。沒有一地是已經大規模的開發過的。奧爾登區的金礦黃金有一・〇〇〇方哩。現在正在開發的區域包含有九・九〇〇・〇〇〇磅的黃金。

比較稀少的金礦的鉍，發見於烏拉區。戰前鉍的

出產俄國在事實上握有世界的獨佔權。最近在沿伏爾加河支流的喀馬河 (Kama River) 地方發現最有商業上價值的木灰 (Patosh) 庫藏。這些木灰貯藏的開發將是蘇維埃農業的一個大恩物。除了這些較重要的金礦與燃料外，蘇聯的財源尤其是在西比利亞包含大宗銀，寶石，鉛，鋅，鎳，水銀，石棉，鑽，菱苦土鎂 (Magnesite)，磷酸礦，鹽礦與其大礦物。

蘇聯是知道牠潛伏的財富力了，是決定想利用這些久為柴皇政府所不注意的財富了。地質學的探險是正在進行調查，新礦產發見的報告也常送到政府。譬如一九二七年初期在陀白羅夫斯基 (Professor Dobrovsky) 教授指導之下出發的探險隊，在北部高加索的梅苛甫地方發見從不知道的鎳礦。這些鎳礦是特別的有價值，因為其與鐵礦及煤礦極相接近，其面積在二·〇〇〇方基羅米突^{*}以上，並較世界最大的加拿大與新喀利多尼亞 (New Caledonia) 的鎳礦為好。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實用礦物學學院 (Mosco

* 一基羅米突等·六二一三七哩。

w Institute of Applied Mineralogy) 出發的另一探險已在波來平斯克地方 (Bolai Binsk Region) 發見大雲母石礦。依探險隊的意見，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雲母石礦。經過一度試驗後，知道其質量是極優好的，甚至比現在世界上還認為最優等的在印度發見的雲母石要好。新的銻礦最近已在中亞細亞之卡刺巴須附近發現。其他金礦之發現是常常有的。

金礦，燃料與水力祇不過包含蘇聯財源的一部分。蘇聯之生產土地的面積有一·四一四·七〇〇·〇〇〇畝，美國則祇有八七八·八〇〇·〇〇〇畝；阿真廷五三七·八〇〇·〇〇〇畝，印度四六五·七〇〇·〇〇〇畝。耕地美國最多，有二九三·八〇〇·〇〇〇畝；俄國次之，有二七九·四〇〇·〇〇〇畝，印度第三，有二六四·九〇〇·〇〇〇畝。蘇聯大部的土地，尤其烏克蘭與北部高加索的土地是極肥沃的。

蘇聯種小麥的面積佔全世界小麥田的百分之一七·五。此外蘇聯佔全世界種黑麥的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佔全世界大麥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與佔全世

界燕麥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其畜類佔全世界馬類百分之二十七，大角牛佔百分之一〇·六，綿羊佔百分之一二·六，豬豕佔百分之九·五。

此外，俄國有許多的航行內河，是非常之長的。一共計量約有二〇〇·〇〇〇哩之長。假如以幾條短小的運河把這些內河連接起來，則其內河航路，就可從俄國的極西通到西比利亞的極東地方。

這個不完全的，烏馱的述說，可使大家知道一些蘇聯到底是怎樣一個廣大的與新的財庫。她那有幾可自足之財源的地方，世界上是很少有的。這在她地下財富已很發展之後，是更為真確。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圖書部
圖書分類法
圖書編目法
圖書流通法
圖書保存法
圖書展覽法
圖書參考法
圖書諮詢法
圖書教育法
圖書研究法
圖書行政法
圖書國際法
圖書經濟法
圖書社會法
圖書心理法
圖書生理法
圖書衛生法
圖書安全法
圖書保險法
圖書法律法
圖書倫理法
圖書宗教法
圖書藝術法
圖書科學法
圖書技術法
圖書工業法
圖書農業法
圖書商業法
圖書醫藥法
圖書法律法
圖書教育法
圖書研究法
圖書行政法
圖書國際法
圖書經濟法
圖書社會法
圖書心理法
圖書生理法
圖書衛生法
圖書安全法
圖書保險法
圖書法律法
圖書倫理法
圖書宗教法
圖書藝術法
圖書科學法
圖書技術法
圖書工業法
圖書農業法
圖書商業法
圖書醫藥法



第四章

中央的經濟計劃

蘇維埃經濟之與西歐經濟不同之處，是在競爭之一般的取消與以一個中央的經濟計劃代替管理私人資本主義之‘捉迷藏’(Hit-and-miss)的方法。“設計的經濟學”(Planned economics)之主要點是在預先籌議一個中央的經濟計劃，這個經濟學已經從傳統的實行中脫離出來而存在於現代的了，這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社會革命的結果。

蘇維埃經濟制度所設立之目的，以波爾雪維克自己的話來說，是“使貴族階級在經濟範圍內的勢力

像在政治方面勢力一樣的消滅，”與依照一個單一的，全般的與廣泛的經濟計劃而組織全國之工業與農業。這樣經濟制度之每一鏈節望能與其他鏈節巧合。因之俄人想統一其普通的經濟生活；整理其全部的農業，工業，運輸與貿易；消滅其所認為有危害的私人企業；與在鞏固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一個着重全社會的最大幸福之社會秩序。

這樣的一個程序在以政治為‘公共’事業與以經濟（開礦，製造物品，運輸與貿易）為‘私人’事務之西方世界，是極鮮見的。所以蘇聯不得不在公共基礎上建立一個全然新的經濟制度以經營開礦，製造貨品，運輸與貿易等。這是空前的創舉。蘇維埃是個先驅者。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錯誤是會發生的，當經驗告訴我們何種方法為優何種方法為劣時，其改變也是很多的。當一九二一年採用新經濟政策時，最重要的經濟改革是輸入蘇維埃經濟中了。其較重要的變革是常常有的。但蘇維埃經濟之主要點因其已經穩固，

雖將發生小的變革，但與大體無關，故能解釋之。

第一，蘇維埃經濟制度與政府組織間之關係是應該先說明的。

由一千五百代表組成每年開會十天或十二天的蘇維埃聯邦，大會是蘇聯境內最高當局的機關。其職能是立法的與行政的。牠能單獨取消或修改蘇維埃的憲法。

但這個大會通常並不從事制憲的實際工作。牠祇確定蘇聯國家生活之指導的經濟的，政治的及其他政策的基本原則。

立法與行政之實際工作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的，聯邦大會在閉會期間，授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全權，中央執委會亦對大會負責。這個執行委員會又舉出二十一個委員的主席團，以制定一切法律與主持大部分的行政事務。主席團是時時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的。

蘇維埃國家之經濟部的主席是中央執行委員所指定的人民委員。這些委員與其他非經濟部的委員

(如戰爭,教育,衛生等)相合組成一個內閣,即所謂‘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是也。主持國家經濟部的委員是勞工人民委員,財政人民委員,工農監察委員,國內與國外貿易人民委員,郵務人民委員,農業人民委員,及最高經濟局。

國家經濟組織之全部是在勞動國防局(Council of Labor and Defence)——人民委員會議的一個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勞動國防局發佈與管理一般的經濟計劃,並經過各部執行其全邦的生產,分配,與交換的計劃,所以這個是調節與全國經濟安寧有關之各部工作的中央經濟機關。

勞動國防局是一九二〇年四月中組成的,這是先前國防局(Council of Defense)改組的結果,這個國防局是純為軍事的目的而在一九一八年下半期組成的。改組法會予勞動國防局以“勞工前線一切勢力之最可能的統一”的重要工作。⁽¹⁾但一九二〇年的波蘭戰爭與近時在克利米之胡蘭吉的攻擊(Wi attacks of Wrangel)阻礙這個目的之完成。直等到內戰

停止後(一九二一年)，這個新組織的團體才能實行牠經濟統一與改造之一般工作。

當武力衝突停止後，第八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決定勞動國防局之工作與責任如下：

“勞動國防局為國家防禦與政濟改造之利益而調節與發展全國各部之活動。

“為執行其所負擔之事業起見，勞動國防局得頒行其決議案，規則，與訓會，並取各種必需的手段以担保其適當的與迅速的執行，牠特別決定單一的經濟政策……以待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A. R. C. E. C.)之批准，指導人民經濟委員依此計劃而工作，監督其實行，並在必需時得決定修改共計劃中之規定。”⁽²⁾

人民委員會之主席也就是勞動國防局的主席。其餘的永久委員是戰事人民委員，最高經濟局委員，勞工人民委員，道路交通人民委員，農業人民委員，國內與國外貿易人民委員，工農監察人民委員及全俄職工委員會的一個代表。開會時中央統計局之局

長亦得列席，但祇有發言權。當討論財政性質之問題時，財政人民委員得列席以表決財政問題。

勞動國防局之議決，是最高的，服從這些決議是中央與地方機關之義務。牠的決議祇有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才能推翻。所以勞動國防局對蘇維埃經濟之各部有極高的權力。勞動國防局又監督與執行一切生產計劃之最後的批准，牠又能調節商業，價格等。

勞動國防局之決議一方面是這樣的有關於全部之經濟生活，但同時牠本身又沒有一個執行其決議案的機關，因之這些決議案分交於相當之各部而執行之。

勞動國防局雖無其自己的行政機關，但牠有一個供給材料之繁複的與重要的機關，其特殊的規劃都是根據於這些材料上的。牠設立各部間之特別的會議與委員會，以調查與報告經濟設計，勞動狀況，電氣化，農業等問題。此外，牠又有從‘區域經濟會議’與‘地方經濟會議’送來之報告，這些經濟會議是地

方蘇維埃爲研究與報告其地方之情形與所需而設立的。即在鄉村也有‘農業委員會，’有些工廠也開工廠的‘經濟會議。’勞動國防局藉這些地方報告，而診斷全蘇聯經濟生活之脈息，同時又使大批男女不但注意地方問題，並使其關懷全部的經濟組織問題。勞動國防局每天印行一種特別新聞紙，經濟生活 (Economičeskaya Zhizn)，以各經濟機關之活動報告於全國人民。

‘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 (State Economic Planning Commission 俄文簡語爲 Gosplan) 是在勞動國防局指導下組成的重要附設機關，在調查聯邦境內之經濟中，有極大的勢力。這個委員會是從一九二〇年列寧所召集之根據於電氣化而起草一個爲改造工業計劃之目的的經濟專家會議蛻化出來的。牠現在爲俄國經濟生活之各部預先計劃一年的與五年的建設程序，並呈此種程序於勞動國防局以討論，修改與批准。

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之首是一個專家主席團，

他們之所以被舉爲主席團的原故，是因爲他們有實際的經驗。主席團下設有各種專門部，以管理工業，農業，燃料，貿易，電化，財政，預算等問題。每一專門部都編纂材料，與起草其所轄之經濟部分的計劃。各部之報告送交設計委員會之主席團，在轉呈勞動國防局之前，由主席團先審察其內容，修改或批准之。

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不是一個執行的團體，也不是一個管理的機關。牠唯一的權力，是向各經濟團體要求統計的材料與報告，此種報告每個團體都是不准許拒絕的。這樣從各部中收集每日的，每週的與每月的材料。牠知道每一團體的生產能力與需要；現有之財富與其可輸出或將來可輸出之貨物；何者是應當與能夠輸入的，國內與國外之市場狀況；與何處工業利益是最需要等。牠又討論與估量這些及其他問題，並在這個基礎上預先起草一個全般經濟活動之程序。這些計劃於是轉呈到勞動國防局去，牠或批准或否決或修改之。經過各相當之委員部，這些計劃才始見諸實行。

勞動國防局賴經濟設計委員會之力而獲得一個科學的基礎。牠藉此而能維持其某種普通原則之經濟政策，並在某種範圍內得以此而調度經濟勢力之方針。牠又能創制全國之建設的及耗費與過度費用之取消的方案，總之，經濟設計委員會無論何時都適恰地明白聯邦之經濟範圍內的一切情形。

主理工業的委員會是“最高經濟局。”這個工業部的人民委員，即最高經濟局的主席，是人民委員會與勞動國防局的一個委員。其工作在調節，監督，執行與管理聯邦之工業——但牠與其他經濟委員會同樣的受勞動國防局之指導。

最高經濟局的活動伸張於蘇聯工業的各部分。工業分為三種：（一）屬於聯邦的工業（最大的企業）；（二）屬於各共和邦的工業（中等企業）；與（三）屬於市政府之地方工業（小企業）。大企業是直接由最高經濟局管理的。各共和邦又建立最高經濟局以處理中等企業。小工業則在市政府之管轄下。

最高經濟局有二部，第一部是 Tsugprom，這是

牠行政的機關，執行管理的職能。第二部爲 Geu，是調節工業活動並與以指導的。第一部之首爲一個理事會，每一理事各負某種工業之責。製造戰事軍備之工廠則不包括在內。最高經濟局的一個特別部分，戰事工業總行政部，(Glavvoenprom)是負其管理與指導之責的。

最高經濟局又有一個特別的工業設計局：(Promplan)，牠有各種不能爲各工場所知悉之計劃。因此全部之生產程序都互相切合，每個工廠均適切的生產相當之貨物。

蘇聯的經濟制度是根基於一個統一行動的計劃。蘇聯之能恢復戰前生產的經濟標準，實即賴有此設計的經濟學耳。

第五章

農 業

蘇聯以農立國。其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皆恃土地而生。在大戰前俄國小麥之生產量與輸出值佔世界各國第一位，五穀之總出產俄佔第二位，美為第一，——如玉蜀黍不計在內，則俄仍佔首位。(1) 世界五種主要穀產的輸出俄佔百分之二十人；世界牛油總輸出俄佔百分之二十一；蛋類輸出佔百分之三十四；世界絲麻輸出俄國幾佔百分之百。戰前俄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輸出皆為農產品。

不問俄國農業之範圍如何，在革命以前祇有少

數的機器在應用着。方法亦皆古舊。因牧收不良與災荒之故，收穫甚微。人造肥料可說毫無。牧畜方法不進步，故畜產質地大都不良。農人之愚魯使任何大規模之改革俱不可能。凡此諸因，甫益以某種穀產之繼續的種植，遂使土地大為枯竭。革命前之俄國從未收穫過她豐富的農產物之利益。

農業在蘇維埃經濟中佔一重要位置。完全之工業化全恃製造品與機器之輸入。但這些須以增加之輸出相抵付，因為假如蘇聯不能有所出售，她是無能力購入的。但又因蘇維埃之大部輸出品為農產品，故農業之改進實為工業化之基礎。

農產品輸出之贏利為蘇聯每年貿易差額表上之重要的一項。一九二五——二六年，蘇聯農業出產值為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數佔同年蘇聯各種生產品總值的百分之六十二以上。⁽²⁾ 因為農產物為蘇聯在世界市場中交換機器及發展其國內

* 蘇維埃之財政年份起於十月一日，止於

次年九月三十日。

工業之必需器具的要項，故蘇維埃之農人佔着一個關鍵的地位。工業經濟之擴展全恃農人之勢力。所以供給蘇維埃農民以增進農業出產之專門方法，同時又供給他們十足的製造器以交換他們的農產物，實在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蘇維埃之農業與工業須一樣的迅速增高其效率。

革命前，一九一四——一七年的戰爭與俄國農村生活以極大的破壞。在一九二六年，耕田約減低百分之七。(3) 鄉村中之健壯農民大部均被拉去服役。農畜亦被自由徵去。全國農業機器之替換均已斷絕，實際上這些都是從外國輸入的，同時人造肥料之供給亦均停頓。多年之封鎖阻礙俄國穀類之輸出。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時，俄國農人均異常欣喜能夠供給自己以糧食與衣着。生產過剩之物品是無代價的。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打破俄國農奴制最後的遺跡，並將國家，教會及貴族的大地產分為農民的產業。蘇維埃即宣言沒收當局的所有物。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通過一個議案，確定農人之產業。取消土地

私有之原則；國內各地之產業均有一定與標準；田租與僱傭勞動二者均認為非法。一切土地除百分之四在蘇維埃管理下之外，餘均在農民手中。

名義上土地是在農人手中，但在法理上土地則屬於國家，不過土地分配之工作，依土地法之一般條例，是在鄉村蘇維埃手中。關於地方蘇維埃之分配土地應注意二個原則：（一）每一耕種者可盡他所能耕種的佔有許多土地；（二）規定在鄉村蘇維埃手中之土地他有平均的一般。在人口較密區域，他祇有八畝或十畝土地；在人口較為稀少的地方，則在加倍以上。

美人常以其自國的生活去猜度俄人的生活。其實二國間有極大的差別。美國農人是在他的田中居住與工作的。俄國農人則住在鄉村中，而出去耕種鄉村土地的他底一部。有時他須走到二十英里的‘遠’田去耕作。在這樣時候他攜一營幕而駐紮於田中，直至播種或收穫完了。於是他又回到鄉村中居住。

所以美國農人之極端的孤寂生活，實際上在以鄉村社會生活為日常要素的俄國是不知道的，在蘇

維埃制度下鄉村蘇維埃不啻為鄉人之經濟與社會利益的一個公斷人。蘇維埃改進農業之努力大為一九一八與一九一九年之外國干涉及其接着發生之內戰所阻撓。反革命派之戰爭使國內生產區域大受其害。強壯之農人均棄耕作而被迫從軍。致蘇維埃共和國成為現代史中重大的災荒國之一九二一年不幸的歉收，更使農業改進的失敗達於焦點了。

六 農業出產日見低落，政府之攤派及強征穀食政策使此低落更加迅速。俄國是一個為生存而戰爭着的國家。供養軍隊是其國財政上之第一個問題。所以其政府採取強徵農穀政策以供軍民之用，農民因之而反對，祇生產恰能供給其自己需要的農品，所以其可被徵的供給途之減少。

內戰與災荒所引起的破產，用益以農民生產的大減，使蘇聯之農業陷入恐慌地位。各方面都見衰微。耕田減少——小麥的與禾穀的都是同樣。農畜之數亦見減少。一九一六年耕田總數已為八二·五〇〇·〇〇〇得錫丁，至一九二一年則降至四九·〇〇〇·

〇〇〇得鎊丁。(4) 小麥之出產在一九〇九——一三年間，每年平均為七五八·九四一·〇〇〇部刷爾(Bushel)，至一九二一年祇有一七一·六八四·〇〇〇布刷爾。(5) 棉花出產從一九一三年的三四七·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二二年的一一·〇〇〇噸。(6) 其他產品多少亦同樣的受此影響。

畜類亦受同樣的減低。在一九一六——二二之間，蘇聯之馬匹減少百分之四十；在同一時期內，大牛畜減低百分之三十四以上；小牛畜之減低幾達百分之五十一；豬豕減低百分之五十。蘇聯是面對面的飢餓着。

因內戰爭勝利的結束後，列寧審察當時形勢，承認有與農民媾和的必要。他在關於農產稅的演說中說：“在小農的環境中，除了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外，沒有一樣東西能夠通行的，這是很明顯的……。大多的數‘窮苦’農民（無產階級與半無產者）已經變成中產階級的農民，並在這個以外，小資產階級與私有財產運動已經高漲起來……。要改進工人的地位，必須要

有麵包與燃料……。除了改進農民之地位與增加其出產外，沒有其他可以增高生產品及增加穀米與燃料貯蓄之方法了……。不大大的改變我們的糧食政策這是不可能的；以一種農業稅代替糧食派攤，在付稅後祇少是與‘地方自由貿易’相關連的……”⁽⁷⁾

所以一九二一年後就向農民征收固定之稅以代替先前沒收剩餘生產的制度。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聯邦與地方政府向農人所徵之稅混合而成爲一種單一稅。付納此稅後，農民可不必再繳任何稅。農業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三歸於國家；其餘百分之七歸於地方政府。現在農民除繳納單一稅外可自由買賣其生產之物。此外，他現在對於土地有穩固之保有權，只要他繼續着耕種，並且在相當的範圍內，他可僱傭勞工助彼耕作。先前爲政府所擯斥的小農之家庭工業，現在則受獎勵發展，在可能時並指導其進而爲合作社的組織。

現在蘇聯境內之農業生產完全是私人的與小規模的生產。一九二五——二六年農產品總值的百分

之一一，四是國家生產的，百分之〇·八是合作社的，其餘百分之八七·八是私人生產的。一九二六——二七年此三項絕對總數之統計，是都增高了，但其比例實際上仍然是相等的。(8)

在現行制度下，蘇聯境內一切土地的主權是在國家的手中，國家是像一個為全體人民的托辣斯樣的保持土地。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採用之‘農田土地租借’ (Land Tenure for farm work) 的法律，使沒有私人主權的規定更為明確。但每個公民都有權租借土地為私人耕作，他所保有的，祇是地面的永遠租借權，而且祇是為用的。不是為用的土地不能保有，其租地權歸還國家。租地之轉移是禁止的。分交農人耕作的土地，農人是不可出售，購進或典押了的。

蘇維埃政府在各方面都碰到這樣的事實，即國家須處處應付過多的小農。在蘇聯境內幾乎有二千二百萬的小農家庭，他們大多是在經濟發展的極下階段，所以也在一個低下的文化程度。此種環境是達

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大阻礙物之一，並成爲必須解決之重要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蘇聯是如何的解決這個社會化農區之觀念與事實的重大問題呢？主要的是提高農人之經濟的標準。這個就須竭力的供給他們以價廉物美的工業品及以輸入土地集合耕作方法之完善的農業器具與機器。蘇維埃的領袖們都承認農業之達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是在基於農業的機械化與牠的工業化及其電器化的合作方法。凡此方法政府正努力在培養着。

蘇維埃政府在農村生活方面的努力，約有六大點。(一)耕田方法之改良；(二)牧畜之科學方法的介紹，(三)獎勵鄉村工藝之出品並增加農民間貨物的流通；(四)增加機器的農業工具之應用；(五)農作方法的介紹；及(六)合作的與集合的方法之應用。

蘇維埃政府改造農業之最重大的進步，是現代農業機器之介紹。在戰前全俄帝國內曳引機 (Tractor) 不過五百個，且全在大地主手中。一九二五年底在應用的曳引機有一萬二千五百個，並擬在一九二

五——二六財政年間再增二萬二千個。(9) 農業委員會宣佈在一九二三——二四年農業機械與器具之輸入蘇聯者，值四·八七二·〇〇〇盧布。次年機器之輸入值躍至二二·三二四·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增至二六·〇六五·五七九盧布(10) ——比一九二三——二四年的大五倍以上。

機器的需要是如此之大，政府因基金的缺乏，幾有不能應付之慮。多數機器都在農業合作社中。許多農民合而組成一個合作社，以信用向政府購買一個曳引機，用以共同耕作。有人估計以曳引機耕種者，每一得錫丁計費五個盧布，以馬耕者，同一土地須費八十盧布之多，再，曳引機耕種之土地，其每一得錫丁的收穫比以馬耕種之土地要大十五布特。(11) 這是很易明白的，因為以馬耕作者大多祇是用一匹馬的。所以機器之廣用能節省農民之金錢與勞力；能增加其生產力；同時並能養成農民之合作習慣。

在政府的鼓勵下，農業合作正有長足的進展。現在蘇聯境內有五萬以上的農業合作社，有七百萬農

家的社員，這個等於其國耕農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在有些特別區域如烟草與牛乳業區域中，合作社之社員竟達到其區域中農人總數的百分之六十甚至到百分之八十。(12)

農產局之勸助農民的工作及農業實驗與模範制度的數目較革命以前的標準大為增高。一九一三年在俄國先前四十個則談脫服省 (Zemstvo) 內，共有一千七百四十個這樣的農產局。到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其同一境域內的農產局有二千五百十五個。據一九二六年的估計，那年年底農產局總有三千一百四十七個之多。國家亦創立蘇維埃農田以為農人之模範。這些蘇維埃農田並為同客家畜與選擇種子的分配中心。

在這個科學的農業工作中，無線電話已漸見廣為引用。大聲的演說家分期的到鄉間去宣傳，農作家與農業機關之實際農人都廣播其農業的程序。

農村之電化事業亦很迅速進行。在戰前時候，打穀，製牛油或甚至以電燃燭在鄉間是很少知道的。蘇

維埃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已將十萬農村企業電氣化了。單在一九二五年電氣之介紹入此種企業者達二萬五千個。中央電局之地位擇在最通常之區域，其地手工業者甚多或其地有麵粉廠，乳酪舖或其他工廠，益藉此以鼓勵小工業也。

因竭力參與農業電化工作中中央政府在財政上之負擔遂益加重，因之不得不將此種工作讓與地方團體及電業銀行等類似之會社。但在一九二六年的預算中，仍有二·七七五·〇〇〇盧布及課自‘經濟改造債款’利潤中的二·一七五·〇〇〇盧布用於農業電氣化上。(13) 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及一九二五——二六二年間，從事電化各地的電氣有限公司 (Elektrostroy) 在國內各農業區中建築了七十八個電力廠。內四十六個全為供給農業區域之用。其餘的則供城市與農村二者之用。

政府又能於課稅方面給農業企業以鼓勵與指導。所以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有六百萬田畝均免納稅，同時全農民中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祇繳比一九

二五——二六年更低的租稅。額外稅的負擔已移到小康農人的‘古拉’階級 (Kulak group) 上去。改進窮苦的與中產農人階級的地位，才是政府的政策，因之他們均享受特別的租稅專權。此外，在鄉間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員及公共團體的土地均得免徵租稅。

◎一切環境的勢力，這就是說內戰時期的結果，在耕種時農人土地得永遠的握有，單一農業稅及農民與小手藝者間交易的復活，再加以政府對農民之有力的與自動的贊助，這一切使一九二三年後的農業情態得到一個穩固的復原。有許多產物已達到戰前之生產標準，而在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有些所謂‘專門’的收穫，則已超過戰前之標準。一九二六年耕田之面積共佔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五，而畜數則達到一九一三年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農業恢復之確切的程度，可從下表中推量出來：⁽¹⁵⁾

農產品(百萬布特)

分 類	1913	1923—24	1924—25
穀 類	5.448.7	3.364.2	3.067.6

蕃薯	1.828.0	2.184.7	2.122.0
穀類副產物	8.404.8	4.883.5	4.447.0
果與菜蔬	1.35.0	1.286.6	1.557.1
乾草及蒔草	4.839.3	3.532.6	3.565.4
生棉	45.7	9.4	22.6
亞麻	27.7	14.	18.7
苧麻	24.9	20.8	18.8
牛酪	155.9	152.9	140.7
糖	662.4	172.9	198.4
分類	1925—26	1926—27	
		(預計)	
穀類	4.400.0	4.800.0	
蕃薯	2.763.0	3.010.0	
穀類副產物	6.384.4	6.967.2	
果與菜蔬	1.633.8	1.788.1	
乾草及蒔草	4.240.0	4.744.0	
生棉	34.5	32.0	
亞麻	23.2	20.9	

苧	麻	28.0	30.0
牛	酪	213.8	192.0
糖	菜	504.0	504.0

一九二四——二五年農產物總值以戰前價格計算，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佔一九一三年的總值百分之七五。一九二五——二六年其值增至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佔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九四・二。本年度之耕田與收穫值將超過戰前的數目。(16) 耕田自一九二二年來之增加如下：(17)

年份	百萬得錫丁
一九一三(現在境內)	九八・二
一九二二	六四・五
一九二三	七四・七
一九二四	八一・〇
一九二五	八七・二
一九二六	九三・三

佔農業活動第二位之牧畜業，也同樣的已有進步，並且或超過或遠近一九一三年的標準。(18)

家畜(百萬頭)

	1913	1921	1923	1924-25	1925-26
馬	30.9	—	19.5	24.0	25.7
大角牛	49.1	33	38.0	50.2	51.9
綿羊與 山羊	83.5	—	—	79.3	81.9
豬	13.9	7	8.0	16.4	15.5

這四年來蘇維埃的農產品已有極穩固的增進。因為政府對農民之自動的輔助，故此類進行之繼續是很可希望的。農村之需要更多的曳引機與其他機械的器具，需要科學的農業專家及農業教育，年年更見顯明。政府正竭力鼓勵改進經濟與文化的這樣的運動，並盡預算考慮所允許的那麼快去滿足其對於政府的要求。

第六章

工業

蘇聯現在還不曾達到一個所謂‘工業’國的工業發展的地步。最近一九二五——二六年工業生產價值祇佔工業與農業出產總值的百分之三七·九。

所以俄國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就工業而言她是立於‘後進國’之列。農產品與工業品的標準價自然是相差異的。

關於這個農業與工業之不能調劑，有二個經濟上的答案。一個是增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因以減低生產原費。另外一個答案是應用大規模的生產方法，減

少原費與減低製造品的價格。

低費的國家工業生產之增加是，而且會永遠是建立城市與農村蘇維埃的生活之正常關係的要素，這並且是社會主義建設之程序中的一個要素。故改進工業方法與增高出品已成爲蘇聯新社會的一種主要工作。蘇聯的政策一方面是努力於農業的改進，而一方面則更竭力的謀工業之發展。迅速的工業化與生產大宗的製造品——以最低的勞力與極小的原費，這於蘇聯是最關緊要的。

蘇聯關於這一方面的進步已獲得很大的成功。自一九二一年後蘇聯工業出品之增加已達五倍以上。各種工業都無例外的有極迅速的進步。這個發展起初是在恢復原狀的一方面，恢復與重開現有工廠與工場。現在其方向業已轉換，而集中其力量於新工場，新工廠與新工業單位之建設。

世界大戰給革命前的俄國工業以一個致命的打擊。俄國全恃原料，機器與其缺少部分之添補的輸入。德國的封鎖與大批技術俄人之出征的結果，爲害

最慘。投資家都為戰爭可驚的利益所吸引，因之都轉向到戰時工業去。其他工場中的機器都未收理，生產之水平線亦日減低。在十一月革命時燃料與原料俱感缺乏；機器俱不入時而且破敗；技術工人甚少；而生產與生產能力則已降到先前比例的一個零數。

十一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收管一個破碎的與廢舊的工業機關。蘇維埃領袖們所想要共產化的也就是這麼一個的工業機關。‘工人管理’(Worker's Control) 與國有一切工廠的命令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宣佈。政府負供給人民糧食，建立城市與鄉村間之和諧關係，與無產工人之製造品與農人的食料作相互的交換之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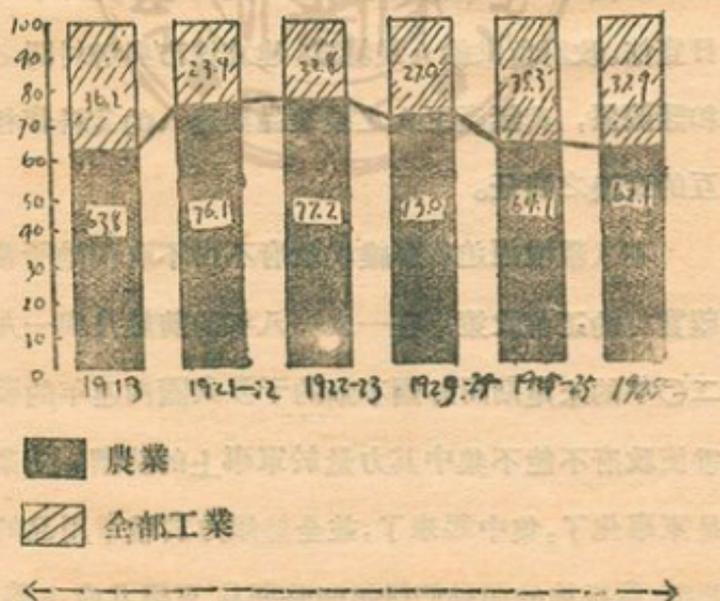
不久環境逼迫着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取消她所希望實行的工業政策。在一九一八年的前幾月與一九二〇年的末尾期間外國不斷的干涉與國內連年的戰爭使政府不能不集中其力量於軍事上的防禦。工業是軍事化了，集中起來了，並全然傾力於戰爭用品的製造。蘇維埃的領袖們叫這個時期為‘軍事共產主義’。

(Military Communism) 的時期。這是適應戰爭活動之有效的唯一的經濟上的方法。

在‘軍事共產主義’下，較大的工業都為蘇維埃當局收為國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時在四千五百四十七個的工業企業中，有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已收為國有。其餘較小的工場則仍留在先前主人的手中。

工業化之指數

工業總出品對於農業總產品的關係



在‘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下，一切工業均歸最高經濟局管理，這個最高經濟局的任務是完全使工業適應於戰時之需要。在這個經濟局下，有五十九個中央總部，每部管理一種工業並順序聯接各工業。所以有化學工業，造紙工業，煤業，皮革以及其他工業之中央總部。各工場之直接的管理權則在工場工人的革命委員會手中。

各部工業之總出品，除減去該業工人之需要與支付實物工資外均歸國家分配。國家亦依次供給各工廠以原料燃料與發付工資之貨幣一部所須用的紙票。工業品之分配給人民，是用糧食票(Ration Card)的。各部工業間之帳目亦不以貨幣而是以精巧的簿記與會計制度計核的。一切商業均為直接之物品交易，貨物之買賣是為法律所嚴行禁止的。

此種工業組織，在連年內戰與外征時，是很適用於蘇維埃共和國的，但這個不適合於和平時代。手工藝工業及牠的售賣處與鄉村市場是許多農民賺取收入的財源地，他們並恃而得到各種貨品之供給。私人

貿易認為非法時，這個鄉村經濟是被破壞了，以後也沒有其他代替的制度。工業之集中於戰爭的生產，封鎖戰爭的破壞，機器與另部之缺乏，技術工人之損失，紙幣之跌價——所有這些都使原料，燃料與食料之供給減低。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共和國之工業生產是在一個癱瘓的狀態中。

以一九二〇年的工業品總數與一九一三年的相較，則減到先前總量的百分之十五與二十之間。煤的出產降到戰前標準的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鐵產降到百分之一·五；鑄鐵出產跌至百分之三以下；棉的紡織跌至百分之五，而油的出產約為百分之四十二；糖的製造為百分之六以下；化學品約百分之五；鞋襪，百分之十一。一九二〇年年底戰爭停止時，蘇聯非但是在一個從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時期中，並且還感到普遍的工業改造之必要。

蘇維埃的領袖們，以列寧的堅持，於一九二一年春宣佈‘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根據三年來的經驗，工業之組織與管理已有一個普遍的

改變了。除改組大工業外，政府又恢復小工藝與家庭工藝(Koustar)工業之自由活動，並獎勵之。現在蘇聯之工業組織是新經濟政策時開始的。

現在之工業管理的基礎，是工業的國家托辣斯與新提加，這個是根據於商業原理而組成，並已與國家預算分離獨立。預算上之補助金祇給與某種重要的或新的工業，這種工業是還未得着一個商業上的立腳點，所以須政府出半資以建立的。有盈餘之工業須將其剩餘之部歸給國家預算。全部工業器械之管理歸於最高經濟局，這個是管理與處置聯邦內一切國家工業的，並籌議國有工廠與工場之全部工作的一個普遍的計劃。

自從採行新經濟政策後，工業事務之基本組織是所謂‘托辦斯’。托辣斯在俄國是使自助基礎上之工業達到有效率的管理而組成之國家組織，他們在蘇聯國家經濟中的地位，是科學的組織生產與出售其產品於市場上中重要的一個，

托辣斯是隸屬於國家之下的同一或關連工業之

各種工廠或企業的一個聯合。其法理的根據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人民委員會的關於“以商業爲本而經營之國營工業”(State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working on a Commercial Basis) 的一個法令。這個法令的第一條規明托辣斯爲“國營工業，依照各個所得之特別准許狀 (Charter)，在商業的基礎上而以賺取利益爲目的之範圍內，政府准許其自由活動。”同段條文又規明這些托辣斯的債務，國家財庫是不負責任的。

此同一法令的第五段規定，“國家機關或企業除與托辣斯訂立合同者外，無向托辣斯擅收其財產或其所生產之物品的權利。”此外，民法第二十二條規明國有房廠不能出售以償托辣斯之債務，其第二十八條規定，除得最高經濟局的批准外，不能出售任何一個托辣斯的資產。這些規定是保證托辣斯不能爲國家所奪取，沒有或徵發的；並與他們以一種特別自由的商業上的立足點，而使其站於對債權者的一個穩固地位。

一個國家托辣斯可與銀行或其他信用機關訂立短期借款合同，供其活動之資金。這個是與私人借款者相同之處。在這個以前可訂立發行公債券形式之長期貸款。但須得最高經濟局之批准。惟國家既與同意後，其利息或本金之付償國家概不負責。此須從工業本身之贏利中償付。所以托辣斯是國家用以組織，從事，與管理工業生產之一個妥便方法，同時各托辣斯又須自償其債務，國家方面可不負絲毫義務。

‘賺利’原則雖附於設立托辣斯之法令中，但尚有其他各種條項，修正此原則之應用。比如第四十八條規定，托辣斯須將其一切事務註冊。第五十條規明，托辣斯出售產品時，國家商業機關與合作社有優先權。但無限制的賺利與謀錢之最大的抑制，除社會的反對外，是關於定價的條例。托辣斯無擅自規定其出品價格之權。一切貨品之價格幾乎都是貿易，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Trade)所定的。

一九二四年以來，蘇聯曾有一個貨荒時期。許多工業如橡皮業，織物，機器等工廠均不能迅速地供給

消費者的需要。因為輸出量之限制，要想增加輸入品是不可能的。此時期中在工廠附近出售其製造品及提高價格，是極容易的。但在這個緊急的經濟改造的全時期中，全國貨物之平均分配與減低物價之計畫已經提出，並已實行，這是極有意義的。

托辣斯之組織是依照工業組織原則之為直的或為橫的而各不同。糖業托辣斯內包糖廠，糖菜之種植，選精處，肥料廠等，一切從原料以至於出品間的過程均在牠的管理下。其他托辣斯祇為工業組合之方便的地理上的聯合。所以有十五個地方的木業托辣斯。有幾個托辣斯如‘唐虞果’煤業托辣斯(Donugol coal trust)與‘雨果泰’冶金托辣斯(Yugostal metallurgical trust)，雖然沒有獨佔的性質，但其活動與重要是全國的。而橡皮托辣斯在全國各地有獨佔之權。

托辣斯之組織與活動之最近的正式報告是在二年之前。那時共包括全國國有工業的百分之八十八。托辣斯共有四百八十個，其所屬之獨立的工業組織有四千個。蘇維埃當局對托辣斯組織之形式非常滿

意。經驗已經顯示我人，托辣斯組織給各種工廠以資助及處理其事務之充分的自由與權力，同時並承受上級機關之經濟的與效率的一般之指導。

托辣斯依次聯成而為‘新提加’，這是給合各個托辣斯單位工業之財政與商業活動的。新提加是從事各個工業的托辣斯之全國的聯合。比如鹽業新提加是管理十個國家托辣斯的售賣，這十個托辣斯出產蘇聯全境消費的總鹽額的百分之九十。一切新提加都在最高經濟局的管理下。

新提加之組成，是基於大量集中的原理上而以減低商業上之耗費為目的的。新提加之所為，是托辣斯與市場間的中間機關；並開設貨店以從事另售貿易。新提加行使下列調節的職能：

- (一)市場之調查；商業概況之觀察；貨單之收集；依照各托辣斯生產之能力而分配貨單，
- (二)會同貿易部規定出售貨物與管理價格之手續。
- (三)原料之集中的購買與分配。

(四)貨物標準與等級之決定。

(五)購買與出售機關之建立。

故為新提加組員之托辣斯須將其出品移交新提加的銷售機關。在現在的時候，新提加一共有二十個。這些新提加包含一切大工業如油，礦，織品，皮貨，烟草等，但是並不包含一切托辣斯。小托辣斯或地方性質之托辣斯大都是不隸屬於新提加的。

全部國家工業之一般的管理與整頓是屬於最高經濟局之範圍。這個團體是工業部 (Commissariat for Industry) 與監督關於工業生產事務的行政中心。組成蘇聯的六個共和邦都採用同一計畫，每邦均有一最高經濟局。所以國家工業分為三種：(一)全蘇聯的國家工業(大規模工業；) (二)各共和邦管理下之工業(中等工業；) (三)隸屬於市政府而在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小規模地方工業。

除這些國有工業以外，新經濟政策並規定在良好管理與明顯規定的範圍內，准許私人工業企業之

活動。這些就是特許權制度，(Concessions) 賃賃制度，(Leaser) '聯合公司'與其他小規模之私人工業。特許權制度是吸引私人資本幫助其國發展工業之方法。這是蘇維埃政府與讓受者(Concessionaire)間的訂約。讓受者合意投以最低之總資金，在二十五年到五十年間的特許時期終止時，其所投資本概歸政府。特許權之握有者(Concessior holder)，須在特許期內(Under pain of invalidation)開發他的特許之業；他每年須送政府若干特別貢品，他不可出售，轉租及質押其開發之財產。蘇維埃政府之關於特許權的給與是非常嚴格的，故現在祇有一百五十個讓受者在活動。所以在原則上，於某種情形之下政府雖願意給與這些私人特許權，而其數目與範圍仍然是不很大的。

最高經濟局並可把在牠統治下的工場租賃給合作社，公司及私人企業，過一時季或若干時間後，經濟局如覺不妥時，即可收回直接管理。賃賃制度無論如何總比特許制度的時間短，而大體上也不能吸引

私人資本。

‘聯合公司’是政府與私人合辦的。大都由政府供給他現成的土地，房屋及器具，而私人企業家則出其活動必需之資金。國家保持其對財產的所有權，收受其租金式的股利。二團體各派若干代表，共同管理其企業。

特別免許權或賃貸協定，祇於大企業中才是必要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法令，規定凡蘇聯公民年滿十八歲者，得自由從事家庭工業或工場小企業。小工業之範圍是僱傭之工人與書記不滿二十人的工業。僱傭在二十人以上而不滿百人之私人事業，亦得在地方政府之特別許准之下從事活動。在私人基礎上而從事小工業者，不能有一個企業以上之活動。

在私人企業中，政府對俄國遍地皆有的家庭或農民與小規模的手藝工業與以特別的獎勵。冬間無田野工作時，農民均雕切木頭的匙，碗及其他東西。女人則用手織布機紡織麻布，製造美觀的磁器。及從

事其他工作。

現在政府深信農民是站在蘇聯經濟中的一個重要位置，並助政府供獻其所能生產的大量貨物於市場上。政府又努力使農民組成手工藝合作社，於是他們遂踏入有計畫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中了。所以手工藝者得享受特別減稅權，國家機關在供給原料與准助信用活動方面又處處與以可能的幫助。一九二四年貿易部開始之手工業品之輸出日漸上增，至今已增加六倍之上。一個特別公司業已組成，藉謀輸出之發展。這個公司包含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 (R.S.F.S.R.) 中一切重要的手工藝組織。

自從採取新經濟政策後，俄國各部工業之出品不久均大行增加。在一九二一年生產停滯於戰前能力的百分之十五與二十之間，這是退步到最低的一

*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邦是組成蘇聯(Soviet union)的六個共和邦中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一個。

點。在一九二七年上幾個月，各種工業之生產幾乎均達到戰前的比例。在某種工業，則已超越一九一三年的標準。比如電工工業之出品現在已比戰前時期超過三倍。

為滿足各個小消費者之需要的小工業如織物，皮件，糖業等，是第一個先復原的工業。但在一九二四——二五年間大工業如煤，鐵，建屋材料及其他工業之向上的趨勢，也成為很明顯的了。在現在的時候，大工業與小工業生產之廣發，是一樣的進行着。

在上一財政年度中，俄國工廠之原料總數已有顯著之增加。棉之收穫總數自一九二四——二五年的六·三六六·〇〇〇布特增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一〇·一〇〇·〇〇〇布特。在同一時期內，豆腐收穫自一一·六〇〇·〇〇〇布特增至一四·四〇〇·〇〇〇布特。種糖菜的面積自二九七·〇〇〇得錫丁增至四三九·〇〇〇得錫丁，而其收穫則其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生的納(Centner)。*

* 一生的納等於一一〇・二三磅。

與原料供給同時增加者是燃料出產的增加。除在反革命戰爭與外國干涉時期完全停頓之鋼鐵工業外，煤礦的損失是其他任何大工業所比不上的。一九二四——二五年煤的出產仍舊遠在工業所需要的之下，這使政府不得不承認有用專力以提高其出產的必要。所以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的預算中有資助煤業的特別規定。資本之用於此目的者，有四七・〇〇〇盧布之多。那年採煤機器與其他改進機械均大規模的採用，故結果甚好，煤的出產自一九二四——二五年的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二四・三〇〇・〇〇〇噸，其增加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煤油的出產亦有可驚的增加。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煤油的出產是六・九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因時常引用科學方法之故，其出產增至八・二〇〇・〇〇〇噸。

除這些原料與燃料出產之可喜的發展外，政府

在工業中之投資，與前數年相較，亦大有增加。一九二五——二六年新的工業投資總數為七七九·三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二四——二五年的，為三三九·五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三——二四年的，祇有二四五·三〇〇·〇〇〇盧布。(1)

故在一九二五——二六經濟年度終結（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卅日）時，大多數工業都幾已恢復到與其戰前生產標準相似，而於一九二七年之第一二季，則已重新達到其舊日的標準。過去五年間合大工業出品之增加與其戰前出品之比較如下：(2)

(千噸)	1913	1921—22	1922—23
煤	28.777	9.631	11.681
煤油	9.216	4.522.5	5.275
鍛鐵之鑄冶	4.207	173.6	300
硬鋼	4.247	316.1	590
捲鐵	3.509	250.6	457
膠泥土	1.118.7	—	180.8

(千噸)	1923—24	1924—25	1925—26		
煤	16.058	16.083.5	24.389		
煤油	6.070	6.960.6	8.25		
鍛鐵之鑄冶	653	.292	2.203		
硬鋼	99	1.838	2.891		
捲鐵	688	1.390	2.157		
膠泥土	854.1	716.4	1.285		
(百萬米突)					
棉織物 —	303	559.6	832.2	1.499	2.018
毛織物 —	22.9	21.9	23.9	47.3	64.4
麻織物 —	38.2	77.1	106.1	134.1	168.4

上面大多數的出品都從已經社會化的工場中製造出來的。假如爲免了貨幣價值漲落之影響起見，而以戰前盧布計算一切貨品的總值，則國營，合營與私營的工業出品之正確的比例如後表：

(3)

從這些數目中，可看出私人生產在一九二三——二四與一九二五——二六年之間，已經從八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就其在全國總產品中地位之比例而言，則在此三年中已由百分之二四·六降至百分之一八。國家生產大都集中於重要的、大規模的、與基本的工業，而私人生產則多在小工業與手工藝工業一方面。

這個數目又表示出一九二四——二五年的工業出品之超過前一年的約百分四十八，而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出品又超過一九二四——二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七。本年度其所計畫之增進率約為百分之十二。*

* 此書付印時，報載合聯社之莫斯科通信，謂一九二七——二八年之出品較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加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該通信又謂各種重要工業之出品已超過其戰前之標準；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五日紐約時報第七

面之比較。

此數目如與戰前俄國及西方主要工業國在同時期內之工業發展相比較，則更有意義。在一九〇〇與一九一三年間，俄國每年生產平均之增加為百分之三·八七，在戰前最好的幾年（一九〇八——一九一三），其平均增加為百分之六·五。美國在一八九九年與一九一三年間，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五，英國於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三年間祇加百分之一·一六。法國於一八九八與一九一三年間，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三五。

蘇俄一年內出品之增高，曾超過百分之四十，他們的計劃規定於一九三〇年左右，每年通常有百分之十的增加。其每年可驚的增加，大部都由於先前未為他用而保存着的工廠之存在。但在現在時候此種存廠幾已用竭。蘇聯不拘此點事實如何，牠實地能策劃於一九二六——二七年使其生產率有百分之十二的增加，以後則使每年有百分之十的增加。所以俄國之通常機械雖然落後，但能比資本主義國家以更大

的步驟，促進其工業之進步。

一九二一年來工業出品之價值與總量，雖已有五倍之增加，但‘改建過程’中的第一年，其促進此進步所需之勞動力，並未加倍。在一九二一——二二年，其役於工廠中之工人為一·二四三·〇〇〇人。到一九二五——二六年工人增至二·四二二·〇〇〇人。

所以在體上，出品之增加與其說是由於工人之增多，還不如說是由於勞動生產力之增高。如決定一九二一——二二年的指數為一〇〇，則勞工生產力之增加如下：一九二二——二三年為一二六·九；一九二三——二四年為一四六·四；一九二四——二五年，二〇七；一九二五——二六年，二三一·六。每個工人的每天出產，每月都有穩定之增加。一九二五——二六經濟年度的首八個月，就可表明這個增加的情形：

月份 (一九二五——二六)	每個工人每天平均出產 (戰前盧布)
十月	五·七九

十一月	五·九一
十二月	六·〇五
一月	六·〇六
二月	六·三一
三月	六·三七
四月	六·四六
五月	六·五二

此種出品之增加常伴以工人的實在工資之增加。在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六年期間，這些增加總數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蘇維埃政府認明繼續增加勞工生產力與發展全國經濟生活之一個根本要素，是在適當的動力制。(Power system) 發動力是每種工業的基素。所以一個精密的與有目的的電化計畫，在蘇維埃當局進一步工業化全國的工程中，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最初之電化計畫，在列寧的直接指導下業已訂定。在一九一八年，俄國斷絕二個重要燃料機關(巴

庫 Baku 與唐盆地 Don Basin)之供給時,中央電氣會(Central Electrical Council)即為主持電氣發展之目的而組成。

蘇維埃政府不顧其時經濟困難之情形如何,已決定繼續福爾克和夫電氣廠(Volkhov electrical station)之建築;並已批准喀什賴(Kashisa)與沙土賴(Shatura)二個新區域電氣廠之建築;又決定恢復彼得格列附近的一個動力廠(即先前之舍瑟柴伏動力廠The Utkin Zavod)之活動與在伊凡諾伏似納散斯克(Ivanovo-Voznesensk)附近建築一個新廠,這二個工廠都是用泥炭燃料(Peat fuel)的。

在一九二〇年亦經列寧之提議,有一個‘促進俄國電化之國家委員會’(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之組織,其主席為工程師克西散閣斯基(G. M. Krzyzanowski)。這個委員會是負着訂就全國電氣化計畫之職責的。

自那時以後,俄國之電氣化事業比戰前時候更迅速的進步。工業愈發達,則其所需之發動力亦更

大。革命以前俄國電力廠之總力爲三九四·〇〇〇基羅瓦特。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其電力爲一·四五三·〇〇〇基羅瓦特。⁽⁴⁾但政府仍感電力之不足。此外在建築中的電廠共有三五·〇〇〇基羅瓦特。以後之五年計畫中，規定新電廠之建造與以一·二七八·〇〇〇基羅瓦特增廣現在之數目。依照這些計畫，蘇聯之總發電力在一九三二年，將在二·七〇〇·〇〇〇基羅瓦特以上。

這個電氣化的計畫，其目的在利用國內的天財源如泥炭存積，煤油頁岩，低級煤礦與水力。許多的新廠都擬建在這個自然力附近之地。有許多則建於以劣等燃料或廢物如煤屑，泥炭與廢木爲其地之生產用的燃料而又不值得運往他處去的地方。

因此種種原因，俄國工業之發展非但無絲毫停滯之象並已大有進步。在一九二五——二六經濟年度中，其贏餘約共有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工業開始活動時，非僅須出資購買原料而已也。機器磨損，股本減少，國家經濟之他種工業又被迫去

資助工業的建設。但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工業贏餘約共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四——二五年中，其贏利躍至三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又增至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與四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間的一個計算不同的數目。

某種大規模的與重要的工業，雖然仍須國家預算之補助，但就全體而言，政府已不覺得工業是一種重累了。在一九二三——二四年，預算之支出與收入幾已相等。在一九二四——二五年與一九二五——二六年，全部工業之歸償國庫者，較其從國庫所收到之資助為大。在這二年間的第一年其出超為三三·四〇〇·〇〇〇盧布，其第二年為二七·一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同一時期中預算所支出的助金，大多為償還的債款，而不是不必歸償的給與。所以政府從能够賺取贏利的輕便工業中吸取資本，以其中一部借給較大的工業，此種工業需要大量新資本之投下，故其恢復的速率亦不甚快。其最賺利的工業為橡皮業，糖

業，與煤油之出產。其最不贏利或蝕本之工業，則為金屬工業與煤礦。

依照法律與現存習慣，國家工業贏利之分配約略如下：

總贏餘的百分之四十分派與國家或地方預算，視其工業是否為聯邦，共和國或市政府所建立而決定。

百分之十歸於國庫，以為所得稅。（贏利百分之八歸國家預算，其餘百分之二歸地方預算）

贏利的百分之二十留為準備基金。此種基金是用於擴充事業與抵消後來損失之目的。在動用這些準備金以前，必須得最高經濟局之允許。該工業須投此資金的百分之六十於國家的有息公債。企業家每年由國家處收穫百分之八的債息。

贏利百分之十的最少數須留作改良其工廠工人之生活程度之用。這個總數的四分之三用於工人住屋之建造；其餘一部用於足以提高工

人之文化程度的他種活動。

贏利之餘留一部，大都由企業家自由處置。通常是用於建設的目的或增高資金，及其他用途。

自從俄國工業之組成現在的制度，幾已六年的時間。從那時至今，每月的工業出產，都有極大的增進。

至一九二七年，恢復戰前工業的工作業已完成。這個可以叫做‘復原’的時期是正過去了。現在之工作，正開始新的工業構造，這個俄國人說是向進走的一步，這個又使俄國工業走上建設的社會主義之路。生產技術之改進，工業之現代機器的裝置及新工廠與新工場之建築，皆為俄國完成其所希求之目的底工具。

第七章

運輸與交通

在像蘇聯樣的一個地大而未開展的國家中，農業與工業之復原與其他國家經濟事業之發展，全特於其國家之運輸與交通方法之非常的發達。沒有完善之運輸與交通，在事實上有許多的經濟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蘇聯地跨二大洲，故一個擴大的與完善的鐵路與水上運輸之工程是完成蘇維埃經濟行政目的底不可缺少之物 (Sine qua non)。如蘇聯想充分的發展與工業化，則其原料必須從極遠與偏僻的地方運輸

到製造業中心地去。棉花須從土耳其斯坦運到工業區去，煤油須從巴庫運輸，燃煤則須從唐內茲盆地運輸。國外貿易須有一個完善的商船隊之建立，否則即須付大宗運費與外國商船。

在柴皇的統治下，俄國各種運輸無甚發展，且不完善。其最重要的鐵路，就其全國之需要言，亦未與以若何之注意。一九一三年路線總長為六三·七〇〇味脫* (Verst)，祇當美國每方哩平均路線的十二分之一。全國祇有五〇〇·〇〇〇輛貨車，其中之在應用者祇百分之九十二，客車祇有三〇·三二四輛。並且有許多鐵路祇是路軌，並不是完成之鐵道，而其鐵道上車輛之能力亦不够與西方諸國相比較，比如加拿大的貨車輛數不及俄國的百分之四十，而其運貨之能力與俄國相較，則相差甚微。

俄國之商船亦在同樣的境態中。一九一二年俄

*一味脫等於三分之二哩。路線中之九千味脫

現在是在不屬於蘇聯的地方內。

國商船祇有五十萬噸，而西班牙到有七十五萬噸，意大利六十七萬四千噸，瑞典六十五萬二千噸——至於英，德，美，日等強國更不用說起了。在一九一三年，貨物經海上輸入俄國或輸出俄國者，祇有總數的百分之七·五是在俄國國旗下運輸的。⁽¹⁾

俄國內地航路之長雖然佔世界的第一位，可是並無修理與改進可言。一九〇九——一七年間其用於內地水路全部之費用平均每年祇有四·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同時期間其用於西比利亞各河流者，每年祇有二五·〇〇〇金，又在同個時間內，俄國在唐河 (River Don) 每哩所用之費為一百五十金，聶伯河 (Dnieper) 每哩一千二百金，伏爾加河 (Volga) 一千四百金，而德國在來因河 (Rhine) 所費者每哩為二萬四百金，法國在倫河 (Rhône) 所費者每哩約二萬四千金。內地航河之改進者不及百分之四。運河祇有五百五十哩長，政府所費之資，尚不足以好好的修治航河也。

八 因此之故，每年之付與經營俄國海運商業之外

國商船者，總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多。此外俄國之煤礦雖富，可是因為運輸不便，常由外國輸入燃煤。因為同一的理由，金礦是很淺的與很費錢的；糧食在莫斯科甚貴，而在西比利亞則甚低賤；尤其是在土耳其斯坦與西比利亞，因為運輸方法之缺少，廣大的可耕之田都荒蕪着，而自然財富亦未能利用。故各方面之經濟發展都為鐵路與水上運輸之情態所阻礙。

戰爭使此脆弱之運輸制度幾瀕於崩潰。戰時雖也添築一萬味脫之路線，但車務與設備大為衰減而毀損是常有的事。在戰爭，革命，反革命與外國干與時期間，運輸機關是破壞到極點了，在一九一七年四分之一的車頭已經毀壞了。鐵路之照常通行者祇不過五萬二千五百味脫之長，至一九一八年又減至二萬味脫，至一九一九年則減至九千味脫了。在國內戰爭時，路線之在戰事區域中者有五萬四千味脫之長，其中差不多牠有一萬六千味脫未受完全之破壞。有三千六百七十二橋樑與一千五百個停車場及九百八

十貯水站都被破壞了。電線之被損壞者約有八萬哩之長，電話與電報機器之受破壞或被‘白俄’所擄去者幾有一萬五千所。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引擎與四分之一的車底(Truck)都受損傷或被破壞了。(2)

海上運輸的情形也是一樣的不好。‘白俄’都把其所能着手的船隻毀沈，焚燒，或擄之而去。九百隻內河輪船與一萬二千五百隻帆船與駁船等。就是這樣被毀壞了的。海船的噸數也有一半以上是滅失了。一九一一年底黑海與阿速夫海(Sea of Azov)之商務艦隊祇有六十隻受損甚重的船隻，其總噸數為二二·五九九噸。一九一三年俄國商船所運輸之貨物為二·〇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布特。在一九二一年減至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布特。(3)

當戰事終止俄國有開始建設的經濟活動之餘地與機會時，這些數目給蘇維埃政府以一個工作的概念。在國際干涉終止前一年即一九二〇年運輸改造之工程已經開始了。‘一切都為運輸’(Every thing for transport)的口號喊出來了，政府與人民均集中

其力量於國家經濟的這一方面。現在政府竭其一切財力，非但已收復其損傷的與添置其破壞的運輸方法，並且，尤其是在鐵路運輸方面，已經超過戰前的標準了。

現在除在道路交通部(Commissariat for Ways and Communications) 與外交部之共同監督下之 Dombroflot(義勇航空公司)與在道路交通部及國內外貿易部(Commissariat for Home and Foreign Trade) 分管下之一部航海商船外，其一切運輸制度均在道路交通部直接管理之下。道路交通部有四個事務與執行部：(一)鐵路運輸(二)內地水上運輸；(三)海上運輸；(四)地方運輸，(公路與汽車運輸等)

自從革命的一年後，俄國新鐵路建築之已完成如下：(4)

年 份	哩	年 份	哩
一九一八	三二〇	一九二三	一四三
一九一九	八五五	一九二四	五四六
一九二〇	七五三	一九二五	一八六

一九二一 三二二 一九二六 八五六
一九二二 二三五

在過去三年中有三·二五九哩鐵路已在建築之中。其中一·五八八哩已經通行。現在通行之路長已超過戰前之數。每年預備造成一千二百哩以上之新建築，現在一共包括八條已將通行的路線共二十二條正在建築中的路線。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中，貨物之在蘇維埃鐵道上運輸者約有九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米突噸* (ton-kilometer)。主要農產與糧食及燃料之運輸比一九二三——二四的增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二六——二七年之貨物運輸估計有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米突噸之多，比一九二五——二六年增百分之十，比一九一三年的增百分之九

★一基羅米突噸是運送一基羅米突的一噸貨物之謂。

八·九。

人民運輸委員會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Transport) 亦印行下列數目，表明採取新經濟政策後運貨流轉之增加*

年 份	每日貨車 平均運載	對一九二一—— 二二年之百分比
一九二一——二二	九·五九〇	一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	一一·七二二	一二二
一九二三——二四	一三·五 七	一四一
一九二四——二五	一七·三九八	一八一
一九二五——二六	二四·〇〇七	二五〇

★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首三個月蘇維埃鐵道經運四三·四八七·〇〇〇米突噸貨物，一九二五——二六年同時期之數目為三八·六八〇·〇〇〇米突噸。在同年數月中，貨車運載平均每日為二六·八六二·而一九二五——二六年幾月內的為二三·六七〇。

運貨流轉之增加自然是賴於鐵道上設備之同樣的改進。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鐵道車輛之增加如下：(5)

	一九二五年 十月一日	一九二六年 十月一日
車 頭	一〇·四五〇	一一·二〇〇
貨車輛數	三五五·五〇〇	三九〇·〇〇〇
客車輛數	一四·八〇〇	一六·四〇〇

一九二六——二七年鐵路設備之修理與換新情形如後：三百零四個引擎已由蘇聯工廠製造，同時有二千二百六十六個引擎須大修理，九千五百六十三個須小修理。蘇聯之工廠將造七百九十九個新的鐵道馬車 (Roilway Carriage)，最高經濟局的將造八千三百十七鐵道廠車 (Railway truck)，此外並有四千二百輛廠車將在鐵路工廠中製造。

在一九二二——二三年政府不得不以運輸總收入之一半給與道路交通部作資助金。在一九二四一

一二五年中，鐵路能獲超過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盈利。一九二五——二六年鐵路之總收入爲一·二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活動之原費與開支爲一·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二七年鐵路所賺之贏利估計將有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個都歸爲新建築所費之部分的支出。

蘇聯鐵路之與外國路線相連接者有下列數條：(一)俄德客車與貨車路線，聯接莫斯科與柯因聶雷堡(Koenigsberg)，經過立陶宛(Lithuania)，拉脫維亞(Latvia)與愛沙尼亞(Estlonia)；及經過利加(Riga)莫斯科柏林線；(二)蘇維埃立陶宛客車與貨車線，自莫斯科經過拉脫尼亞與愛沙尼亞而達克來比大(Klaipeda) (三) 經過利加之莫斯科立陶宛客車與貨車線；(四)經過列寧格列之自莫斯科到愛沙尼亞泰林(Tallin)的客車與貨車線；(五)列寧格列與海新福(Helsingfors)間之俄芬(蘭)客車及貨車線；(六)俄歐線經華沙(Warsaw)而聯接莫斯科與柏林及巴黎之交通；其他聯接波蘭與蘇聯各大城市之路線；(七)

波斯與蘇聯之交通是經過蘇聯之外高加索鐵路及泰白利波斯鐵路的 (Tabriz-Perian Railways); (八) 一個臨時協定聯接蘇聯與土耳其之交通，其路線經過蘇聯之外高加索鐵路及東土耳其鐵路。又有一條客車與行李快車線，經過利加而聯接歐洲與西比利亞及遠東之交通。此外還有其他小的路綫。但這些無論如何都是很重要的。

蘇聯經濟當局深知一切國家經濟有恃於運輸方法之利便，莫斯科區工業所需之燃料是發生問題了，雖然唐內茲盆地之燃料質能已足供全蘇維埃工業之需要，假如這個能夠分運各地時。西比利亞農業之發展與庫士內茲克盆 (Kuzuetzk Basin) 地煤礦之開採是全賴於西比利亞鐵道之建築的。土耳其斯坦棉花種作之繼續的發展，須待於聯合該地與全國各處的鐵路之築成。假如中亞細亞與中部俄羅斯能為一新鐵道所聯接，則愛姆巴 (Emba) 油區必能有更大的發展。同樣的祇要鐵路能夠擴充與延長，西比利亞木材之更大的利用與蘇聯境內其他財源之開發必將有更

大的進步。

爲要部分的滿足這些需要，現在已有二十二條新鐵路正在建築之中，本年度望有一千四百哩新路線之完成並通行車輛。

新鐵道能在今年完成者是下諾弗哥羅刻炭聶處線 (Nizhni-Novgorod-Kotelnich line)，這是莫斯科與西烏拉爾間運輸貨品的短線，此線又供給大木材區與農產區以迅速的運輸，這些區域內的貨物現在是必須要鐵路運載的；倍特老斯克布來哥大尼 (Petrovsk-Blagodarny) 鐵路將是一個豐富農業區的要線，這個農業區的過剩貨產，因運輸的不方便是很難輸出的；阿茲落夫威尼夫 (Uzlov Venyev) 小鐵道將築一短線以便運煤到莫斯科及喀什頓之電力廠；貝特羅波伏斯克蘇社 (Petrovavolsk-Suche) 鐵路是供小麥與牛畜區用的；提盤定斯克小鐵道祇有三十二哩之長，是準備給那個富產穀類之區運輸用的。

本年內將再建築三條鐵道，一條是忒梅杜香白 (Termez-Dushambe) 路，這將給塞克汗河 (Surkhan)

流域及肥沃的李沙克 (Gisarsk) 流域以生產力之興奮劑，並與適於種棉之廣大地面以灌溉之便利。此線並可運輸托德雪克 (Todshik) 共和國之工業品。另一條的新路線是庫士好茲克台爾白線 (Kuznetzk-Telbes)。此線是為富於礦物之區用的。其第三線為脫羅此克鄂爾斯克 (Troitsk-Orsk) 線，是脫鄂鐵路的一條支線。

他們又決定建造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鐵道幹線。此線預計有九百八十哩之長，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西部西比利亞與中亞細亞之生產力與自然財源之利用將從此而大增，此線並便利中亞細亞低價糧食之供給，該區種棉之進步的發展，是有賴於此問題之解決的。此線將經過喀什克 (Kazak) 與啟耳基茲 (Kirghiz) 共和國中最富礦產區域之附近地，及經過其他產佳獸與綿羊之區域。此線計需金約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決定蘇聯究需若干鐵道之調查現在正在進行中。故此後數年內之建築程序將稍有變遷，

城市中之電車線 (Hrolley) 在一九二四年已恢復其戰前線長之原狀。在一九二五年有許多城市之線長已超過其戰前之標準有數城市則開始通行電車 (Electric Car)。在一九一三年莫斯科街道鐵路 (Street Railway) 共載乘客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三——二四年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九二四——二五年增至三九四·〇〇〇·〇〇〇人，但其車輛並未十分增加。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其乘客為一九一三年的一又二分之一倍，而其通行之車輛則較一九一三年的少百分之十三。一九二四——二五年莫斯科鐵路之收入為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純利為九·三九七·〇〇〇盧布。

列寧格列有車線二十三條，路長二百五十哩，比戰前的稍長一些。其一九二四——二五年的收入為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純利為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六年內蘇聯各大城市共添建八十二條新電車線。

大城市，中等城市與小城鎮之合乘自動車（即公

共汽車 Auto-Bus) 與運貨車之增加亦甚迅速。路線共有一百三十三條，總長約四·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哩。莫斯科之公共汽車佔全數百分之七五，每月在莫斯科區域內載客二百萬人。第二個公共汽車之中心區是外高加索，其通行之路線有二十五條。

蘇維埃經濟當局為促進共汽車之交通起見，就於一九二三年以五百萬股金組織一個特別的股份有限公司 Auto promtorg。三年後此公司現在共有五百七十輛公共汽車與輸運車。其所經運之貨量現在每年有四百萬噸，比初開設時大七倍。其運載與他種活動遍於蘇聯各地，該公司共有五十個辦事處分部，經理處，與停車場。去年 Auto promtorg 所賺純利超過五〇〇·〇〇〇盧布。

水上運輸雖不若陸地運輸發展之速，但近年來亦已很迅速的恢復原狀了。一九二五——二六年蘇維埃河流中貨物之運輸約在戰前平均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下。海運是在一九一三年全俄羅斯帝國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之上。所以現在蘇維埃境內海岸與海

口之水上運輸是在戰前平均數的一半以上。

在戰爭以前，俄國之海運是為私人船隻與‘義勇商艦’(Volunteer Fleet)所分享的。後者屬於國家。一九一三年海上國外運貨之比例其值佔水陸外國運輸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其重佔總數百分之七·五。

革命終止後，內河航船與大船主的財產都根據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的法令收為國有。小企業家的財產則未收為國有，仍留在私人手中。以後有一五·八一二寶馬力(Indicated Horsepower)的三三六艘小汽船及五〇三隻帆船與駁船都發還其先前的主人，有一〇·八一八寶馬力的一〇五艘小汽船及一·一一五隻帆船與駁船則發給各種的產業組合。

海運事業也是國有的，‘國家商務艦隊’是創辦起來了。除國家商務外，私人企業家與合作社也備有許多貿易的帆船。在一九二六年的開端，私人企業家在海船總數中沒有一只汽船，在二四四隻帆船與自動帆船(共有四八·五二九噸運輸力)及四三二隻補助

船中私人也沒有一只航船。

與蘇維埃國外貿易有關之懸掛他國國旗的許多商船，在事實上有些是全屬於國家的，有些則僅有一半屬於國家的。這些商船為俄國之貿易機關所有，在其所信任之國家法律下組成，所以其船上懸該國國旗，他們包括屬於蘇聯大不列顛之購售機關Arcos*的每艘有三〇〇〇——三五〇〇噸之運輸力的六隻商船；有四艘商船懸掛英國國旗的英國義勇艦隊；及懸掛挪威國旗的每隻約有二五〇〇噸的三隻商船。

海外運輸之管理是由道路交通部及國內與國外貿易部分管的。後者管理列寧格列口岸及現在之義勇商艦。

在戰爭時代，俄國之內河商船在內地貨物之運輸中佔異常重要的地位。一九一三年其所載運之貨物佔全俄羅斯帝國內地運貨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

* 這是在英國搜查 Arcos 之前寫成的。這些商船之如何處置到現在還不大明了。

在戰爭終結時，航行於俄國內河之汽船隻數減至戰前 數的百分之八一·一，其馬力減至戰前總數的七八·一。其他內河帆船，在同一時期內其隻數減至先前的百分之五三·一，其噸數減至先前的百分之五八。

在內戰與國際干涉時期內，內河之汽船及其他帆船均繼續的減少。此時期之末，汽船隻數減至戰前總數的百分之六三·一，其馬力減至百分之六六·二。帆船之隻數減至戰前總數的百分之三〇·一，而其馬力則減至百分之三六·五。此外尚有七九四艘汽船與一·八〇二隻帆船均破損到不可再行修理之狀態。

有一九二一年來蘇維埃政府已經竭力的從事修理這些破船了。在現在的時候，內河商務艦隊已經建立起來了，內包括三〇六·二七五實馬力的一·一〇九艘汽船，與二·七二〇·〇〇〇噸數的二·六〇四隻帆船。

爲要補充帆船艦隊起見，政府決定於一九二六年建築二九二隻鐵的與木的商船。在現在的時候，有

一共載重一三九·一六八噸的二一六隻商船正在建造之中。其總共船隻總可於一九二七年內定成。道路交通部所計劃之五年內的造船程序，包含二〇七·五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總費用。

自從一九一八年來，內河航艦之貨物運輸已有穩固的增加。在一九一八年運載七·二〇〇·〇〇〇噸貨物；一八九九年為七·六一〇·〇〇〇噸；一九二〇年，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一年，一三·九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二年，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三年，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四年，一八·七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五年，二二·九五〇·〇〇〇噸；一九二六年，二六·四〇〇·〇〇〇噸。戰前的平均數為四四·二六〇·〇〇〇噸。

海上運輸事業亦有長足的進步。一九一三年海運貨物總數為三三·八〇〇·〇〇〇噸（是指全俄羅斯帝國而說的，內有幾個地方現在不屬於蘇聯）至一九二一年跌至三八七·〇七二噸。至一九二四——二五年其數已增至一二·九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四——二六年內又增至一六·五〇〇·〇〇〇噸。

一九二四年來蘇聯各口岸之海上運輸之分配如下
(千 噸)

	沿海貿易		外國與長距離之沿海貿易			
	1924—25		輸入		輸出	
	1925—26	1924—25	1925—26	1924—25	1925—26	
白海與北冰洋	189	188	211	219	1,074	984
巴爾的海	40	29	739	527	734	756
黑海與阿速夫海	1,249	1,926	519	212	3,325	4,839
太平洋	109	145	96	143	980	1,388
裏海	3,533	5,010	105	71	68	92
總數	5,070	7,298	1,670	1,172	6,176	8,119

重造商船已是蘇聯經濟當局所遇到之最艱難的一個問題。‘白俄’將其所能着手的海船焚燒，擄洗或攜之而去，故其所留與蘇聯者祇不過一半之噸數。而且這還是受重損的與破舊了的。但是修理工作馬上就開始了，沉沒者是撈救起來，損壞者是仍舊修成爲海船了，新的造船程序是議定了。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程序準備建造十九只航海船，計有六四·三五〇噸。此外又向德國購造十只輪船。

在蘇維埃政府已開始改進水上運輸之計劃中最先的一個，是聯接伏爾加與唐河的一條運河。這條運河是從唐河的沙蘭不泰(Sarepta)到斯丹林格列(Stalingrad即先前之蔡立真 Tsaritys)附近之蘇麻夫斯基柯豆(Shumovsky Khutor)的。其總長的有六十二哩。除解決地方運輸外，此河並爲唐內茲盆地與中部俄羅斯，西北部及烏拉等工業中心區間之一條運送水路。其開築費估計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與伏唐運河之建築有關者，是將在南部產穀之主要海口羅斯托甫(Rostov)建一深水港口。其計劃

規定沿塔干洛格海灣南岸從唐河口到馬里烏拉勒墨里的安 (Mariupol meriadin) 浚挖一個深二十二呎長八十哩之海峽，此同一計劃又包含深水碼頭之建築，唐河水閘之設置與現代的穀類吊重機(elevators)之建置，藉以經理其口岸之穀類的輸出貿易。即在早年此條運河之運貨流轉估計每年有五百萬噸之多。

另外一個計策規劃馬利斯克(Mariisk)運河之改建，這條運河與伏唐運河相伴者，將為從西比利亞分支到列寧格列與羅斯托夫的一條便宜路線。在改進水路的一般計劃中，亦包含一個西比利亞的水路問題，即建一水道以便從西比利亞把貨物輸出外洋的問題。

蘇聯境內有三個航空公司，其路線之長總在八千哩以上，聯通聯邦之歐洲與中亞細亞區域內的一切重要商業地。莫斯科，下諾弗哥羅與喀散 (Kazan) 間；莫斯科與列寧格拉間；卡可夫 (Kharkov) 與敖得煞 (Odessa) 及到克利米 (Crimea) 各城間都有許多航空路線。中亞細亞飛行線經過基發 (Khiva) 泰下 (T

ashons) 忒梅與杜先白。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間，一條 Tashkent-Samarkand-Termez-Dushambe 間的航行線開始了。從最後的一站每二星期飛行到柯利不(Kulip)與沙萊(Sarai)一次。另一條新近開設的航線是聯接味克尼亭斯克(Verkhniutinsk)與烏格(Urga)的。

俄德航空公司 Deruluft 也是航行莫斯科與柏林之間的，——線長一、一三七哩，需時十六與十七點鐘之間，包括停降的時間。此線包含乘客運貨與郵政。從莫斯科到柏林之乘客費為三百馬克，可准許乘客攜帶十基羅格蘭重的行李。柏林與海參崴間之定期飛行線亦將建成，其間距離在五千哩之上，在莫斯科東面的停機場正建築於鄂木斯克(Omsk)與依爾庫次克(Irkutsk)二地。

一切共公共交通之行政與管理都在郵電部(Commisariat for posts and Telegraghs)手中。其職務包含電話，電報，無線電話與郵政。其工作有二方面，一方面執行，管理，與擴張其現存的交通方法，另一方

面是建設新的交通方法。牠的工作非但是蘇聯經濟發展中的最艱難而又最重的一種事業，並且是文化發展中之最艱難而又最重要的一種事業。

一九一九年七月間收回國有的電報事業現在正在穩固的擴充，在各重要城市中及各城市間幾乎均有電線之鋪設。在一九二六年電話線有二三·〇〇〇哩，而一九一三年全俄帝國所有者，祇不過九·一四六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其在應用中之電話機數有一七一·〇〇〇個。這個數目仍舊是很小的，以後將繼續的增加，並計劃在三年內全國各區均有電話之裝置。

一九二四年年終時，電報像有三七四·五二九哩，一九一三年俄帝國在現在蘇聯的區域內所有之電報線祇有二九二·三四九哩。在同一時期內電報機之在應用中者有八·二六〇個；收理之存機有一·五六〇個；教授機三六七個；及須待修理之機器二·五九二個。

電話與電報事業在經濟上都是獨立的。在一九

二六——二七年望有三百萬純利之收入。

無線電話也正大大的用爲交通方法之一種了。除小電臺不計外，現在蘇聯境內有二十六個大電臺。其最大者爲列寧格列無線電話臺，其電力正漸漸從十基羅瓦特增至五十基羅瓦特。現在的電力已達至十八基羅瓦特。假如這個電力完成時，可說是歐洲最大的電臺，電波非但可廣達歐洲各地，並還可直達美洲呢。其他大電臺廣佈於莫斯科，脫佛 (Tver)，庫爾斯克及其他城市。一個實驗活動臺已在庫爾次克鐵路上建築起來，這個能够廣佈到一九〇哩之距離。在遼遠的阿堪遮 (Archangel) 區有二個地上廣播臺已在建築，有三個是在船上的。另外一個電臺又正在西比利亞極東北部烏斯脫堪察加 (Ust Kamchatka) 建築了。

據一九二六年春季之報告，在應用中之無線電話收音機有二二五·〇〇〇具，一月間有二五·〇〇〇具之增加 (7)。有許多的收音機是爲教育的目的而正按期設置於鄉村閱書室中與工人俱樂部中。

郵政在像蘇聯這樣的一個國家中是特別感困難的，因為土地過於遼闊而鐵路又不十分密佈。所以蘇聯除現代及最新的郵政遞寄方法，如鐵路，飛機，與汽車等外，有許多地方其郵件是需要馬與駱駝遞送的。在極北地方，郵政局是利用狗的，有時甚至是利用馴鹿以遞寄郵件的。航空郵政之發展是特別的迅速。在革命以前是無所謂航空郵政的，但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已有二·八〇〇哩長的航空郵線，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終已有三·九〇〇哩長的郵線。

一九二四——二五年蘇維埃郵政局所經手之郵件總數是戰前的百分之八十。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則已超過其戰前的記錄。

重建城市中之郵政局已無多大之困難。但在鄉村區域，郵政事業倒是很危急的問題。

蘇聯境內住民之地有三六〇·〇〇〇處。在革命以前全國之農業區事實上完全無郵政可言。在一九一三年農民之與郵政發生關係者祇佔農民總數的百分之三，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中，城市與鄉鎮之通

達郵政者有九·〇三〇個。至一九二六年增至二〇二·三六五個城市與鄉鎮，包括聯邦總人口百分之八十。

農業區發出之信件亦很迅速的增加。在一九二四年農業區之信件佔總信件的百分之十八。在一九二五——二六年之第二季，其比例增至百分之三十。一九一三年鄉村信箱祇有二·八〇〇個。當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其數增高至六四·〇〇〇個。

爲要更接近遼遠的農村區域起見，蘇維埃郵政局創設一種叫做‘車上郵政局’ (Post Office on wheels) 的新式巡迴郵局。郵差人數，包括乘車的與步行的已達到一二·五〇〇人。

鄉村郵差所派定之路長平均自十二哩到十三哩。他們繞行本區之各村每星期約爲二次。除了純粹之郵政事業外，鄉村郵差并代收報紙與雜誌之訂閱，與分配各村所需要之農產品，他又常用以改進農村文化生活之其他地方的。

因爲活動範圍的擴大，郵政局近年的收入已有

極大的增加。在革命初幾年郵政局是受政府之補助的，但現在郵政局却能賺贏利以補助國庫了。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將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歸給於國庫。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郵政局之收入可望達到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不像一九二五——二六年樣的祇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

戰爭與革命所與蘇聯經濟打擊最大者莫過於運輸與交通事業。蘇聯經濟當局沒有其他地方是像這樣更艱苦的努力，但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比得上的。

第八章

國內貿易與國外貿易

蘇維埃政制之經濟的成功大部可由下列各項觀察之：必需品之分配給需要者；國內人民不要的過剩貨物之國外的銷行；及在國外市場購買機器及其他為蘇聯工業化所必需之貨物。

俄國革命所引起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工業中心地的工人與農人及鄉人間的密切關係之建立。這樣一個滿意的關係祇有在城市工業品與鄉間農產品間之適當的交換關係造成後才能建立起來。所以一個精密組織的與妥善管理的貿易機關是蘇維埃國家遂

成功的一個基本要素。

自從採取新經濟政策到一九二五年十月，與外國貿易及分配貨物於本國市場的問題是由二個機關即國內貿易部與國外貿易部所管理與經營的。但這二部的密切關係不久即覺有集中與聯合為一部的必要。所以在一九二五年牠們就合而為一個國內與國外貿易部了。

此種聯合是於謀得國內與國外商業間之更大的效率與統一有關係的。這個並有更遠的目的，謀國外貿易與國家經濟各部更為接近，調節先前時相衝突之各種商業組織之工作，使貨價之管制及國內消費與輸出間之關係有更佳之方便。為要使經濟組織聯合得更加緊起見，所以現在有一個聯合最高經濟局及國內與國外貿易部之工作的運動。但到現在這個提議還不曾見諸實行。

國內貿易

在大戰爆發以前，俄國之國內貿易是不受國家管理的。大生產機關，農人與城市人民間之貿易關係

是各自獨立進行，不受國家之制取的。國家祇不過由財政當局收集貿易稅而已。

一九一三年俄國之國內貿易總數爲一八·五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除了於和平末期時不屬於蘇俄管理之三〇〇·〇〇〇方哩面積與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外，在蘇聯現有區域內之一九一三年的國內貿易總量是一五·二六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俄國國內貿易是與其他國家經濟事業同樣的受歐戰之破壞的影響。阻礙輸入的封鎖使工廠出產不相連接。戰爭又破壞工業之常態。此外運輸機關之破壞阻止供給品之運送，而小量貨物之適當的分配仍通行於市民中。

故其結果，在市場上出售之各種貨品都大大的減縮。糧食與製造品是很少的。物價飛漲起來。一九〇九——一三年間穀類之在市場出售者平均每年計有一·一〇〇·三三一·〇〇〇布特。一九一四年的總量跌至八〇二·七八九·〇〇〇布特，一九一五年的減到五四二·〇九九·〇〇〇布特，⁽¹⁾或爲戰前五年

中平均數的一半以下。很明顯的一個貿易恐慌是正逼近了。

在一九一六年政府企圖購買農民之過剩穀食並建立其分配機關，藉以遏止普遍不滿的高潮。並計畫把此種節制擴張到其他貿易機關。但已嫌遲了。在新方法實行之前，三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即已爆發，舊制度是被推倒了。

當克倫斯基政府時代，其政府企圖限制國內貿易之自由與管理貨物之分配。在供給人民尤其是兵士與城市居民之糧食的努力中，臨時政府建立穀米與麵粉之專利，糧食祇給與那些持有糧食票的人民。以後又想同樣的辦理製造品，可是這個企圖是失敗了。在大體上政府管理商業的企圖祇發生極少之滿意的結果，就是有改善的變革那也是很少的。

當蘇維埃取得政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與採取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時期間，在公共市場中自由買賣之國內貿易是不存在的內戰，封鎖與國際干涉所造成的局面使蘇聯不得不建立戰時共產主義的

政制，在這個制度下糧食與製造貨是逐日分給的。所以國內貿易是與其他國家經濟事業一樣的代以一個國家收集與分配的制度了。

在這個三年半的時期內農人之過剩供給是被國家官員所徵發了。生產之調節是在最高經濟局手中；工業出品之分配是一個專設之分配機關‘供給部’(Commissariat for Supply)的職務。

工業上的一切出品都歸集於供給部，每個生產機關亦由國家供以繼續活動所必需之燃料與原料。貨物與糧食是由供給部用糧食票 (Ration card) 分配的，可不用付錢。供給部所能收集的這些供給品——鞋，織物，火柴，鐵器，釘，及其他東西——部分給到農民的手中去，以交換其小麥，五穀及其他農作物。

但工業生產之破壞，使兩者間之對等的交換已是不可能了。供給部不能收集充分的製造品以交換農人的農產物，假如軍隊駐紮田野間及使城市居民不至於餓斃，則這些農產物是絕對必需的。所以徵發

的制度接着起來了。一九一八——二〇年間農產之被國家如此沒收者計年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2) 農民所收得其被徵貨物之代價是跌價的紙票，這是不能用以購買農民所需要之製造品的。所以這個糧食政策實際上是包含沒收的意義。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雖然有一個法令宣佈貨品之自由交換是非法的，但私人貿易並不因此而全然消滅。不願觸犯此律須受嚴重之懲罰的事實，商業仍在大城市中秘密進行，雖則其規模是必需很小的。但因為牠非法的與秘密的性質，所以要想計算或甚至估計其確切的比例都是不可能的。

當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合作社的活動也是很受限制的。在一九一八年九月貨物缺少達到最高點時，政府發出一個法令強迫合作社將其所有的一切貨物都分配於人民之間。一切合作社在事實上就成為供給部的附屬物。農業與手工業合作社成為供給部的收集機關。消費合作社在供給部的指導下成為貨物之供給與分配的國家機關，牠的社員在一九一七

年有一一·五五〇·〇〇〇人，到一九一九年已增至一八·五〇〇·〇〇〇人。合作社的組織是獨立的，但是爲財政部(Commissariat for Finance)所資助的，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法令又規定其帳目是包括於國家預算之中的。但合作社的獨立活動已經停止，其一切工作都依照國家經濟團體尤其是供給部之需要而進行的。

在一九二一年春季政府承認有根本改變其國內貿易政策的必要。當內戰與國際干涉時期內屈服於徵發糧食政策下的農民在軍事危機已經消滅時候，遂大起而反對這個政策。他們限制糧食之生產，祇求滿足其自己之需要，剩餘產品則小心地祕藏起來，不使政府收集機關見而徵去。所以政府就決定改組商業，謀與新經濟政策相吻合。

其第一步工作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是准許農民得自由處理其剩餘之貨物。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一個‘以實物稅代替糧食與畜草之強迫徵發’ (3) (Introduction of the tax in kind in substitution

for the forced levy upon food stuffs and fodder) 的法令是頒發了。因此徵發的政策是代以實物稅 (tax in kind) 了。此稅納過後，農民得自由處理其一切五穀，農產品與原料仍舊在他自己的手中。

大約在同一時候用貨幣之國內貿易是重新恢復了。地方之另售貿易仍舊認為合法，合作社與私人商業家都有從事商務活動之權利。

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期，國家之財富有限，遂決定集中此少數財力於恢復工業之主要資本，完成電氣化之程序，救濟災荒，及其他重要之社會的與經濟的事業上。國家所有之可用的資本都用於此種事業上，再沒有留給商業活動之餘錢了。故國家不得不讓大部的國內貿易事業落入私人資本家之手中。私人商民遂馬上在各地開始出現，開展其長久停滯之貨物，這是以貨幣售賣的。

在一九二三年私人貿易是達到全盛時代了。這非但佔另售貿易總數中的百分之五八·六，並在批發業方面也得到一個立足點。那年幾乎有批發貿易的

百分之二二是私人經營的。在一九二三年全國獨立的貿易機關數目中，城市內的百分之九四·二與鄉村間的百分之八四·五都是私人資本家所有與經營的。(4)

自一九二三年後，從事國內貿易之私人資本已經是漸漸的失敗了，其貿易百分比與資本流轉總數相較是正在繼續的減低了。但牠仍舊維持其降下的地位，最近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的一個議決案宣佈說，“一個重要的地位是公開給私人貿易家了。”(5)

但在擴張經營國內貿易之權給私人資本家時，國家決不取消這個營業的。在無論何時，國家研究未來之情勢，於是著手管理與指導其走入牠所認為與社會化的國家經濟最有益之一方面。國家此方面之成就不在於對私人商業之強制或‘禁止’，而在國家商業機關在市場上的許多經濟活動。所以國家對各種物價之規定執行極大的影響。國家建立以公平對農民與集中糧產於國家分配機關手中之國家穀食收集

機關。投機事業是絕對禁止，並受嚴重之處罰，並想各種方法以保障消費公衆之安全。

此外，工業恢復後國家新提加是組織起來了，牠很活動的開始爲國家利益而從事商業上之活動。許多的國家托辣斯也建立其銷售機關，並各獨立地出售其物品。此種組織在批發業方面尤見著效，其資本流轉已經迅速的增加。還有特別的國家貿易機關也已經建設起來，其股份完全是握在國家機關與企業手中的。政府實行此政策的結果，是“在一九二四年計有二五〇·〇〇〇個私人商店是溶解了。”⁽⁶⁾但後者仍有許多未得必需照會，而以各種方法繼續活動。

國家貿易機關之發展大部屬於批發事業。在另售貿易方面合作社已穩固地先佔其領域了。

在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後的幾年中，國家對合作社商業活動之政策有極大的改變。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議決，“以後應更注意合作社之需要，黨與國家都應與以極大的補助，”與“合作社須使之成爲國家經濟當局與小農生產者間的主要鎖鏈。”國家的政策

已經依照這個決議而修改了。

在共同抑制私人商業的鬥爭中，國家的政策是讓給合作社以一個在貨物分配中的重大地位。合作社與國家分配機關間之衝突大部是被相互從事其合於活動之事業的一般協定所消滅了。國家工業以其一部的出品移與合作社出售。現在有一個集中一切工業於國家手中與將其一切出品歸與合作社分配的趨勢。消費合作社活動的財政是其本身的資金，和國內與國外銀行之信用，及貨物信用與長期國債。合作運動承認牠“一方面是代表組織的消費者之利益，另一方面是由經濟的政治的鏈鎖緊繫於蘇維埃政制之全部，所以這可抑制與所言制度相反的私人貿易。”(7)

當一九二五年年終時國家銷售機關與合作社之聯盟在國內貿易市場中已獲得一個戰勝私人商業家的位置。這個優勢的範圍可由下面批發與另售貿易之數目說明之：(8)

蘇聯國內貿易(百萬盧布)		(A) 批發貿易		(B) 零售貿易	
國營	合作社營	總數	總百分比	總數	總百分比
1923—24.....	2,459	3,677	78.2	1,030	2.8
1924—25.....	3,500	9,151	90.5	644	9.5
1925—26.....	5,100	9,482	90.6	981	9.4
1926—27(預計)6,304	5,406	11,710	91.0	1,159	9.0
國營	合作社營	總數	總百分比	總數	總百分比
1923—24.....	566	2,081	41.4	2,946	58.6
1924—25.....	1,355	3,841	55.7	3,056	44.3
1925—26.....	1,754	6,124	61.2	3,879	38.8
1926—27(預計)1,992	5,452	7,444	64.5	4,087	35.5

在一九二三——二七年之間，批發與另售貿易之總量有極大的增加。社會化的貿易之百分比也已經增高了。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大約批發貿易的五分之四與另售貿易的五分之二是社會化了。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其比數已經增加了，批發業增至十分之九，另售業增至五分之三。這二種貿易之增加都不會間斷過。在一九二五——二六年中私人商民所經營之批發業不及十分之一，另售業不及五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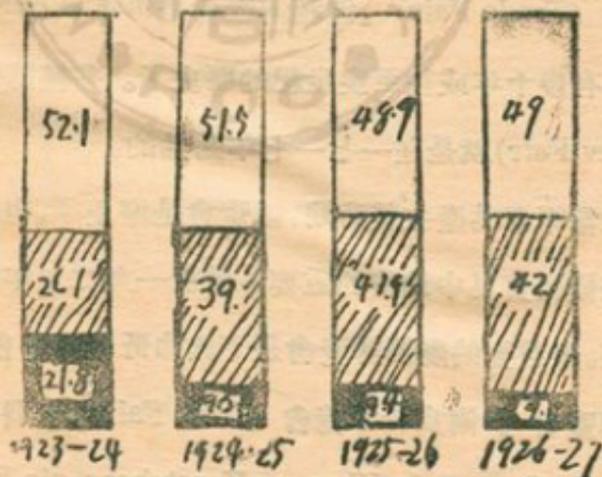
俄國國內貿易之一個特別有趣的組織是商業博覽會 (Trade Fair)。這種博覽會是每年舉行的，有些已有幾十年或甚至幾世紀的歷史了。基輔博覽會 (Kiev Fair) 就是在一七一七年開始的。

當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博覽會是停止了，但因為其在國內貿易中地位的重要，就於一九二二年重新恢復。最重要的幾個博覽會是下諾弗哥羅博覽會，巴庫博覽會，伊爾皮脫博覽會 (Irbit Fair)，卡科夫克累脫扇堪亞博覽會 (Kharkov Krestshenskaia Fair) 及基輔渾脫賴克脫佛亞博覽會。國家為要鼓勵博覽

會起見遂豁免他們許多的科稅，減低其運費，及給與其他有利於博覽會之發展的特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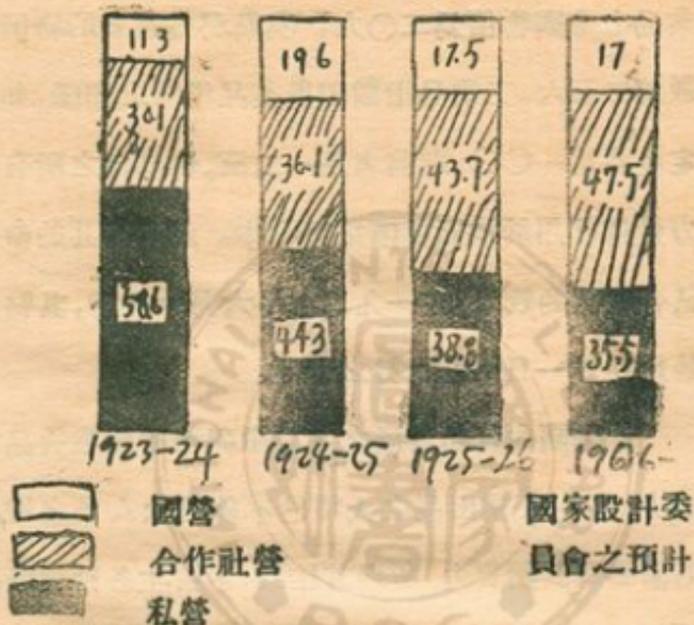
未了，我們應當說一說物價問題了，一九二一年慘酷的災荒農產品之缺少已使糧食價格大漲，而農業品之原費則大為低落。但恢復原狀後，一個相反的傾向起來了，農產物與工業品之價格互相倒轉。工業品貨價大增；而農產物之價格則低落下去。自一九二四年的局勢是變成這樣的尖銳了，一尺棉布如戰前樣的須費農人二倍的穀產。

蘇 聯 之 商 業
國家合作社與私人營業之百分比
批 發 貿 易



國家設計委員會之預計

另 售 貿 易



經過更大的勞動生產力，電氣化——及其燃料費之終結的減低——商業機關之改進及贏利之減低，蘇維埃府政在減低製造品之原費方面已經獲得很大的成功。但不願一九二四後已經實行之減低價格政策如何，其製造品之物價指數與戰前價格相比時，仍然是很高的。據莫斯科 Conjunction Institute 所收編之統計，一九二五——二六年工業品之全國

物價指數(一九一三年的等於一〇〇) 爲二五七；農業品之全國物價爲二〇九；莫斯科另售費的物價指數爲二三六。工業品指數對農業品指數之關係，如假定後者爲一〇〇，則前者是一二三。貿易部之所有的力量都已用於減低貨價之努力中。政府給其的命令已有這樣的效果，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時，其物價是比一月一日的低百分之十了。

蘇聯國內貿易發展之主要阻礙物是製造貨品之短少。近年工業出品之大增已不能趕上人民之增高的需要與其購買力。所以其結果，常發生各種製造品之連續的短少而國內貿易之進步也因之而遲滯了。後者必須要步法其他經濟機關所取之方法。同時政府在不用私人資本之集積而處置農產物與工業品之交換的事業中，是正獲得很大的成功了。

國 外 貿 易

蘇聯之國外貿易已經是完全社會化了。在國內與國外貿易部之指導下，國外貿易獨佔之建立是蘇

維埃經濟政策的一個不可變易的原則。與蘇聯作買賣之外國商家，其一切交易事件須與政府設立及對政府負責之機關接洽。

在戰前幾年俄國國外貿易是常常增加的。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一三年輸入與輸出都繼續的擴張。國內有自然財源與原料之無限的供給及可驚的農業生產力，因之輸出之增加極為可能。至於輸入之增加是因為俄國尚在工業化初期的原故牠不能從其國內之工廠供給其人民以製造品，又不能建立有必需之裝置與機器而開始發展之工廠。所以大部有賴於滿足此種重大工業需要品之輸入。

在戰前五年時期間，外國資本家極注意到工業未發展之俄國的潛在的利益。因此非但投資是很迅速的流入俄國，即機器，工具及其他工業裝製品亦均大批的輸入。但在這個時期，輸入仍舊是很遲滯的。所以在一九〇年與一九一三年間，貿易之出超是從一九〇九年的五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降至一九一三年的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一九一四

年上半年的輸入實際上已超過其所輸出之總數。(9)

當戰爭時，俄國之輸出已降到其通常數目的一個極小分數。非但其生產能力減低，俄國還須把其一切糧食與工業品供作軍用。同時俄國之羸弱的工業生產力不能供給軍事活動所需之戰時原料的需要，於是這些用品是必須從其聯盟國輸入了。一九一三年有一·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輸入，至一九一七年其輸入遂躍至二·三一六·七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同一時期內，輸出從一·五二〇·一〇〇·〇〇〇盧布降至四三六·九〇〇·〇〇〇盧布。(10)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建立蘇維埃政府後至一九二二年外初端，即在國外干涉時期中，聯合國宣佈封鎖俄國，並圍以防赤隊，(Cordon saulaire 原意為防止疫癘流行之軍隊。) 俄國貨物之輸入與輸出，列強均加以嚴行禁止，即醫學供給品之出入也不准許。故俄國之國外貿易在此時期內可說是完全停止了。

至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巴黎之最高會議決議取消封鎖俄國之政策，俄國與各國間之商務關係遂

重新建立起來。歐洲各國一個個的都與俄國訂立商業協定或條約。其最先訂約者是一九二〇年春季之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在五月間一個貿易協定是與瑞典簽字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經過很大的爭論後，大不列顛遂簽字於英俄商業協定 (Anglo-Russian Trade Agreement)。德國於一九二二年四月與俄國訂拉帕羅 (Rapallo) 商業條約，在以後三年中同樣的條約是與歌亞各重要國家訂立了。

國外貿易馬上就恢復了。其復原是遲緩的，但貿易是繼續的增加，到一九二五——二六年國外貿易資本流轉總數達到大戰爆發前一年的總數之百分之四十九以上。*

* 減至一九一三年的價格，其一九二五——二六年之資本流轉是戰前五年間平均流轉的百分之三四·二，但在事實上蘇聯之實情較此數所表示者為好。因戰前統計包含全俄羅斯帝國 (包括現在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

陶宛，波蘭與比塞拉比亞之大部)國外貿易之資本流轉也。關於一切貨物運到少數商埠而分配於全國的國外貿易，要想收集現在蘇聯境內的戰前統計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新經濟政策之採用並不影響於國家之國外貿易的獨佔。國家機關繼續行使其對於國外貿易之完全管理權。私人之經營國外貿易者，祇限於某一種交易之特別給與的特許事業。

這個國外貿易之獨佔是由國內與國外貿易部所指導的。這個貿易部在國外有通商代表與商業代理機關，同外國商家與私人之買賣活動都是由這些機關主持的。自一九二二年五月以來，此貿易部之職務大部是行政的與指導的性質其商務上的活動是由一個特別組成的國家貿易局(Gostorg)與國家為國外貿易而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所主持的。

人民貿易委員會之主要職務是：(一)為聯邦利益以發展及維持與外國之商務關係；(二)擬看一個蘇聯之輸入與輸出的全盤計劃；(三)輸入與輸出計

劃之實行及與此執行有關的處理之監督；(四) 聯邦關稅政策之提出與執行；(五) 從事國外貿易的混合公司或其他公司之組織，及關於處理某種國外貿易應基於特許制與某種應基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法規的討論；(六) 監督，處置與管理一切制度，機關與私人所經營之國外貿易；(七) 在運輸，納於倉庫與保險等方面保護國外貿易之利益；(八) 行使商業港口之管理權。這許多的權利與義務使貿易部站於一個完全控制國家輸入與輸出活動之地位。

貿易部之外國貿易一部分包括人民貿易委員 (People's Commissar for Trade) 與其同僚 (Collegium)，一個秘書處及七個事務與經理局。

人民貿易委員與他的同僚是負責指導與處理整個之國外貿易的。關於聯邦國外商業政策之重要問題由他們決定。秘書處處理通常事務與監督貿易部所發佈之命令，訓令與其他事件之執行。這七個事務局都是專門的部分，每局有單獨的職務，如行政，調節，法制經濟，財政，運輸與稅關等是。

在蘇聯境內經營國外貿易之權由下列各團體分享之：

(一)貿易部之商務機關。包括國營輸出入貿易事務部，這個是全在蘇維埃境內活動的，及在外國之通商代表。後者執行貿易部與其駐在國之買賣程序。

(二)國家之經濟企業，如國家工廠，礦產等。國家准許其在國外出售其所生產之貨品其購買其活動所需或用以供給其工人之原料。此種購入之貨物與原料是不准許再賣出去的。

(三)國家銀行及其他信用機關。他們有權在國外出售其輸出品，這些貨品是已經提為他們所預付之債款的担保品與為合法要求之延不付款而沒收了的。他們又可出售其本想輸入而未果的外國貨物，在這些貨物上他們已預先付出款項，此種貨物之輸入以後是不可能，而且這又不曾由債務者或通商代表機關所清理。故他們又有權把其合法之要求過付給外國銀行。

(四)合作社在貿易部所規定之範圍內，可准其

在國外從事貿易之活動。

(五)股份有限公司。這是經過勞動國防局之批准而由貿易部組織的。他們有全為國家出資的，有為俄國與外國資本家之混合公司，有純為外國公司。但此三種組織都服從私人企業之同一規則，每種國外貿易均須得到准許權。有外資加入之公司的組織須經過特許權總委員會 (Chief Concessions Committee) 而得到人民委員會之批准。

(六)她一切國家制度，機關，與私人等祇要得到貿易部之准許均可從事國外貿易之某一種事務。

貿易部之在外國的代表是旅外的通商代表 (Trade missions)。他們同時是蘇聯在各該國的正式使節之一部。他們是經貿易部之介紹而由人民委員會議決指派與召回的。在指派與撤換時，也須與外交部商酌辦理。

旅外通商代表之在駐在國外工作，是負貿易部與該國之商家及私人之商務活動的全責。牠並須向其國內機關報告該國經濟情勢，調查該國與蘇聯間

商業之可能性，計劃商業協定與協議，及監督混合公司，俄國公司與俄國其他機關和其所在國之商業上的活動。

在未與蘇聯建立政治關係之各國間，則設有旅外通商代理機關 (Trade Agencies)。他們每件事的工作是由貿易部分別規定的，雖則這大部是調節的性質，但他們在政治環境所久許的國家，也從事於商業上之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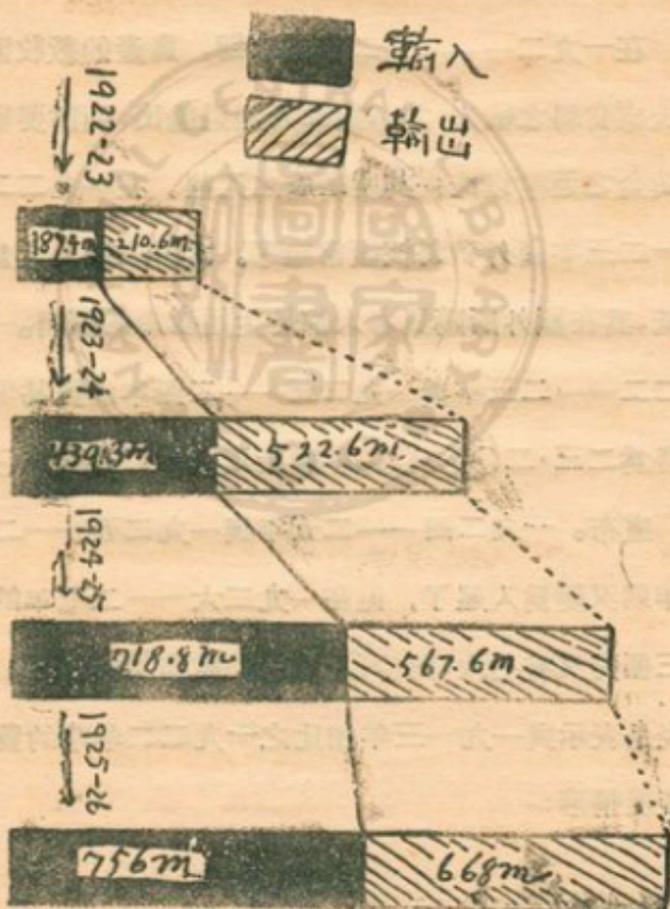
國外貿易之財政是由許多國家信用機關尤其是由國外貿易銀行 (Bank for Foreign Trade) 所管理的。這個銀行是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專為資助國外貿易之目的而建立的。這是像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而組成的，其大部股金都握於與國外貿易有關之蘇維埃的經濟團體手中。其資本金初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現已繼續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其事業都為短期借款而不用貨品。牠的顧客大部為國家機關，因為全國大部分的輸出與輸入事務都是由牠們主持的。

一九二一年戰事停止後，國外貿易之復原馬上就開始了。從一九二一年初期的完全停頓，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已經增到一·四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

在一九二一——二二年的末期，農產的歉收需要大宗食料之輸入，其結果輸入超過輸出，而需要國外黃金之運輸以掩揭其所造成之入超。在一九二二——二三年國外貿易恢復常態了。食料之輸入大為減低，其在國外所購買者大都是生用產用的原料。一九二二——二三年與一九二三——二四年的貿易出超各為二三·二〇〇·〇〇〇盧布與八三·三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四——二五年與一九二五——二六年則又變為入超了，但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首三個月又有七六·四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出超了。下表是表示與一九一三年相比之一九二二年來的貿易發展情形：

蘇維埃國外貿易

1622—26百萬羅布



年 份	輸 入	輸 出
	(盧 布)	(盧 布)
1913	1,374,034,000	1,520,133,000
1922—23	187,400,000	210,600,000
1923—24	439,300,000	522,600,000
1924—25	718,800,000	567,600,000
1925—26	756,000,000	668,000,000
1926—27(第一季)	131,900,000	208,300,000

一九二五——二六年在歐洲之資本總流轉爲一
 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亞洲的總計爲一六
 〇·五〇〇·〇〇〇盧布。(11) 一九二六——二七年
 第一季之出超爲七六·四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
 二五——二六年第一季的入超爲二九·〇〇七·〇〇
 〇盧布。一九二五——二六年與各國貿易之大部的
 分配如下表：(12)

蘇維埃之國外貿易

1925—26 (百萬盧布)

國別	總數	輸出	輸入
英國	312.5	187.1	125.4
德國	283.2	111.0	172.2
美國	144.9	25.0	119.9
荷蘭	87.8	21.0	66.8
波斯	68.4	32.3	36.1
法國	58.8	39.8	19.0
意大利	56.7	33.5	23.2
中國	30.7	13.1	17.6
比利時	20.5	18.6	1.9
波蘭	12.3	3.1	9.2

政府關於輸入的政策是集中於工業所需之原料品與能使其國更進而工業化的機器之購買。政府企圖以在國外銷售之糧食的代價盡可能的購回這些貨物。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原料之輸入值為二七一·

六〇〇・〇〇〇盧布；半製品爲一四七・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工業機器七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農業機器五八・三〇〇・〇〇〇盧布。自從革命以來這些數目每年都有增加。而他方面食料之輸入，則從一九二四——二五年的一六六・七〇〇・〇〇〇盧布降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三八・八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五——二六年之總輸出六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中，農業品佔四二六・九〇〇・〇〇〇盧布。

蘇維埃之國外貿易是能繼續着擴展了。正和商業雜誌(Journal of Commerce)的編者所說，“現今俄國商業的問題，是如何的使在短時期內加倍其現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國外貿易。”⁽¹³⁾

在現在的時候蘇聯希望能在國外市場定購大批的機器與其他生產器械。她是爲稀少財源與缺乏充分的信用便利所阻礙着。最近在給許信用購買蘇聯用以促進其國家經濟發展之機器與原料的事件中，有一個明顯的進步，尤其是在德國與美國之商家間，是很可注意的。

第九章

財政銀行與信用

假使離開了：一切的環境，那財政，銀行和信用就不能存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反之，那就足以應環境本身的需要和影響一國的經濟生活。貨幣制度也能影響環境的經濟健全，若附隨于有生氣的生產上和貨物的週轉裏，那末，貨幣制度是站于穩固的基礎上了。蘇聯的財政制度影響經濟組織的變遷，與生產，國際貿易，適合的預算，和其他聯邦的經濟團體之變動。

在革命前的俄國地主事業與幼稚之資本化的企

業是並列的生存着；國家信用機關的組織是滿足工業和農業生產上之需求的。

除了發行銀行(Bank of Issue 或國家銀行 The State Bank) 之外，革命前的金融機關包括二種銀行：‘抵押銀行’ (Mortgage Banks) 為地主的通融機關，及‘商業銀行’ (Commercial Banks) 供工商界的運用。‘信用共濟社’ (Mutual Credit Companies) 等小機關佔了不甚重要的地位，其原則是根基於社員間互相之負責上的。

抵押銀行主要的營業為私有大地產與城鎮房屋之保證放款。從事此項營業的國家銀行計有二個：‘貴族銀行’及‘農業銀行’，還有股份組織的抵押銀行計有十個，幾個‘市立信用社’，及其他小規模的抵押機關。一九一六年私產的地主欠該上列銀行的負債總計三七二四兆盧布，而在鎮上的房屋又增加一八〇四兆。

商業銀行貸與工業界以短期信用放款。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俄國境內從事這項營業的銀行計四

十六個銀行，尚有八二二個分行和代理店，其中的三十三個是設于外國的。一九一六年，革命前一年，他們投資于貼現票據的計有一九六七兆盧布，而其放款計有一七四九兆盧布。

在戰爭與革命前三十年俄國國民經濟生活中所發生之國內重大變遷，即工業主義之侵略農業經濟的咽喉，已引起一八九七年貨幣之金本位幣制的建立。同年，法令規定國家銀行的發行紙幣權，其發行三百兆以下之紙幣不要現金的準備，此外發行須具十足現金的證據。

可是一九〇六年的初端（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國家銀行很少應用其無現金準備的紙幣發行權的。而其現金準備數額的宏大，和其他國家相差甚遠。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六日，宣戰之前，現金準備為那時流通之紙幣價值的百分之九八·二，但在他處百分之四十的準備，算是很大的數額了。

不過俄國這個表面似甚穩固的財政是建立于一個損害國民經濟組織之連續的內爭上，並很快的引

向破裂的地步去。極大的現金準備鞏固俄國資本主義在國外之地位。而其支持的方法則由於向貧農課以苛刻之稅；與裸麥白蘭地酒之政府的專利，及外國的借款等。

外資的流入，為長期國家放款，和貸與商業銀行的短期信用放款。借款利息之付與務須超過健全的國民經濟能力之貨物的輸出。而國家靠着輸進的外資及貨物，達到了其不能清償債務的地步，其清償債務的費用與利息等的支付，也要賴外資的輸入。在一九〇九年的國外貿易差額，為出超計五二二兆的盧布，到了九一三年祇有一四六兆盧布；至于一九一四年的上半，其貿易則為入超的了！

財政之最後紊亂，俄國的納稅者，君主派，和外國的債權人間關係之破壞是戰爭所促成的。君主派的生活已經是入不敷出的；其開支很速的增加，所以財政的潰崩是不可免去的事情。

戰爭致酒類販賣禁止，裸麥白蘭地酒的專利營業之收入損失甚大。德國的封鎖，阻止他們依靠他

國貨物的進口。這個破裂俄國的經濟組織，使商人和地主不能付稅負擔戰費和捐助大量的借款。農夫和工人祇有很少的剩餘，無論如何他們不慣於去購買債券。結果，柴皇政府僅有一條的出路；即印刷所和無準備紙幣的發行。此時，任何戰爭的國家，理財政策並不是這般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律，規定信用金紙幣的兌現是停止了。到了一九一六年的末端，那紙幣的數量很快的增加，計有六·五千兆盧布。當三月革命時，(一九一七年)柴皇政府在二年半內，約發行八·四千兆的紙盧布。

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不能阻止這種過分的紙幣發行。在短時間內增加二倍紙幣的流通——增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十六·五千兆盧布。這種不值錢的貨幣形成了價值的飛漲。他們在一九一七年的標準價格則為八倍于戰前的了。在鮑爾札維革命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盧布在倫敦市場的價值為三十哥比。

這是革命前破壞的財政組織。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札維握勢以來，直到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的施行，那蘇維埃的領袖們都希望無產階級革命能實現于西方各國而建設起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那握勢的人們很信仰世傳的理財方法是屬諸衰落的和廢弛的。在他們的地位上他們要以他法代之，就是用着勞力單位去整理理財的會計和統馭的制度。貿易的往來是直接以物換物，所以整理會計的方法，僅包括簿記罷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命令(舊式)規定蘇維埃政府清理從前的金融機關。一切銀行都歸國有，以及老的私有信用機關及老的國家銀行等聯合而為‘人民銀行’(People's Bank)但因為實行國家營業而認私有企業為非法，故其理財的方法靠着預算去整理，信用機關的職務都是不能顯著的表示了。最後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九日的命令將人民銀行順次的清理而合併‘預算會計部’(Budget Accounting Department)最後信用機關的解散，使一切交易的媒介物如支票，匯票，證券等，都消滅了。

在革命的初年，那客觀的貨幣變爲不值錢的了，而蘇俄的領袖也並不顧慮其範圍的擴大。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命令，人民銀行增加三三·五千兆盧布的發行權，銀行清理後，紙幣發行仍繼續進行。在一九二一年的中端，盧布的價約值七十分之一或千分之八十的戰前價值。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時期，國家的財富，除去發行紙幣而外，是實物的徵收。這實物的徵取爲國家預算表後之實力。他們強迫查收剩餘穀類，畜類，和其他農產品。工業品亦由國家收受和分配。工資則付以產品。紙幣的使用祇限于小規模的私有企業仍舊存在的幾個小地方。在大的地方那食料，織品和其他貨物等爲人民所認定的價值。一九二一年後，已用正式的糧食稅代替徵取制，不過因爲那時嚴重的工業恐慌與後有能力即刻的改革，所以徵稅仍爲國家預算的主要部份，等到一九二三年方才停止。

施行新經濟政策後，金融制度完全改組，而且建立一個新的基礎上。

依照新經濟政策而改組的經濟生活，包括一部份的私有生產之取消和在商業基礎上利潤之計算，即國營企業也是如此。所以這便鑄造鞏固價值貨幣為絕對的必要。這種幣制的建立經過二個時期，第一期是發行余弗涅資(Tchervontsz)，由一九二二年末了之新組織的國家銀行經營之；第二期就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到五月收回蘇維埃盧布的時候。

國家銀行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為一個完全的信用機關之活動。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給銀行以更大的發行紙幣力；因此，就變為發行的銀行，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開始發行余弗涅資。*新貨幣價值的規定，計為十個舊的金盧布，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貴金屬和穩固價值的外國貨幣，及其他容易銷售的證券為最低

* 金余弗涅資含一一九·四八二六呎純金，等於
美國五·一四六元。金盧布等於五一·四五六
七分。

限度的法定保證。國家銀行竭力使其‘硬’票數額大于法定的最低限度，並能維持其數額於百分之三十與五十之間。

可是國庫裏仍舊繼續發行和通行老的蘇維埃紙幣，這是和余弗涅資票並行的；這二種並行的紙幣計通行十五個月的時間，二者間並無怎樣的法定交換價值。政府在這個時間維持舊紙幣的原故是因為要填補預算上的短絀，所以發行了這般的紙幣。假使發行新的紙幣，那是很不方便的。

起初余弗涅資的價格很穩固的，一般人均信任之，同時，蘇維埃紙幣的價格是跌下去了。舊盧布的價值祇有很少的變動，不過十個盧布的紙幣為余弗涅資票所驅逐了。惡貨幣交換良貨幣的價格，是日日不同的，余弗涅資的價值稍漲，但不能長久的佔勢，因為新貨幣不久即得到一般的和普遍的公認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底，蘇俄政府欲縮少國家的貨幣，形成一個價值穩固的本位。國家的生產力也已復原。農業已回復戰前的力量。市場興盛起來，而俄國

的貿易差額，在一九二二年計有一八八兆盧布的入超，可是至一九二三年則有六一兆盧布的出超。一九二三年國家銀行現金的資本增加一百兆盧布，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國家所收到國稅計四五〇兆盧布。最後內戰和國際干涉也終止了。上列種種的原由，使政府相信清理蘇維埃盧布的時機終於到了。

因此，一九二四年二月和三月間通過了好多的法律，最後清理蘇維埃盧布及統一貨幣制度。二月間有一個命令准許財政部發行一、三、五金羅布的流通券。這些為法定貨幣，可是其數額僅限於國家銀行所發行的余弗涅資票數額的一半。二月十四日的法令中止了舊蘇維埃紙盧布的發行。但在五月十日前此舊盧布仍為法定貨幣，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可向人民財政委員會兌現，其兌現率為每金盧布值一九二三年的五萬盧布票（五萬兆老盧布）。同年六月後，舊蘇維埃盧布不再算為法定貨幣了。

二個增補的法令完成改革貨幣的過程。第一個為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所頒佈的國家銀行須承兌或

交換新的國庫券，並無什麼的限制，其率為十個金盧布換一個奈弗涅資。因此，國家規定一種法定貨幣及穩固價值的一，三，五個盧布的紙幣。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很少變動的金屬貨幣鑄造了，那法令訓令財行部發行銀的與紫銅的貨幣，後者計分一，二，三，和五個哥比，前者計分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個哥比，和一個盧布。後來又增加黃銅的貨幣，其值與紫銅相等。

自從組成現時的制度後，蘇聯的貨幣量始終在工業的發達和商品的週轉所保證的範圍內，這個政策的結果，貨幣數量雖然比較小些，但在他方面，則能繼續維持其在國內和國外匯兌上的法定價值。其增加的數量如下表：

年 份	盧 布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	二七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六二二·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一·一四二·八八四·七〇〇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一·三四三·一八四·三〇〇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一·四一二·六三三·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流通額之分配如下：

國家銀行的紙幣	八一二·二五九·〇〇〇
國庫券	四二七·四〇二·〇〇〇
銀幣	一六二·二五二·〇〇〇
紫銅貨幣	八·六八〇·〇〇〇
青銅貨幣	二·〇四〇·〇〇〇
共計	一·四一二·六三三·〇〇〇

戰前貨幣流通額爲一·九二一·七兆盧布；現在雖然農，工，商等行業已與戰前的相等了，可是貨幣流通的數量仍舊够不上戰前的數量。

新經濟政策也是促成銀行制度的改良，因爲要使國家和私有基金集中，同時又擴大信用放款與國有營業和農民。這很明瞭的，那新組織的企業，不能全恃預算之資助而活動。所以信用的需要，結果滿

漸造成一個完全的與國家管理的銀行信用機關。

因爲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中間，俄國沒有所謂銀行制度的原故，故國家急需重新建立必需的信用機關。所以在一九二一年九月間，財政部急速地爲國家銀行草擬了好多計劃。於十月三日這些計劃已接到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人民委員會頒佈一個設立新國家銀行的法令。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牠就在莫斯科開始經營，其條例中的主要目的是‘以信用和其他銀行業務的方法以促進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並以集中金錢交易與採取達到健全貨幣制度[的方法爲目的。’於是很快的就在國內設立分行和代理店。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已設立二十一個辦事處了。

在銀行開始營業時其原有資本爲國庫津貼的二千兆紙盧布，其價約值戰前十五兆金盧布。國外貿易的債務則以外國貨幣爲支付之具，借款者可分派往來的利潤，但借款者之償清債務須以用金貨幣。銀行

爲免除貨幣價格漲跌起見，將所有的財產交換價值穩固的資產。

銀行的信用票據漸漸兒復活起來了，和外國銀行也發生了關係；支票和清算的制度也運用起來。外國貨幣的價格規定了，可在國內市場兌換了。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允許銀行的發行權新單位的余弗涅資貨幣也開始流通了。

銀行的資本慢慢的增加起來，由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計五十兆盧布的資本，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變爲一百兆的資本，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則有一一六兆盧布的資本。而在同個期間的存款是由一七八·九兆盧布增至一·一四七·七兆盧布的交易。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到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的一年時期內，其貼現票據是由一·五一六兆盧布增至一·九六四·九兆的盧布了。受着營業的擴張，那國家銀行即增設分行，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計有四八八分行，並增加五百個國家銀行的代理處。這等機關設立于蘇聯境內的各處。

國家銀行第一年在國內銀行業務中占有專利的權力，可是俄國的國民經濟生活是很快的發展，這個銀行組織是够不上需要的了，所以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開始組織各式的銀行了。

除了發行之外，國家銀行在蘇維埃內還做商業銀行的業務，與其他銀行並列，各在國民經濟的某一範圍中活動。工業界有‘全邦工業銀行’(All-Union Industrial Bank或Prombank)，‘國外貿易銀行’(Bank of Foreien Trade)管理蘇俄進出口貨的金融；‘中央農業銀行’(Central Agricultural Bank)供給農業的借款；合作社和‘全邦合作銀行’(All-Russian Cooperative Bank)往來；電氣化作事業的款項由國家或電化銀行(Bank of electrification)供給；……等。還有以特一地域所組織的銀行，經營各種業務，如‘中亞商業銀行’(Centr l Asiatic Commercial Bank)‘遠東銀行’(Far Eastern Bank)以及‘北高加索商業銀行’(North Caucasian Bank)。加入蘇聯的各個共和邦都有各該邦的銀行，在大的城市裏也有就地的市立

銀行。還有好多小規模的信用社的組織，供給小規模工商業的通融。總之，一九二七年的初端，銀行約有一·四〇〇以上的個數，還有一四·七四〇的儲蓄銀行是不包括在內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的蘇聯一切信用機關（儲蓄銀行尚未計算）的資產共計六·三四九·六兆盧布；可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的資產僅有五·四七三·三兆盧布。其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的資本總額為一一·五兆盧布。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儲蓄銀行的存款計有一二五·〇六九兆盧布，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只有八十六兆盧布的存款，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的存款計祇有三二·五八兆盧布罷了。

受着廣泛的信用機關的設立，向預算上通融的工商業轉向于銀行了，但並不完全的轉讓。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預算支給國民經濟上的費用約計五四四·六兆盧布，為預算表上總數百分之十三·九。其中之二三一·六兆盧布貸與工業和電氣化事業，其餘為農業放款；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預算，支

給國民經濟上的設備的數量是增加了，約有九〇一·三兆盧布，佔歲出百分之十八。⁽⁴⁾ 其中一五〇兆盧布用為灌溉，求水和其他農業上的改良；四九四兆盧布用於國家工業上；八十八兆盧布用於電氣化事業上；……等。大部份銀行和預算之供給工業和農業通融職務的分別，是銀行供給健全的與組織完備的事業之通融；關於國民經濟範圍的，尤其是礦業和重要工業其需要則由預算中補助之，因預算上的給賜較借款為緊要也。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國家收入各種事業的歲入款項，約計四四二兆盧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他們望有五五三·七兆盧布的歲入（運輸或郵電尚不計及）。

從前蘇聯的收入為發行紙幣和徵取糧食與征實物稅等，後二者尤為重要的進款。不過，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工業和農業的復原，及穩固價值幣制的建立後，這些都漸漸的消滅了。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的預算他們的收入縮少至百分之三，次年則完全沒有了。同年（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為革命後

第一年的預算收支適合，今後的預算終是收支適合的。今年的預算，將有一百兆盧布的盈餘，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一三兆盧布的盈餘為多也。

國家預算的增進在蘇聯尤有經濟上的意義，在他們國家裏工業，商業，輸送和銀行等事業的經營，均由國家或國家托辣斯辦理的。結果，蘇維埃的預算是國民經濟的一種設計方法了。

國家預算範圍之增加如次：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為一·四六〇兆盧布；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為二·二九八·一兆盧布；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為二·九三五·二兆盧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三·八七六·九兆盧布。而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預算，估計有五·〇〇二·三兆盧布，得于(一)租稅；(二)運輸事業，郵政，電報，和電話等的歲入；(三)國有的工商事業，林業等；以及(四)政府的國內借款的特種歲入。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預算表上所載的租稅估計二·三三三·五六六兆盧布；郵政和電報為一六二兆盧布；運輸為一·六三一·二五五兆

盧布；國營的經濟事業爲五五三·七四七兆盧布；國家借款計二二〇兆盧布；其餘的（約佔總數百分之二）爲各種細小的收入。

這般的數額並不包括市，鎮，省，區……等地方預算。國家的預算包括着聯邦的各部用費如陸軍，海軍，運輸等等。其收入由直接稅與間接稅，國有營業，商業與信用機關而來。社會和文化的改良，教育，衛生事業的用費則由地方或各共和邦的預算上支出的。

現今蘇俄預算表上的直接和間接稅約計歲入的一半；這有七個的來源，即（一）凡營工業，商業及手工業的人們須納各該業的稅款於政府，稅款依照他們的資本週轉，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計算；又依事業之利潤而增進。（二）農夫的單一農業稅。稅率的高低以經濟情形爲斷。從前的農民徵收之許多的稅和特別課稅現在都祇有一種。重的負擔已由貧農轉到富農。此種稅款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三歸于國家，百分之七歸于地方。（三）鎮上徵收財產稅和所得稅但

小的資產和所得並不完納租稅的。其稅率以納稅者的所得和財產的程度為依歸。(四)印花稅由契據，某種保險單，房屋的買賣……等的完納，(五)地租金是向着市公地或運輸用的土地征收。(六)受地方上法律保護的經濟活動和財產須納地方稅，如森林業，負販的買賣，拍賣……等。(七)國產稅，稅率以各物品消費的程度而定。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國產稅的歲入約有三分之一(百分之三二·七)課于必需品上，其餘課于消耗品如烟草，咖啡，厚紙的香烟吸口……等。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消耗品如酒類完納的國產稅，計歲入總額百分之四六·二。

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依人民能力而課稅，那能力好的多付一些兒的稅，並以租稅為抑制幾個不勞而獲的富人。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每農夫約付五金盧布的稅款，每工人或職員約付十四金盧布，而他項生活的人們約付四二金盧布。(6)

自從新經濟政策施行以來，租稅的數額漸漸兒的增多了，可是稅率較戰前為低，當其為國家收入百

分之十三時。在蘇維埃管轄下，其聯邦的和地方稅收與國家收入的比例如下：

會計年度	國家收入 (一兆金盧布)	租稅收入 (一兆金盧布)	租稅對國家歲入的百分比
1922—23	7,369	569.5	7.7
1923—24	11,764	997.2	8.5
1924—25	15,155	1,544.1	10.2
1925—26	20,084	2,195.9	10.9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聯邦的預算表估計租稅收入為二,三三三·五盧布；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新經濟政策施行後的一年，國家的預算上的租稅收入共計四七五兆盧布。

這種歲入再加上國有營業的歲入，對於蘇俄的財政，只要很少的國內借款就可適合的了。因蘇俄政府于一九一七年握勢以來沒有向歐洲各國政府和銀行借款欠債。聯邦的國家債務，多為內債，在一九二三年計有一二七·一兆盧布，到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增至七五〇·一兆盧布。借款和國家預算之歲入總

額的關係如下：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計百分之五·七；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計百分之七·九；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計百分之四·三；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計百分之三·九；這種借款在聯邦非常流行，視為投資儲蓄的一種方法。

蘇聯自從一九二一年起，已採用金本位幣制，額面值格非常穩固。那信用和銀行制度是已經復原了。蘇聯預算的適合為歐洲很稀少的。這種情形反映出俄國經濟狀況的健全，因其改革是用國家生產的累積盈餘，而不以外資的助力。

第十 章

合 作 運 動

合作組織在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及在共產黨與蘇維埃國家建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底程序中均佔極重要的一個位置。因為這個原故合作事業極受獎勵與推廣。在蘇聯城市與農村生活中合作事業年年盡了頗大的職責。消費合作社已成為貨物之另碎分配主要機關；農業合作社實際上已深入農業生產及交換的各方面；手工業合作社於家庭工業方面獲得極大的影響。而住屋合作社起初大都在於大城市之中，現在則正流入於小城市區域，甚至在鄉村

中亦可發見。

蘇維埃的領袖們並不希望他們的合作社與其他歐洲各國及美國的合作社做同樣的活動。他們嘲笑西方合作運動者的理論，因為這些合作運動者以合作運動代替勞動階級的政治鬭爭，視為建設一個新社會組織的一種方法。

他們辯說，在一個已經經過一次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政權握在勞工階級手中的國家內合作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之一個基本要素。列寧在一九二三年說：『在政權握於勞工階級手中及一切生產機關為國家產業的俄國，其留給我們的唯一事業是去尋求一個真正的人民合作聯盟。一旦人民與以完全合作之預先必備之物，則多年及正想從相信階級鬭爭與政治鬭爭之必要的人民中引導起一種和善的微笑底社會主義，已經明顯的達到牠的目的了。……我們現在很可坦直的說，合作事業之唯一的發達就是等於社會主義的長成……假如合作事業是充分的發展，我們應該已經二隻腳穩固的站在社會主義的

邦土上了。』(1)

在新經濟政策下蘇聯才改變牠對於合作社的態度。蘇聯政府想使合作社成為抵制私商的武器而使牠在共產主義的線上向前發展，不再像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想把合作事業置於國家管理之下。他們使農工羣衆視另售機關為他們自己的組織，並以工業及分配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之工作方法熟習他們以獲得工人尤其是農民羣衆之參與合作運動。在農業區域中合作運動特別收效，因為這個告訴農民如何的共同工作及如何助共同活動，這樣也就使共產主義之思想在他們中間的傳播更加容易。

這個不但是激動蘇維埃國家官員的合作觀念。這並且是合作運動者關於他們自己之職務底意見。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 (Centrosoyus) 的職員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交給著者的一篇關於他們工作的敘述文中，頗注重此點。他們說：『我們並不以我們的合作社是純然的貿易組織。我們要消滅私人的貿易。我們以為合作社是達到社會主義之一種制度，

之一種鎖的鏈節。我們國內的合作運動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標的。……消費合作運動非但須以供給工農低價貨物與消滅私人交易為目的，並須改組貿易使農人的必須品會直接的與社會主義的工業連接，並因為共同需要之故，能夠創造一個，「新社會主義蘇維埃社會」出來。

依照蘇聯現行的經濟關係，合作社的職能是為農業生產者與城市的國家工業間及生產者與消費者間之一個必要的鏈節；這就是說，這是社會化勢力強盛的一部與社會化勢力仍舊微弱的一部間之不可缺少的鏈節。所以共產黨與工會都竭力的想使合作事業更為發展。他們盡力的作合作的宣傳；他們竭其所能的幫助合作社徵求新的社員；他們並把他們的資本存入合作銀行以冀鞏固合作社的財政基礎。共產黨的每個特別會議及工會的每個大會都視合作問題為牠議程中之著要的一項，大加討論。

在歐戰發生或鮑爾雪維克革命很久以前，合作運動之在俄國境內已有很深的根底。一八六四年消

費合作社已為中產階級所組織，他們獨享會員權利，壟斷事務，擅定政策。以後消費合作社始為產業工人所組織，但不是勞工自身而是雇用階級所主動的。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獨立的工人合作社始有堪足與穩固的發展。起初他們常與柴皇政府發生糾葛，但自世界大戰爆發後，柴皇政府深感合作社為供給軍隊與平民之糧食機關的益處，昔日之仇視態度，遂一變而為獎勵的態度。在一九一五年有三千五百個消費合作社建立起來；一九一六年增加四千五百個；一九一七年又增四千個。⁽²⁾但舊政府無論如何不與獨立的合作運動以法律的承認。

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把先前抑制合作事業的一切法律廢除，並制定有於創設新合作社的法律。共產革命發生時消費合作社增至二萬五千個，而其社員則增至七萬左右。即在這個時期他們也多為中產階級的代表所主持。他們是極端反對鮑爾雪維克的。並通過許多反對階級鬭爭原理的議案。

當鮑爾雪維克握取政權時，他們覺得合作社是

政治反對派的主力。合作社反對蘇維埃之合作政策及其全部的經濟計劃。合作社務多為社會革命黨及孟雪維克(小數派)所主持，他們非但在政治上反對鮑爾雪維克，並且在內戰方面從事武力的抵抗。這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鮑爾雪維克政府與合作社二者間的相互仇視。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二日蘇維埃政府第一次頒布牠的關於合作運動的法規。這個法規一方面認合作社為獨立的組織，一方面准許國家經濟團體為他們所須要的貨物之購買與分配善盡職務。合作社應遵從國家所定的貨物分配之規則，並須供給他們區域內之非合作社的人員。一九一八十一月二號又制定一個法規，規定每個消費者都須成爲一個國家商店或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十一月廿九日反革命派及中產與僱用階級之被選為管理或操縱合作社的權利都被剝奪。這個策略與蘇維埃控制合作組織之活動以極大的助力。

但次年政府再後決定，在世界革命與無產階級

對資本家宣戰的時期中，視為無產階級之組織的工業合作運動，應當使其活動與適應於戰爭的需要。社會情形為無產階級之奪得政權所變遷了，國內戰爭已達到牠的焦點，……工業合作……不能祇追從牠本身之「合作的」目的而不顧為戰鬪中之無產階級者的目的。」⁽³⁾ 因之遂着手改合作社為國家的制度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頒布一種法規，一切合作社均須歸入供給全社會以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公社 (Comminers' Communes)。每個工人雖可不出任何費，但均應加入他城市的消費公社，各種合作社以後都合併為一個團體，而附屬於供給部 (Commissariat for Supply) 之下。農業與手工業合作社成為收集供給品的機關；消費合作社則成為供給部的分配機關。一切職務均依照國家經濟團體所頒布的調令執行，合作社聯合會無獨立行動之權。合作社既為供給部之一部，故與其他政府機關同樣的受國家預算中補助金之津貼。

迨干涉與內戰時期完止，合作社始漸漸恢復其

不受國家干涉之購買與出售的權利。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的法規一方面仍視合作組織為國家貿易部之屬附機關，並保持強迫入社的原則，他方面則准許合作社在公共市場從事商務的活動及供給國家之定貨。他們的交易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其冒險」⁽⁴⁾而經營之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廿六日的法規) 其資金可從會費，借金，利潤，佣錢，信用等積集起來，最後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其收為國有的產業已歸還合作社，以後不許再收為國有了。

合作社之改造經過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間許多次政策的改變始得完成其工作。合作社之強迫入社是廢除了；先前消費的，農業的，手藝的與信用的合作社之分類仍復引用；國家的維持業已停止；並准許合作社之自由組織與活動。消費合作運動發達後，另售貿易應成為合作社的主要工作，而國家則集中牠的財力從事批發事業，這個雖祇在大體上已得承認，但必將成為一種不成文的法律。

現在俄國合作社的三個主要部分是：消費合作

社，農業合作社與手工業合作社每個均有地方的，省的，與全國的組織以聯合各個合作社。全俄合作銀行在蘇聯內有六十一個分行與六〇二個通詢處，在外國各主要城市內有六十一個通詢處，建立此行之目的是為管理合作組織之財政。合作社之複雜工作以後將包括保險聯合會，合作印刷社，及合作居住運動。

消費合作之組織是依各團體之特別需要而有多種的形式。其三種主要的是產業工人合作社，農業工人合作社及運輸工人合作社。此外因為他們的需要，還有許多合作社的組織。一切團體均聯成為地方的，全區的及全國的合作聯合會。在整個系統之上是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這是蘇聯境內各地消費合作制度之組織的與行政的中心。

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是蘇聯境內一切消費合作社所聯合組成的。這個聯合二百五十九個大區的，全國的，分區的及地方的消費聯合會，其分配如下：十一個大區聯合會；廿三個全國的及分區的聯合會；九個全省聯合會；與二百十六個地方聯合會。這

些聯合會又由三萬個產業的農業的與運輸的工人合作社所組成。其合作商店一共有五萬六千個之多。

所以消費合作運動是聯合聯邦之工人與農人的。牠包括各種合作社及運輸工人的合作社。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有二個獨立的部分，這就是工人合作與運輸合作部。城市與鄉村中各消費合作社之社員總數已由一九二五年的九·三四七·〇〇〇人增到一九二六年終的十一兆人。在一九二五年的社員中有三·六六〇·〇〇〇人是屬於城市中的消費合作社；有五·〇四〇·〇〇〇人是農業合作社的；有六十四萬人是運輸合作社的；大約有七千人是不屬於那三個主要合作社的。(5)

在農區域裏祇有家主加入合作社，所以農村合作社的社員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家庭，每家大約有五、六人。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幾乎全農民中有百分之二五為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到一九二六年年終其百分數有很大的增加。

在城市居民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消費合作社

的社員。工會會員之百分之七十五是加入消費合作社的。關於運輸合作社，其社員亦佔運輸工會會員的百分之七十五。每個合作社的社員同時必定是一個股東，至少須購一股。

蘇聯之消費合作社現在担任三個根本的任務：

(一)供給工業品給消費者。於可能範圍內他們均用本國工業品。不過有些貨物是無論如何須從外國輸入的。(二)供給城市人民以農業出產品。(三)收集穀類供諸市場。

合作聯合會現在專門經營必需品。他們一方面供給城市工人以食料與工業出產品，而在他方面則供給農業消費者以製造品。聯合會竭力使物價減低並在消費者共同之需要上建立工人與農民間的密切關係。

除供給貨物與農產品以滿足人民之需要外，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與其所屬之各消費合作社均收集穀類以供國內消費及運銷外國。其所收集穀類之一部是送到各城市去；其另一部則輸出外國；還有一部

則於鄉間穀荒之時送回農村合作社，以資救濟。

消費合作社亦與歐洲諸國及美國作國外貿易。他們輸出絲紗與皮類，而輸入製造品。

國外市場之活動由消費合作中央總部所特設之支部處理之。這種支部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里加，上海，與波斯各地均有。一九二五——二六年間其輸出表之總數為二一兆盧布。同年的前六個月有值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貨物已經輸出國外。但這些總數並不包括西比利亞與烏克蘭中央消費合作社的輸出，因為這些合作社有一種單獨從事國外貿易的權利。穀類輸出亦不包括在內，這一切都間接的經過Exportkhleb的中間物而實行的，Exportkhleb 是一個股分有限公司，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與其他合作社及收集穀物之經濟機關均為此公司之組員。這裏所引之輸出數目祇包括消費合作中央總部所直接經營之皮貨與絲紗的輸出。

一九二四——二五年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所輸入之貨物的估值計二十七兆盧布，而一九二五——

二六年前六個月的輸入值竟至二十五兆盧布之多。輸入貨物均為不能從國內生產機關購得而又為消費者所必需的東西。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除從事其另售與穀的購買外，並為合作社之批發貿易的中央分配機關。牠為整個的消費合作制度而處理批發事業。

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之經營批發事業，或基於利潤或基於佣金。例如紡織新提加之總出品的百分之七十是由消費合作社為之分配的。其合同是由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基於佣金原則上而草的。每個大聯合會於是經過其另零商店而分售其貨物。各聯合會之分配比例是預先嚴行規定的。

因為想減低批發事業資本流轉之費用，遂有一個熱情的企圖即直接分配大量貨物給地方團體，而不先把貨物收集於中央或地方的棧庫。這個政策之於某種貨物，證明有十分成效，依照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主席劉比諾夫 (Mr. Liubinof) 之報告，百分之九八·六的烟草與火柴是直接送交另售之處的。織物與雜貨之已經直接送往另售處所者其平均數高

至百分之九十。

一九二五——二六年消費合作社之批發與另售事業之資本流轉均超過以前的任何數目。一九二四——二五年與一九二五——二六年的數目如下：⁽⁶⁾

消費合作社之資本流轉(千盧布)	★	
	1924—25	1925—26
批發貿易總數	1,457,505.6	2,589,798.5
另售貿易總數	2,330,223.1	3,978,782.1
資本流轉總數	3,787,728.7	6,538,580.6

現在估計向消費合作購買貨物之數已佔蘇聯全數勞工與傭人之消費預算的百分之五十二，工人費用之百分之八十均流入合作聯合會之財庫。合作商店之貨價較私人商店的貨價平均要低百分之十一。

★ 合作社之批發與另售貿易之資本流轉總數

自不在此數，因尚須增加他種合作社之活動也。

上面這些數目祇不過是消費合作社的資本流轉

而已。

消費合作社之產業的活動顯然受着限制，而現在並限制牠祇作地方消費之原料的製造與糧食的出產。在大體上他們的產業工作集中於糧食方面。他們有三千個炙麵包與製糖菓的企業。他們並有幾個麵粉磨坊，一個煙草工廠，一個秤扎茶葉的工廠，一個鞋履工廠及一個肥皂廠，除麵包廠外這些企業在消費合作社的活動中並不佔着重要的地位。現在有一個趨勢想把合作社的工業組織都歸入於國家的相當機關，使合作社的工作祇限於分配的一方面。國家工業方面亦同意把其工業出產品之某部分劃歸合作社去分配。這樣合作社在蘇聯境內一切另售分配機關中已漸漸佔到優勢的地位。國家之於批發貿易方面亦然不過增加不甚大。這可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間批發與另零貿易之百分比中看出來：

另售貿易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預計)

國家	11.3	19.6	17.5	17.0
合作社	30.1	36.1	43.7	47.5
私人	53.6	44.3	38.8	35.5

批發貿易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預計)
國家	52.1	51.5	38.7	49.0
合作社	26.1	39.0	41.9	42.0
私人	21.8	9.4	9.4	9.0

這些數目包括各種貨物，即消費合作商店所未經營者亦包括在內。合作社未積集大資金以前，其所營之貨物大部偏於必需品，而其此方面之資本流轉總數的百分數亦比上表所示者為大。例如織物的遠資本流轉總數的百分之六十；熟皮百分之五十五，鹽糖及煤油為百分之八十。合作社所營之一切必需品平均佔資本流轉的百分之五十。

合作商店之售貨價雖比私商所售者為低，而其財政狀況則仍日益增進。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其資金為二八一兆盧布，至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其數增至四二五兆盧布，在同一時期內其信用資本從六六〇兆增至五八〇兆盧布。⁽⁷⁾其運動之資金包括各社員之股捐及常年之利潤。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城市中之每一股東平均須付四個盧布七十五個哥比，鄉村股東每人須出三個盧布淨利佔每年資本流轉的百分之二。

但消費合作運動並不限於商業一方面。他們在文化上的地位也很重要，並在合作教育方面做過許多的工作。

消費合作社中央總部置有五十八個巡迴教師，組織部的特別教師是未包括在內的，★此外各合作社聯合會有二三三六個教師。全國有七十五個合作教育學校，約有九千五百學生，在各種俱樂部中則沒

* 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一月

有合作股，合作部，及通詢處。有許多合作社都印行合作新聞紙大多常取羶報的形式。此外尤注意於從現實勞動者中訓練出專門的合作人材，及引誘女工參與合作的活動。

消費合作社並有一種專門的合作新聞紙。他們印行一種中央機關報，題為合作生活(The Cooperative Live)，並出版許多地方新聞紙，雜誌，定期刊物，及報告等。大書店已在城市中開設起來，在鄉村合作商店中都有添設書籍部之趨勢，其中均有政治，經濟，及合作諸書低價出售。

教育費用佔中央機關預算的百分之一一.五，並加入百分之一到二的小位。每年幾從貿易贏利中取出二兆盧布專供教育及文化之用。

消費合作社不但為促進蘇聯教育之機關，並為對私人資本之經濟鬭爭的重要工具。其於使大部人民得處理商業交換及社會化國民經濟方面均十分奏效。

其次較為重要的合作社是農業合作部。就其現行體制而論，農業合作制度之確立，是在一九二一年

後准許農業合作社不受其他合作制度限制而重新改組與活動之時。他們之有效發展在蘇聯農業為主要經濟生活及其國內大多數人民業農的觀點上尤為特別重要。

農業合作運動之根本目的是在農村區域生產力之增進與農業耕種之集作。其活動大部包括社員出產品之售賣；供結合作農民以改進農業生產之方法農業機械器具，肥料，建屋材料，防止瘟疫之化學品及其他東西；並介紹新的農業方法農業合作社又助農民建立集合農田及農民公社。

農業合作組織的中央機關是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總部 (Selskosoyud)。但烏克蘭共和國的農業合作社並未加入其內，他們自己另外組織一中央農業聯合會 (Central Agricultural Union)。其他各獨立共和國的聯合會大多皆為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總部的會員，雖然各共和國仍有許多獨立而自由負責 (Free Lance) 的組織。

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總部代表全體決定普通政

策及購買通常農業用品。但中央總部爲要完成特別的職能起見，遂組織各種特別分部，集中其力量於生產，買賣，及改進某一生產品或必需時改進多種關連之產品的工作上，現在此種特別分部共有十個，麻類合作部 (Lnocenter)，聯合亞麻與苧麻之生產者；牛乳合作部 (Maslocentar)，集合各種牛乳合作社；果菜酒合作部 (Pladovinsoyuz)，蕃薯合作部 (Soynz kartofel)；烟草合作部 Tobakosyuz，穀草及蕓麻合作部 (Centrochlebsoyuz)；木材合作部 (Vsekolis) 家禽畜養合作部 (Pcitzevodsyouz)；保險合作部 (Koopstrakhsoyuz)；印刷合作部 (Knigozoyuz)。因合作社在各種農業範圍內得到堅固的立足，故他們遂組成一個特別的集中機關，但這些新組織的一切社員仍舊爲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機關的一部分。

除中央機關外蘇聯各共和邦均有獨立之合作社，連同不屬於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總部之烏克蘭共和邦的合作社在內，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農業合作社總數爲四萬二百個，會員有七,一三八,〇〇〇人，

因為祇有家長入社是大多數的慣例，故全國農家之加入合作社者約佔百分之三十。在某種特別區域如牛乳業烟草業區域內，其人數達全農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甚至高到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分配於蘇聯境內農業機器是農業合作社的供給部經手的。農產物之由合作社出售者為百分之一六.五。在某種農業其由合作社所出售者實超過此數。如乳油佔總產額百分之九十；生粉佔總額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二七的亞麻與百分之二五的穀類皆由合作社所經營的。

農業合作社於原農產品之交易外，復開始發展其生產的單位，使某種產物製為現成之消費品，出售市上。乳油工廠，製麻公司等企業已有一萬七千個，僱用五萬工人，每年出產值五十兆盧布的產品。(8)

下面一表足以表出農業合作社之商業活動的繼續的進步：(9)

年份	百萬盧布
一九二三——二四	六七九

一九二四——二五 一,一七八

一九二五——二六 二,一二二

農業合作社從事建立集合農田與增高其在農業經濟中之地位的工作，在一九二五年此種農田有二一,九二三處，由一,〇八五,四五六人耕作，共包括土地八兆餘畝，(10) 合作社利用這些農田一方面為生產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則使其成為四周農民之農業教育的中心區域。農業集合團體有三種形式，社會化之勞力與資本均各不同。「公社」(Communes) 是完全社會化的，沒有一個社員可撤回其應得之土地，器具及其他東西。「阿載爾」(Artels 係勞動組合之一種) 是半社會化的。社員大家共同工作，但仍保持撤回其土地與器具之權，而復歸於私人耕作，「耕作社」(Tillage Societies) 則公有機器，用牠耕作各人的田也。

農業合作社又從事廣大的農業教育之工作。組織演講及宣傳隊，並印行許多雜誌，報紙，及報告等。

各種發揚農業教育的專門學校現在有一千五百以上之科學的農業專家。

農業合作社又開始使農業生產方法工業化及機械化的工作。他們非常反對現存的工作方法而贊成採取新的耕種方法。為普通宣傳生產之科學的與機械的方法起見，地方合作社就請了許多專門教師。

就農業合作社在農業的農事工作方面而言，在一九二五年合作社有四千個選種局 (Station for Seed selection)，八千個機器出租所 (Machinery Stations)，共計租出三萬五千個牽引式耕機 (Tractor) 與其他機器及農業工具；有二千五百個畜養所 (Breeding Station) 四千個篩穀中心區 (Grain sifting Centers) 有一個實驗的榮蔬園及一個果子園。果菜酒部則分配標本的插木 (Cutting) 及榮蔬與花的種子，牠又組織植樹園。

在過去數年中農業合作社已有長足的進步。在農村區域中已有穩固的根據並在聯邦的農業經濟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不過資金的不足是其最大的弱

點，其資金總數爲一一〇兆盧布，其中二十二兆盧布爲股金。如資本流弊超過二千兆時此數就不够用。他們得政府之助，由國家銀行借以長期借款，運輸享受特權，國家又與以其他特別的扶助。

爲要使農民與手藝工業之生產有組織起見，蘇維埃政府就獎勵手工業合作社之創立。這些組織包括農區及城市中之小生產者，小家庭工業，工匠，及其他小工業。手工業合作社的目的在使其社員的工作集於共同的基礎上，聯合全體工人而使他們在有計畫的社會主義建設底系統中從事工作。

在俄國革命未爆發以前，手工業者與工匠完全是沒有組織的，柴皇政府阻止一切團體的組織，私人「購買者」能壟斷一切實業。蘇維埃政府的政策的獎勵並輔助手工業的發展及使這些工人組成手工藝的合作社。

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蘇聯之手工藝合作社有一萬二千個，社員有五十萬人，初級聯合會有二百七十五個，他們各屬於共和邦的中央總部。

手工藝合作聯合會供給其會員以原料，使其藉此而進行工作。他們於是出售其出產品，這大部是賴國家之銷售機關及消費合作社為媒介的。政府與以一切可能的幫助，減輕稅則向國家機關購買原料時與以種種的方便及許以信用之活動。

近來手工藝合作運動有一個極大的進步——這就是許多工人在一起共同工作的社會作場 (Social work shops)。手藝合作社現在有五百個這樣的作場。許多作場均向國家租借工場以開始工作，並利用電氣機械等專門的新法。

手藝合作社出版一種月刊，名為手藝合作報 (The Hand.craft Cooperative Herold) 及一種週刊手工藝與阿載爾 (Handicraft and Artel)。他們並印行許多手藝生產與合作的經濟學書籍及短文，他們在鄉間提倡平民教育，為手藝工人組織俱樂部與圖書館，開設講座以宣傳，並從事其他文化上的活動。

合作社在蘇聯之社會化的過程中佔一個極重要

的地位。他們是分配貨物機關中之最大的而又穩固進步的一個。在社會化農民與手藝的勞力中，他們是一個重要的勢力。社會化的觀念經合作社的教育工作而四處發播，現在已經證明合作社是蘇維埃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之最有價值的一個機關了。



第十一章

勞工之地位與組織

蘇聯爲工資和薪金而工作的人們底總數是很穩固地發展，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其總數是六·〇三五·三〇〇人，這是不包括政治工作人員的。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在蘇聯的勞働總數便發展到七·七〇〇·六〇〇人，增加了百分之二七·五強。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差不多便達到了十兆。

這些勞働們的權利，及他們那些直接對經濟的關係，都完全在『勞働法典』上規定，這是蘇維埃國家根本法律之有機的一部份。這勞働法律的法典是代

表勞働者最低標準的地位。這法典規定這些事實：每天工作的時間，解僱和僱傭的條例，雇用女工和未成年工人，假期等等。在蘇聯的每一個勞働者都適用此法典所規定的條例。它最先的一條這樣說：『勞働法律的法典底條文是應用於全工資的勞働們的，是約束着各種的工場和工廠機關和經濟事業（國家和軍事事業，公共和私人事業，以及家庭傭工的事業）及為酬勞而僱傭的工資的人們的。』由此這些法典的條文便可以行使於工廠和公幹，家庭用人以至於農業勞働者之同樣的工業。無論為蘇維埃機關或為私人雇主工作，都是沒有怎樣的差別的。

俄羅斯的勞働者要保護他們自己的經濟和增進他們的利益都是藉着職工會的。這些職工會會員是有特權的人們。他們享有特別的權利；關於他們家庭的住屋和他們工會的組織；旅行和娛樂他們有特別的便利；他們的兒童在教育制度中從初級小學至高級大學有優先權的便利。職工會和他們的會員在蘇維埃國家內好像雇主聯合會在西方世界一樣的佔着

特權地位。職工會卡片是工業公民 (Industrial citizenship) 的一種標記，這便是證明持有此片即為這地方上的社會有用份子。

職工會是勞働者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法律代表⁽¹⁾，無論國家或私人的全勞働者的雇主，一定要承認他們並和他們磋商。

蘇維埃國家和職工會二者的組織，全是為要助進勞働階級的利益的。這是根本的國家法律承認的，它置有下面這原則：「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成就職工會(工業的)聯盟和他們的聯合團體目標」⁽²⁾。法律又規定國家須供給職工會以設備完全的屋宇給他們做「勞働宮院」(Labor Palaces)，「職工會會所」(Trade Union Building) 等等並給他們以使用郵政，電報，電話，鐵路，水路等等之有利條件。⁽³⁾

蘇維埃職工會之會員是基於產業組合之自由原則。在某一工廠或工場中的一切被雇者，不顧他們的職業如何，都可以加入一個組合。「一工廠，一組合」(One factory, one union) 的原則在俄羅斯制度中

是得到平等的地位。

蘇維埃的勞働者已取消行業的組織。例如，美國的鐵路工人有十六個分離的和獨立的行業組合。凡各有事商議時，則各與其雇主磋商，不顧其他勞働者團體的利益當某勞働團體罷工時，而其餘的常常還是在一樣的工作。反之，俄羅斯的鐵路，工場和路上的勞工們都是一個國家產業組合的會員。這組合包含一切指揮者鐵路工程師，以及其他為鐵路而工作者，不管其在鐵工場，鑄造廠輪盤場，辦公處或馬力廠都包含在內。一個普遍的工場委員會連接着這些不同的各部。在一個大學裏，教授和下流婦女都可以加入教育勞働會。

職工會會員之辭以表示他們的決議和保持他們的權利的根本組織是工廠委員會，這會議保持與勞働羣衆之最密切的關係，他們的利益不但是在勞働問題有所代表，就是勞工們的社會地位也有所顯露。這工廠委員會是由勞働大會所選舉出來的，其任期六月。

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得免除一切工作，除和他們職務有關的責任外。他們的工資仍然一照未及選以前發給，他們在服務的期間內仍舊保持他們的職業地位。⁽⁴⁾ 工廠或工場必須供給款項以維持委員會，並與必需的辦公處和屋宇供其自由處理。

這工廠委員會的活動是直接對工人大會負責的。在大工廠裏則選出特別代表把工廠委員會底一切決議報告於勞働者。這些特別代表會議每月招集二次，在會議中勞働者如有意見可正式表述並提交工廠委員代表會議的命令與議決工廠委員會必須服從。

工廠委員會致力於三種主要事項：（一）保護勞働者的經濟利益，（二）改良勞働們的文化程度和（三）為全蘇聯之利益改良生產和技術。所以這委員會有兩種利益——勞働團體的和國家的。

除工廠委員會外，有城市的與全省職工組合委員會。職工會又聯合起來而組成全邦中央職工委員會，包括一切中央職工委員會的代表。

自引用新經濟政策後，鄉村和家庭手工業的勞働者便漸次衰落，職工會和會員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從八·五兆至一九二二年十月減為四·五兆。其後差不多馬上又增起。在一九二三年引用集合的自由會員，因此個人會員便付個人會費但無論如何，會員的名錄仍繼續的擴大。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蘇維埃職工會登記的會員有五·六四六兆。同年四月一日便有五·八二二·六八二人。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這數目便增至六·九五〇·四八四人，增加百分之二十。以後一年又有增加。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會員又增至八·七六八·二〇〇人，即增加百分之二六·二。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統計全會員數目計在九兆以上。(5)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在共產黨第十六次會議中，全俄羅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沃姆斯基(M. Tomsky)分析職工會會員如下：(6)

類別	職工會會員之總百分比
產業工人	三六·五

鐵路和運輸工人	一三.一
蘇維埃和貿易工人	一二.二
農業和森林工人	一〇.五
教育勞働者	七.八
建築業工人	六.一
醫藥和公共衛生	五.〇
公共食品供給和市政工人	四.八
水手	一.八
郵政和電報工人	一.三
藝術工人	〇.九
	一〇〇.〇

俄羅斯職工會會員有一個奇異的特點。在蘇聯這種特質僅職工會具有，這就是全體的勞働者都很有趣於工會事務並大家都很活潑的參加組織，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工廠委員會有五六·〇〇〇個，會員有二三六·〇〇〇人。付資委員人數(免除其他工作的)計二八·〇〇〇人，分部的代表計有八〇〇·〇〇〇

人。這些數目并不包含收債取會費者，雖然他們也是在工會工作中很重要的。

在一九二六年初有職工組合會員一·七三八·〇〇〇人參加職工會運動下的工作，這些小職員也常常增加其數目。在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六年間單是工廠委員會的會員加增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蘇聯職工會的全體是設立於羣衆活動的基礎上。職工會的工作并不是操縱於少數政客的手裏。——像其他多數的國家一樣。

倘若在契約上所訂的勞働地位的標準，較之勞働法典所訂的爲下時，則勞資兩方所訂的集合契約的或合同的條文便不發生效力。勞働法律的法典在第十九和第廿條，這樣的訂定着：『同意的訂約，若較之勞働法律和其他有效的法律制定的勞働根本地位爲惡劣時，則此約爲無效。』爲要實行這些條件起見，故法典上規定須有特別指定的勞働稽查員。

在蘇聯資方和職工會所訂的，「集合契約」便是勞資兩方的關係基礎。這集合契約規定工資的等級，

工作情形，糾紛之處理，等等。這種契約有兩類——中央的和地方的。大的國家托辣司這類，它的活動擴張遍全國，這種的集合契約是由經濟當局和全國職工會中央委員會訂立的，工廠委員會於是又訂出詳細的項目和施用於地方。地方的契約則由地方經濟當局和地方職工會團體互相訂定的。

職工會委員須要詳細注重勞働者的意志。在集合契約未簽字前，職工會經過勞働大會一項一項的討論與接受後才能簽字。簽字後無論何方，如未得對方之同意均不能變更契約。

勞働者一定要將他所得的工資百分之二，來做他們的職工會會費，這是全俄羅斯的職工會的標準數，故職工會的經濟情形常常是很增進。當一九二五年最先的六個月，地方職工會送交其中央委員會的有四·四九二·三二九盧布。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二十三個中央委員會放存在銀行裏的總數達二五兆盧布。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這總數則又增為五，二五兆盧布。(7)

無論對私人僱主或國家企業之合理的罷工，俄羅斯職工會是極力主張的。他們是不願國家和職工會間底密接關係，因國家企業已漸樹立商業基礎，而入於與私人業務競爭時期，並有犧牲勞工而從事競爭的可能性。政治官吏誤用國家之勞働政策，也是有危險的。所以一個著名的職工會運動家這樣說：『在新經濟政策的時期……我們要訴諸罷工，抵貨，和其他國際勞工運動所已做過的直接行動底方法，只要勞働者的利益似乎須要牠們的實行時。』⁽³⁾

無論如何，無論那種反對國家之一種機關的，罷工並不是直接的要反對國家，不過是反對國家機關誤用國家政策的特別一部罷了。所以國家不能以任何行動來阻止罷工，不能禁止罷工者去干涉破壞罷工者，也不准用警察來保護僱主（國家或私人）的利益。所以，反對國家機關之一種罷工在蘇聯是表示國家同情於罷工者而反對其自己某一獨立部分之變態的現象。

准此，罷工便是一種利器，這就是在各種壓力都

已失敗的罷工時便唯有藉它了。在勞働者的手裏的警戒的利器大部份是罷工。幾年前罷工是非常之少，而且這些事件祇發生於小工業中，參加者不過是少數勞働者而已。

勞資兩方對於處置發生爭執有一個很好的公斷和調解的方法。人民委員會佈印特別條例規定，「連同人民勞働委員會及其地方的行政團體建立調解局與公斷院以處理雇傭勞働所發生的爭論及糾紛。」⁽⁹⁾

倘若二方條件不能解決，勞資代表若雙方都贊成時，則他們可以呈請於公斷委員會。這委員會每件事雖分別斷清，但是不永久存在。兩方都可以派相同的代表，主席是由勞働部委任，他沒有票決權。這委員會可以請證人與專門家，決議須有過半的票數。

在公斷委員會不能得到結果時，(這是很少很少的)則可以至公斷局請求判決。公斷局也和公斷委員會一樣的是沒有永久性的團體。主席是二方同意的，

假如二方不能和衷時，主席就有判決之權。若主席不能得二方之同意時，便由勞働部選任。

若兩方都同意服從公斷，這判決便算是最後的。而這些判決的條文兩方必須受法律的服從。

提交公斷團體之最重大的許多事件是工人之解僱與調動。被僱者若不得職工會之同意時是不能解僱的，這是固定的原則。倘若解僱之理由充足時，職工會照例是不反對的。可是偶然間職工會把該工人留住而開除經濟情形之較佳者；或因為他沒有依賴者，如是原先勞働者常有一次或多次的開除。

無論如何，若以破壞工業規律，無才能，躲懶為理由而被開除，則其開除，一定要在一個委員會前得雇主證明。倘若是違反工業的規律，必須要證明被開除的工人底行為是有妨礙生產。職工會也同樣有權要求撤去管事或經理的事務。這種事件也須經過同樣的手續。

在僱傭或開除勞働者時，職工會之會員大多有優先之權。每個新勞働者都有二星期的練習時期，

若過了這時期，他仍僑留着工作，那就是表明他得到適當的位置。倘後來因無能而被開除時，經理負有證明之責。

勞働法典註明，雇主若違反其條文時須負刑事之責。反之，勞働者則不必負刑罰之責，除非他們是雇主的走狗，這些案件更可以執行刑罰。例如：假如一個勞働稽查員在工廠裏發現做過度的工作時，他必須拿雇主或經理來行刑罰，他是不能對於勞働者有何壓迫行動的。

勞働者的工資是確定在集合契約上或個人工作契約上的。在一九二六年初被雇的人計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根據集合契約而作工的。⁽¹⁰⁾ 訂約的雙方對於給資的數目互相同意。他們確定工資的自由可是也須受勞働法典的限制。其中第五十九條這樣規定：『工資的數目是不可以比合宜的國家機關所訂的關於各該工業之合宜的工資為少。』

就全體說，有十七類工資，每類的工資稅率全是按照勞働者的地位和他們的工作性質來規定。工資

則一定要二星期付一次，但臨時的作工，一經完工便須付與工資。勞働者若完成幾種工作，則付給他的工資，必須案照他所完成之最高級的工作所付工資之稅率。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和十二月之間，各種工業的每月平均工資是五十八盧布和四十九哥比。⁽¹¹⁾ 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每月之平均工資是在五十二盧布之下。

無論如何，俄羅斯的勞働者的工銀是祇足以購買其他各國勞働者所需要的事物的一部份。他的工資僅足供其正常的需要。其他如保險，醫藥和醫牙，其家庭的教育，娛樂，旅行，假期等職工會合作社或國家都全部，或大部的供給他。

自採用新經濟政策以來。所實行的，工資政策很明顯的把經濟成熟的果實給勞働者共享。工資必須『馬上和直接地隨着生產之增加而增加。』⁽¹²⁾ 事實上工資增加的趨勢是比生產力的稍快。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二者都有無間斷的增加。勞働生產力在這時期增加了有百分之二〇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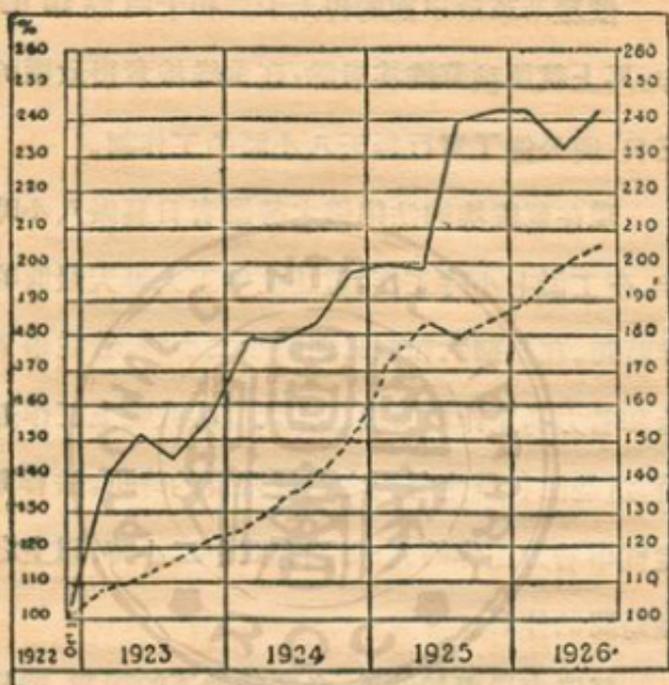
勞働者の工資增加到百分之二四二.二。(13)

俄羅斯革命以前的每天十二和十四點鐘的工作，馬上就便被蘇維埃廢除，在蘇維埃奪得政權的第三日，便公佈了實行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

現在蘇維埃的法律確定勞働者日裏做八小時工作，夜工做七小時工作，這是成年工人每天最低的工作時間。在星期六和假日則減少二小時。若從事於政治和智力的工作則日裏工作六小時或晚上工作五小時，這是法律確定每天之最低限度的時間。法律更規定從事智力工作的人，每週有四十二小時，以上之不斷時間的休息。

勞働者從事於沈重，危險或地下的職業，則最低限度每天日裏工作六小時，或夜裏工作五小時。例如，像煤礦工人每天工作僅六小時，包括入去的時間『在變態的工作地方（包括濕地和不良的屋頂及地板，或其他不良的東西）工作時間便要減少，有時則減至三小時，為給付工資則不能少過其在常態中工作時所付的工資。』(14)

實物工資的動力與勞動的生產力



--- 勞動生產力的指數(%)

—— 每日實物工資(%)

過度的工作是不允許的，除非是在很特別情形。這樣例外的情形是特別確定在勞働法典第一〇四條上面的，這額外工作它們之存在除非是得職工會地方糾紛委員會之同意，勞働稽查員的證明和勞働者

自己的同意。第一〇六條這樣訂明：『過度工作的勞働者每年所作的過度時間，不得超過一百念小時；二日內的過度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小時。』在十八歲以下的人們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許做過度工作。

在下列各假日，都不許工作：一月一日，一月廿二，三月十二，三月十八，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此外，地方的勞働團體，所規定之特別假日，每年不得多過十天，這是依照各地之流行情形而定的。

各勞働者最少工作五個半月，法律規定每年中的付足工資的假期不得少過二星期，從事於沉重或地下工作和不到十八歲的工人，則最低給以四星期的假期。至詳細情形則是訂明在集合契約以便改進這些最低限度的地位。

婦女從事於工業勞働，若同男子一樣的工作，則所給的工資亦應相同。在各工廠或機關，一部份的是給女工籍此以使男子不能擠掉女子。而使婦女能夠極力參與工業起見，勞働部就指定特別委員會去研究女工之工作與情形，而後改良它到最善的地方。一九

二六年女工數目計當全勞働者總數百分之二八·四。

勞働法律的法典禁止地下工作或特別沉重工作或不衛生工作雇用女工。她們也不能在夜裏雇用，除非是在必要時，勞動部得到職工會的同意而允諾。孕婦及乳母之做夜工或過時工作都是絕對禁止的，

女工當妊娠與生產後時得到各種的優待，蓋使社會和生產工作合於母性也。在分娩前後各兩個月得不做工而受完全之工資，智力勞働者在生產前後各有六星期之休息。

生產了小孩之母親則可得一宗款目，這就是除了她在休息時照付工資外，常常還須再加添她每月工資的半數。若她在休息期滿後仍舊工作，則其小孩可免費育嬰堂之看護，這是與各大工廠相聯的。當小孩在最初的九個月，母親可以領得其工資八分之一之特別養育費。母親去看養育院 (Cricbe) 的兒子允許在午之前後的半小時。所以她每天可以去看三次，——包括中午時間。這些停息時間，包在工作時間內，而仍得工資的。

十六歲以下的兒童不許工作，這是普通的規則。但在特別情形之下，勞働稽查員也允許雇用十四至十六歲的兒童，但須有下面的條件：(A) 孤子，(B) 賴工作以供其成屬之兒童(C) 特種需要的事情。這種勞働者每天工作最高的限度是四小時。

十六至十八歲的少年每天工作可以不過六小時，未成年工人減低工作時間之工資和成年工人從事同類工作的全工一樣的付給。少年工人做散工時，第一便是要和成年工人一樣的付同值工資，然後再在記錄冊定額上再加二小時的工資，用來給他們工作的等級。(15)

青年工人無論如何不許作任何速度的或夜工的工作。此外，勞働檢查員又命令他們在『無謂或乾燥有影響於他們底智力的趨勢的工作』的情形之下，不得雇用。

少年人在能增加他們的技藝和預備給他們以職業的訓練的情形之下是可以雇用的。這樣訓練的得到非在為學徒的特別學校內即在有技術工人的個人

之指導下。

少年勞働者要注意其有機組織，過度工作的結果是不能擔當的。爲了這個目的，故法律規他們每年至少須受醫生檢查一次。爲了衛生的理由，有一三九種工業是絕對禁止青年做過度和夜工的工作的。各勞働者除了常例得到的每年的假日外，青年工人并每年額外的有二星期的假日。

蘇聯又有精細的勞働保護法制，牠的目的便是對各勞働者的人格，和衛生加以保護。除關於工作時間，過度工作假期等條文外，勞働者又得到許多其他的利益。在病時，休假時期可以增至二月或二月以上，並得到健康保險金之與工資相等之醫藥費。若工人因病而缺職則此地位至少須保留兩月。

勞働者需要任何種特別的醫治時，經職工會之介紹，得免費或減低醫費，假如在某種工作情形下，雇主一定要供給勞働者以特別衣服，鞋襪，安全的用具，充足的假日，特別食品等。

未得保護勞働稽查員關於安全的設備，以及監

督衛生情形的機關的預先批准，工場不能工作。法律規定廠主須預防一切災害之發生。

在一九二五年勞動部和最高經濟局宣布禁止不裝安全工具以防災之機器的製造的規律。同樣的，未有適宜的安全工具之國外機器的購買也不復允許。無論怎樣，那種許多欠缺和沒有適合的安全用具的陳舊機器，在這國裏現在還不能完全廢除。勞動委員向第七次全俄職工大會報告，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六月在每一萬日的工作時間中，其工業災害的發生是從三百一十至四百一十起。(16)

在蘇聯，直接管理工業的是最高經濟局，賴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之力，牠能把工業處理得有效率地與和諧地。但勞働者藉着他們的職工會，也在工業管理上也佔很重要的地位。職工會代表共同參與每個與工業有關的機關，並有代表在各調節的、設計劃的機關中。

在最高經濟局委任一個廠主以前，職工會便先通過被推舉者。經過他們的工廠委員會勞働者可以

訴說或把提議提交廠主。倘若沒有圓滿答覆，職工會可以提交此事件到上級機關去，但通常，其糾紛總是馬上就解決的。

每個技術會議職工會的代表都在被請之列。他們共同參與各種技術的討論。這工廠委員會對於他們工廠底登記冊和簿子得自由觀看；工廠經理須給他們以規律的報告；他們又得到送交國家當局之報告冊子。

此外各工場的經理和各部主任在職工會開會時出席報告。在會中他們報告工人及傭工以將來的改良計劃和期望。在這會中經理又直接聽受工人的訴說和建議，

蘇維埃國家的各種會議，職工會的代表都得參加。他們的勞力是這樣的重要，凡國家之一種法律或政府之法令如有關於勞働的健康情形而未得中央職工委員會的同意者，則不能頒行。

在委任聯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時，蘇維埃全邦大會常把職工會代表加入，藉此可以使勞働者在聯邦

最高政治機關中有代表也。在蘇聯國防局中的全邦聯工委會得派一全權代表。在委任最高經濟局的議員時，許多被委的人是從職工會勞働者中選出，即在他們被委為最高經濟局之職員後，他們仍就繼續其職工運動的工作。

（在規範勞働的範圍內職工會事實上與法理上都是最高的，蘇聯之規範勞働事體的國家機關，是由勞働部組織和管理的，這部一方是國家機關，而勞働委員的推舉則由於全邦聯工大會，此會議所指定的被選者由國家任命之。勞働部的其他重要職位也都是由職工會推任。沒有一個勞働規律和法令是不得全邦職工大會的同意而頒印的，不過普通的例行公事除外。

除這些勞働者共同參與工業的管理和調度的事業外。勞働者更在他們地方的工業單位上藉「生產會議」運用其直接的勢力。這些會議可以說明勞働者之視工業為自己所有的情形和他們在蘇聯經濟昌盛中之直接的利益。

各工場之勞働者定期舉行生產會議。每個勞働者都到這會議來，可以將他們在工廠裏所能發現的小小的在方法上和技能上的改進提出於會議。這種提議可及於全場之工作或在生產過程中之某一部分。勞働者對於經濟結構的改進方法也常加以討論。

經這會議蘇聯的勞働階級能直接共同參與社會建設的工作。勞働們的工作是向着努力方面的，例如，金屬業工會已有建議將聯邦底全部金屬工業都放在新的和改良的基礎上面。

生產會議又給勞働二級以一個表白的出路，要想上升之勞働者也有發表其思想的機會。事實上職會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太母斯基 (M. Tomsky) 已證明近年來之生產會議是使勞働者升任重要職責如羣衆裏的工頭和工長的方法。

蘇聯勞働者之共同參與管理和調度蘇維埃工業，與他們經生產會議之直接參加，這些已經灌給他們以一種對其職業的態度，這在世界上其他各國是不能找到的。去參觀蘇聯的工作地方而與勞働者談

話的任何人，都有這些事實的深刻印象。英國女職工會的一個代表團在一九二五年曾到俄國參觀，回國後這樣報告說：代表團在俄國所得之最深印象是勞働者，男子和女子，都視工廠，店鋪，博物院和藝術館以及全國的一切好像是屬於他們的一樣。一隊有秩序的勞働者……常常很得意指示其最後兩年來的改進和生產的加增；散步在街上時，他或她會指出新修理或建築中的工廠，最近建築的房屋或新開的公共汽車或電車路線，視這為他們辛苦得來的代價（17）

除純粹的物質利益外，職工會又改進勞働者底教育和文化。在革命爆發時，俄羅斯勞働者的大部份是完全沒有知識的。即在一九二一年，各主要職工會的會員仍然是沒有學識；（18）——食物工人，百分之六十五；市政工人，百分之五十；木業工人，百分之五十，農業工人百分之八十；和礦工百分之五十。

職工會已在努力補救此種缺點。在一九二六年初它能够報告下面的結果：（19）在企業的工人中不識字的僅佔百分之二；化學的工人，百分之六；農業

工人，百分之十八·四；建築業工人百分之五；木業工人，百分之六·五；皮業工人，百分之六·三；運輸工人，百分之三·九；市政工人，百分之四；水手，百分之四；而礦工的報告是這樣：「識字運動可說是完成了」。我們應牢記俄羅斯或前勞働者級所流行的情形，認識這五年來成功的意義。

職工會的教育和文化活動在各方面都進行着。職工會組織特別學校以教育不識字者而職業學校是與廠方合作進行的。他們建立職工會的特別圖書館，組織演講和旅行隊，並津貼他們會員至高等教育學校。在娛樂方面，職工會組織俱樂部，戲劇團，遊戲等。職工會會員底物質文化是特別的普遍。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間，在這物質文化團體的會員數目從一五〇·〇〇〇增至三三〇·〇〇〇人。⁽²⁰⁾ 這些活動的費用是由會裏和廠方共同供給，再加上勞働者平常所付給的會費。

各工廠之教育和社會工作，是由特別組織的「勞働俱樂部」進行的。為宣揚政治和經濟題材的文章起

見於是組織(赤隅) (Red Corners) 許多小的工廠僅有一(赤隅), 因為另外不便組成一個俱樂部。

俱樂部的特權是職工會會員的主要利益的一個。他們分配許多免費票, 以便入戲院和電影院並出賣價錢低廉票子, 他們也有戲劇, 文學, 音樂, 遊戲, 藝術象棋等, 團體及讀書會, 和閱書室等, 一切俱樂部都有很好的圖書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像這樣的俱樂部有三·四一八個, 會員有一·二〇〇·〇〇人。在同日又有八, 〇八五個圖書館, 閱書者多過二, 二〇〇, 〇〇〇人。(21)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又增加至二一·七〇〇個「赤隅」(22)

為要使勞働法典與其他勞働法令和規則的最低限度之條文切實執行起見, 於是就委任特別勞働稽查員, 這些稽查員全時間長時專力於工廠巡查。這稽查員的工資是國家付給的, 但由職工聯席會議所舉出。一九二六年計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檢查員是由普通勞働們中選出的, 其中女子占有百分之五·八。

法律規定:「勞働稽查員在他自己的權力上, 不

可同意放棄勞動的現行標準……如有放棄的必要時……（他）一定要徵求職工會的意見。在較嚴重的事件中，他一定要……求得政府勞働部的許可。(23)

勞働稽查員是有全權去觀看任何工廠機關或商場，或任何工作的地方，無論任何的時候，祇要目的是「檢查」。在這樣的時候，法律規定『經理者要供給合宜的房間給檢查員休息度夜及辦公。』(24)經理者又不須給這些稽查員所詢問的以解釋，并呈閱他所須要的文件，彙冊，或其他報告。檢查員若發現對於勞働立法或規律有所不合時，他便調令經理者馬上要改良這缺點。經理者對這義務規約是必須絕對服從的。

在參觀工廠時，勞働稽查員須約定時日以接見工會代表與工人或收受工人之意見。這些接見時間是排得非常有秩序，每星期至少有二次或三次。法規上也規定接見時間須在勞動者最方便的時間——最好能在晚上。

除了這些選舉的稽查員外，尚有特別底技術稽

查工程師。他們是檢查機器底安全用具的專家，關於衛生的檢查則由醫生專員處理。這兩種事業都是與勞働稽查員合作的。

除職工會會員享受其職工會的利益外，蘇聯的一切勞働者，無論是否職工會的會員，都得到國家組織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各不相同的利益。

社會保險的利益擴展為工資工作的全邦工人，無論他們被雇於國家，合作社或私人業務，無論他們是否是職工會會員與否，社會保險的工作是於勞働部的管理之下，牠設有特別組織的「中央保險管理處。」以指導之。保險管理處的職員，是由全俄職工大會選出的。

勞働者之保險費是雇主捐出的。保險的等次是由人民委員會決定。現在實行的稅則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廿六日占由店舖或企業當作工資付出的總數百分之十四。勞働者對於保險是不費一文的，而雇主則被嚴禁從勞働者底工資裏減除任何保險費。法律是保護勞働者的，雇主付不出保險費，他仍得享受保險

的利益，因為他該工廠的工人，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保險機關。從雇主所收集之費約在三一〇兆盧布。

保險管理處所收納保險人數，計有下面的實數：

日期	百萬
一九二三(一月一日)	四·九四〇
一九二四(一月一日)	五·四五五
一九二五(一月一日)	六·〇六二
一九二六(一月一日)	七·七三二
一九二六(三月一日)	七·八〇四

勞働法典第一百七十六款規定下列保險救濟的種類：(A) 醫藥救濟，(B) 暫時失了勞働能力的救濟（疾病，受傷絕交通，妊娠，分娩，看護家庭裏的病人，）(C) 補助費（撫養兒童，買藥和保險人或其家人底殯葬），(D) 失業救濟，(E) 廢人的卹俸，(F) 在保險者死後或失蹤後，發給其家人的救濟費。

上面所舉的保險形式是法律所定的，保險辦事處又設有療養院和衛生院以備被保險者之修養。又

有勞働者休養處和休憩地方。爲了這個目的，政府便把在高加索及其他地方的從前的資本階級與貴族的美麗宮所撥給保險部。當一九二六年夏月（四月—九月）在療養院休養家庭及衛生院受看護的勞働病人，計有四九九，五〇五人，社會保險部出費供給者計三五九，五〇〇人，其餘的則由職工會供給。在一九二七年，依照社會保險部的計劃，計有五—三，二—九工人將由這部出費供養。因此，從社會保險金提出支用的計有三〇兆羅布。

關於病人的救助，保險者得免費享受臨床的救治，醫院的施診，藥劑與醫治的器具。一時殘廢的工人也可於其殘廢之第一日起收受其未病前所賺之完全工資，分娩之女工得受特別的補金，這已在本章內討論過了。

老年工人，或老年工人死後其母親或寡婦得收受養老金，假如他們在殘弱以前至少做過八年的工錢勞動者。他們或者收用養老金，或置於代替養老金之老年人的特別家庭中，受完全的奉養。

失業工人也得社會保危險之補助。祇有沒有其他維持生活的方法與把其名字在失業局註冊過的失業工人才能得到失業補助。失業者不付租稅，旅行時可減低舟車費，並享受其他許多的特權。各階級工人所受之現金補助是不同的，大概平均工資六分之一之法定最少數向上增加。

在過去數年中蘇聯之失業工人已經是增加了。在一九二六年底，全國之勞工總會有一·〇二三·〇〇〇失業者登記於其表上。(27) 其其未曾在總會登記尚不知其數。雖然工業日漸擴張，僱用工人迅速增加，但失業仍然流行着。

失業增加之原因有三：(一)大批的時季工人，在其時季過後就去註冊做失業工人，(二)不甘為家庭主婦之女人都湧向工廠中去，工業機關簡直無法容納她們；(三)農村人民都移到城市中去。

最後的一個原因是最嚴重的。因為農村文化的增高，農民就為擴張的工業傳說所惑，而羣向城市中湧去以冀改進其生活狀況。這於鄉村的青年尤其為

然。他們雖然沒有工業上的訓練，但都到工業中心區從事任何種的工作。填滿失業者隊伍的就是這些人們，並且因為其數目的日增，以後數年蘇聯必將遇到長久失業的情狀。這於熟練工人是不真確的，在實際上蘇聯已有一次熟練工人的缺乏了。

救濟失業問題的方法有三。第一是利用失業工人以建設公共事業；第二是給與失業補助金；第三個方法是組織集合的合作工團以利用失業工人的勞工。後一方法之基礎並不十分穩定。現在此種形式之組合不過二千所，總有工人九萬。

蘇聯仍舊是很窮困的。工人之環境仍不見好——但他們正在繼續地改進了。其最重要的，在工人方面是他們已成為國家的主人與其自己職業的所有者。假如物質環境仍然是很窮困的，但其所有的都大家平等享受。如經濟情形進改後，則工人之個人環境亦同樣的跟着進。



第十二章

新資本與特許政策

蘇維埃國家之經濟目的的完成全繫於工業生產的擴張。蘇聯之國內工業必須充分的擴大使能滿足人民之物質上的需要；得創建普遍的文化與社會化的享樂之物質的基礎，與促進經濟的與社會的進步，如托羅斯基 (Leon Trotsky) 所指出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在太陽中的地位」之爭鬪將必然是一個爭獲得最高的一個生產擴張係數之爭鬪。』⁽¹⁾ 俄國之擴張的係數，這就是建築新工廠與新工場，配用新的裝置以擴充其生產力，是蘇維埃努力建起一個社會主

義經濟之測量的尺桿。

蘇維埃先前即能在其流行的基本金之基礎上而從事工作了。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候，柴皇時代資本家所建設起的一切生產機關都傳授到蘇聯手中。未被反革命派所破壞之工廠，礦山，鐵道，與政府屋宇都由俄國之新經濟主人享用之。橫在蘇維埃經濟家前面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恢復損壞之經濟機關與使之全部開始工作。

這個「復原」的過程現在已經由蘇維埃當局完成了。工業已經恢復原狀，實際上革命時遺下之全部可用的基本資本與近來已經新添的及擴充的，現在都以其全能力的在工作了。自今以後，蘇維埃經濟必須創造充分的財富以維持其工業的現狀；以添換舊的機器與裝置品；以供給擴充工業的資本。根本一句話，這就是獲得新資本的問題。

蘇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二。第一，是從其自己的積蓄中拿出資金來，第二，是以特許權的方式吸引外國資本，應用世界上他國的積蓄於俄國之國內

的發展。

如從蘇聯國內準備新資本則有特於三個主要的方法：(一)國有工業之積聚與利潤的利用；(二)經過預算制度以利用他種國家經濟事業之贏利；(三)經過政府內債，儲蓄銀行存款與合作社等而應用人民儲蓄於工業與國家企業中。

國家預算是聯邦之國家債聚的收集與分配之主要工具。在預算中，工業之發展，全國之電氣化等之的資金是分派好了的。

關於新資本的投下，一九二五——二六年的與其他各年不同，因為蘇維埃政府在這方面之新工廠的建築與裝收底特費遠超過其每年的費用。此外，這不但其當年跌價為然，並且這還超過其在蘇維埃管理下幾年間的總計跌價。

不願一九二三年來為新建設目的所須之大數特費如何，但直至一九二五年這些總不足以趕上跌價的速率。在一九二五——二六年最高經濟局計算蘇維埃生產設備之新建設與大收理，佔其先前標準的百

分之九，(2) 總之，這年在工業所投下的新資本有七七九·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正擬投資九四六·九〇〇·〇〇〇盧布。(3) 在後面這個數目內，包括聶伯高電力廠 (Dnieprostroy) 的七百萬盧布，其餘的電力廠之建設費則並未包括在內，假如我們就全部電化之總費而說，則一九二六——二七年之總數達到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各部國家經濟事業中，除特許事業外，一九二三年來建設與設備之新的投資如下表：(4)

(單位百萬盧布) 國家設計委員會之計算

分類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農業·····	645.5	743.0	849.9	966.4
工農·····	245.3	339.5	779.3	* 809.5
大電氣事業	42.0	43.3	69.1	90.0
運輸·····	163.9	225.9	437.7	506.3
電話與電報	5.3	12.1	23.0	28.0
穀米升降機 與食物冰箱	3.8	7.1	24.9	11.8

教育事業與 衛生等	25.9	39.7	66.7	82.4
市政事業	26.3	65.9	102.5	152.0
城市住屋	116.5	248.3	403.0	471.6
總數	1,294.5	1,724.8	2,756.1	3,118.8

在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五年二年內新資本的總投資增加二倍以上。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其總數亦續有增高。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改進工業資本所費之總數中包括建築新工廠與新工場所費之五八二·八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個總數比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所費總數的百分之二三七以上。

自從這個建設程序開始後，有一七二個新工廠與一九六所新的礦坑，有的已經建成，有的已經決定

* 人民委員會又把牠增至九四六·九七八·〇〇〇盧布。(電氣業密設除聶伯電廠外未包括在內)

建築了。有八十一個工廠已經完成並已開始活動。內中有十二個已經開始建築了。其餘七十二個工廠是以後二年建築程序中的一部分。

新的礦坑，有七十六個已在唐內茲盆地一處活動起來了。其出產力每年約自一六.五〇〇到八二.〇〇〇米突噸煤。九十七個產力各有大小的新坑可在一九二六一二七年開始活動，而其餘十九所新坑則將在五年內造成。

在煤油工業方面，有十二個新的提煉廠已經開始工作了。其餘九個則馬上就可完成。在金礦方面三個新的礦場能於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開始活動，每年出產一.六四〇.〇〇〇噸鑄鐵與一百萬噸捲鐵。一個曳引機；工廠的建築工作已經在斯達林格列(先前的柴利親)開始了，每年將可出產一〇.〇〇〇個曳引機。一個新的耕犁工廠正在烏拉區的車里雅濱斯克(Chelyabinsk)工作了，另外四個出產農業機器的工廠的建設工作也已經開始。三個鋼鋅的鑄化廠現在也在建築中了。

在織物工業方面，現已計劃建設十七個紡織與綫絲廠。五個已經開始活動了，九個將近建成，三個已經開始建築。五個工廠是建築於中央亞細亞與外高加索共和邦，這是十一月革命時未曾注意其工業化的區域。

為促進農產品起見，十六個榨油廠，裝罐廠，澱粉與漿糖廠及二十五個鋸木廠和為化學品用的工廠，有的已經建成，有的正在建築之中。白俄共和邦有一個蒸溜廠將近完成。在中央亞細亞與高加索已提議建築十七個棉廠，現在已經有十七個建成了。(6)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各種工業所費之工業建設的總數之分配如下表：

工業	百萬盧布
金礦.....	233,194
電工事業.....	16,480
燃料.....	272,531
礦業.....	22,043

化學品.....	56,577
木材.....	23,582
紙業.....	43,916
織物.....	123,459
農業.....	49,418
矽酸鹽 (膠土,玻璃等).....	48,485
印刷業及其相關工業.....	2,313
皮革.....	8,900
活動影片業.....	0,380
新提加.....	8,700
聶伯高電力廠.....	7,000
未分配之準備金.....	30,000
總數	946,978

在這些總數內包括各共和國工業所費的總數與在蘇聯最高經濟局直接管理之下全國性質企業所費的總數。

工廠與礦場中之現存的工業設備，大多是舊式

的與不合時的。但一切新建設均須應用科學的與工藝學的最近的發明。現代的機器是正在設置了，工廠是分工益專了，而全部生產也定了標準。其結果將有大量的生產以解決蘇聯對價廉物美的工業品之需要及使農村需要與工業生產力躋於實際相等的情境中。

不論蘇聯之如何的增加其基本資金，但在現在的積蓄中祇能滿足其最迫切的需要。雖然在工業上的投資甚大，可是其數目總不夠盡力的利用其國家之自然財源或追隨農民對工業品之繼續增高的需要。

那裏，尤其是在西比利亞或遠東有未曾完全發現之無限的自然財富，這個蘇聯自己是幾十年也不能開發的。所以政府決定吸引外國資本家以促進聯邦之工業化與開發其自然財源。因此牠給與外人以特許權，這於他們投資礦業，製造業，新建築與農業是有利益的。

蘇聯之採用特許政策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人民

委員會一個法令的結果，其起初的法令已漸漸的擴充到下面的範圍：

(一)開發聯邦之自然財源的生產特許權，

(二)蘇維埃市場上迫切需要之製造品的工業特許權。在同一的業主下並准許其得建築與裝置最科學的及最專門的各種工業工廠。

(三)貿易特許權。此種特許權准許外人在蘇聯內開設為經營輸入與輸出事業之目的的機關。但每個單一交易須受國內與國外貿易部之批准與許可；此外又須得特許當局之批准。

(四)農業特許權，其目的在投新資本於農業，其結果，是更科學的耕種方法之介紹。

(五)運輸特許權給外國商家以建造新鐵路與組織其他運輸機關之權利。

完全負責吸引外國資本到蘇聯來的機關，是莫斯科的特許委員會總部 (Chief Concession Committee)。特許委員會總部在外國之活動是由屬於商業

代表機關的特許權委員會主持的。在現在的時候此種委員派駐於柏林，倫敦，巴黎，羅馬，與東京。這些特許權委員會是有權主持特許事業談判之唯一團體，他們的工作包括主持初次的談判與向各有關係團體報告關於特許權給與的條件。

初次談判結束後，於是莫斯科的特許權委員會總部就來與外國商家作最後的協定。其文件遂提交人民委員會以作最後之批准。

當一個特許權已為特許權委員會總部批准並為人民委員會所通過後，其特許合同本身就成為一種法律。所以這是與俄國一般法律同等性質的。專在合同內特別規定之一切事件，訂約之讓受方須服從蘇維埃政府之普通法律與規則。

在條約尚未終止時期內，給與讓受者之財產與其投款及改進物是不可收為國有，沒收或奪之而去的。特許年限是確實地規定好的。其時期各不相同，大多是從二十五年到五十年之久。其時期是視所投資本之總數，事業之預期的利益與財產之可靠等而

定的。

在特許權合同中雖不常常有，但大多有一條規定，讓受者須從事與給他的財產有關之一個固定的最少限度之探險與研究及完成原料造成可用品的手續。每個合同之另外一個重要的規定，是對於所讓與的事業須投以最少限度資本。再，為担保其財產之完善的開採與發展起見，讓受者在合同內規定須用最近科學的發明物與器具並須輸入現代的設備品與機器——這常常可不納通常關稅而輸入俄國。在潛在力知道的財產中，一個最低限度的生產程序是計劃好了的。當此種生產力不明時，其生產程序是在一個規定的研究與探來已經完成之後才互相訂定的。

讓受者須將其出產之一部送給政府做貢品以報答其特許權的給與，其數目各不相同，這是看其財產之價值與所訂之特權如何而定的。這些貢品可以實物付出，亦可以相等之貨幣價值代之。在貢品之外，讓受者須與從事同等企業之國家機關一樣的納稅。

在僱用勞動時，讓受者須依照俄國勞動法典與

蘇聯其他一切勞動法令所規定的條件。他可自由招用外國工人，但以達到一個規定的工人總數之百分之幾為限，這通常是百分之十五。工資是在讓受者與其職工會間的集合協定中規定好了的。

讓受者與第三者間所起之衝突是依照蘇聯法律，由審理特別案件之法庭解決的。蘇維埃政府與讓受者間所起之關於讓受合同之執行與解釋的誤會及爭執是由一個特別組成的調解法庭解決的。此法庭之推事由二方各推一個，這二個推事又推選一個公斷人。假如二方不能同意於這樣的一個公斷人時，則其推舉權常讓給有些絕對公平或無偏的團體，這大概是歐洲有些大學或其他學者團體的教授。

在特許時期完止時，原來的財產與以後一切的投資及改進均自動地歸還蘇維埃政府。股本現錢與貨物都仍為讓受者的財產，由其自由處置。

為大多數特許權合同的代表而可以說明一般的時期與規定的例子是一九二五年給與英美新提加的利那金礦特許權(The Lena Goldfields Concession)

其協定中訂明給與外人以三處開採之區：位於西部西比利亞的利那微提謨 (Lena-Vitim) 區之有名的金礦；在烏拉山之西色脫 (Sissert) 與利無定斯克 (Revdinsk) 區之鋼銅鐵與木材及次梅諾哥斯克 (Zmeinogorsk) 與成楊斯克 (Zinyansk) 區之銅鋅礦。此外該公司又得開採刻爾朱成斯克 (Kolchuginsk) 煤礦之權，其出產足以供給該企業上的需要。

這些財產都歸於其在從事之公司。但該公司須做另外考查的工作並須建築冶金工場，銅，鋅，與銀的提煉廠，這些至少須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投資。利那微提謨金礦之特許期限為三十年；其餘的為五十年。在這個期限過去後，其開發過的企業，就成為蘇維埃國家的財產了。

利那金礦新提加之對政府的納稅包括一切普通的科稅再加以其總出品的百分之4 $\frac{1}{2}$ 到7的貢品。一切勞動問題都依照蘇聯之勞動法處理的，而其工資則該公司職工會之集合協定中明確規定。該公司得僱用百分之十五的外國工人與百分之五十的管理及技

藝部的外國人員。

蘇維埃政府最近對於請求給與特許專權的外國資本的利益是非常慎重的。該企業須十分完善，而該請求者又須有實施其合同中之規定與義務的經驗與財力，必如此政府才能信之而與以特許權。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底以前的五年間，政府共收到一、九〇九件之請求，而蘇維埃政府所准許者祇有一四一件，這是很有意義的問題。一九二五——二六年收到之請求有四百件，比一九二四——二五年的三百件加四分之一。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以前所給與的一四一個特許權中，其各業之分配如下表：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總數
製造業.....		8	7	8	16	39
貿易.....	5	13	10	6	2	36
開礦.....	4	3	5	9	3	24
運輸.....	4	6	1	1	...	12
農業.....	4	4	...	2	...	10

木材……………	1	4	1	…	…	6
漁業, 皮革等…	3		1	1	1	6
其他……………	…	3	…	3	2	8
總數	18	44	25	30	24	141

依照國別而分配則如下：德國，三九；英國，二二；美國，一五；法國，四；其他國家六一。

在開始發展的初幾年蘇聯即讓這樣大而重要的工業落於外國資本家之手，這是一種不良的政策。但這個無論如何能供給大批的為蘇聯許多年內所不能購買的外國機器。這並且能從十分工業化的國家中介紹過來極需要的生產方法與技術。

從這些特許事業中，國家財庫又繼續收進很大貨品形式之收入，這些可用於其純國家企業的發展。一九二五——二六年蘇維埃政府從特許事業中收入貨品九,六三五,〇〇〇盧布與稅款一五,二三八,〇〇〇盧布。並且在特許期限完止與租地歸還政府時，蘇聯將成為一個有適當的資本與發展之財源

國家。

同時蘇維埃國家並不給與很多的特許權以致國家經濟的重要地位溜入他人之手。其特許企業的生產與國家總出品比較起來是很不值得注意的。不准讓受者在俄國國家經濟中佔任何重要地位的一件事，蘇聯是非常慎重將事的。





第十三章

培養新技術

蘇維埃工業，現在與最近的將來之最大的一個需要是大批的熟練工人。蘇聯的熟練工人之未被僱用者現在是極少的，反之，此種工人是異常的缺少，又因為工業的擴張與革命前俄國所未有的新工廠與工場之建築，大抵高等的熟練工程師，技師與技術家成爲一個絕對的必需品了。

在革命以前，俄國工業之大部分是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與美國的資本家所有的。這些外國資本家招請大批的熟練工人與技術家充當顧問，經理與

工程師。當戰爭與革命時有許多這些外國專家都離俄國而去了。大部俄國的工程也隨他們而去。

因此蘇聯的問題是養成一批專門的熟練工人，在工業方面，他們須能勝任，而在社會方面他們又須表同情於新的工人社會。所以那裏已建立許多技術的與手藝的學校，這些學校正與國有工廠及工場之合作在正升起的時代中造出一批各種工業所需之技術的熟練工人。

這些學校的目的，非但在造良好之技術師，並且還養成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好公民。所以他們把社會科學的基礎與工業的理論及實習聯在一起。

蘇聯國內之工藝學校有下列幾種：

(一)職業(工藝與商業)學校，訓練工場與工廠作場學校。

(二)中等工藝學校。

(三)工人學會(Rabfacs)。

(四)大學(高等工藝學校)。

(五)研究院。

職業(商業)學校之組織，除其學生須在工廠或工場做實地工作外，是與美國之中等農業與工業學校同樣的。他們給學生以一個基本的工藝或職業教育，這是蘇維埃教育系統的第二階級。在這些學校肄業的學生大部都在「勞工」學校，即美國之初等小學讀過書。十四歲以下之兒童不許入職業學校肄業。

蘇聯的兒童當其讀完勞工學校時大部是十五，十六或十七歲。於是希望他們能揀擇其所喜之職業而入專授此種職業教育之學校。

在職業學校之時期大概是從三年到四年之久，這是根據於其所授之商業或職業而定的。在學校中，學生之一半的時間是費於其所預備之工業的實際工作。學生學程修完後須在其所專習的工廠去做學徒。學徒時期滿後此種學生是視為其所已經預備之工業底技術的熟練工人了。

職業學校不祇是工業性質的。有些是預備製藥與農業等性質的。各學校之課程與肄業時期各依其學校之特別情形而不同。比如在農業學校裏，學生每

年在校內讀書八月，在田野從事實際工作則祇有夏天的三個月。

職工會常以為高級職業學校的學生是能够做通常職工會之會員的。學生又為自治的目的而組成團體。工作之訓練與標準是由各級學生所組織之代表會來自己監督的。

與學校同級者有『練習工場，』這是供給農村經濟之需要的。通常練習工場之技藝與手工藝學校訓練青年以比鄉村人民更有組織與更完善的工作方法。他們又教學生用現在最新式的農業機器與方法。

『工廠工場學校』是未到十八歲即已從事工業之青年的職業學校。這些學校是會同並借一個工廠，工場，礦場或其他生產企業之屋宇組成的。

蘇維埃法律禁止十六歲以下之兒童從事工作。但在特別的情形中，工人稽查員得准許十四歲到十六歲之兒童做某種特別工作。每天他們無論如何不可做四小時以上的工作。十六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工人每天不可做六小時以上的工作。所以這些在工廠

做學徒的青年工人自己有很多的空暇時間。因為要使他們不至淪為無訓練與無教育的階級，因為要使他們成為熟練的與勝任的工人，因此就有半日工廠學校之設。與他們以受教育的機會。

每個企業必須與十四歲到十八歲之學徒以實際的與論理的訓練。工廠須準備其企業工人的百分之六以上的學徒。反之，每二個工人也不可有一個以上的學徒。每種工業之學徒的百分比，常在集合協定中詳細規定。

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兒童每天在學校讀書四時，在工廠做工四時。十六歲到十八歲的青年每天作工六時，讀書二時。

工廠學校中之學生則與以一般的中等教育及工藝教育的基礎。後者的訓練是其所從事之企業的特別部分與全部的訓練。各種職業之機械的與技術的基本知識都與他們以系統的指教。

此種學徒的大部，約百分之五十，是從業企工人之子女中選擇出來的。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很好，故

他們的工資頗高，每月有十五到二十盧布的收入。因工作之進步其工資亦漸漸增加，到在學校最後的一年，他們每月收入有四十到五十盧布之多，這個數目與工場中全天工作的熟練工人之收入相差不多。這個數目與美國的相較自然相差甚遠，但在蘇聯，其購買力已足夠供給在學徒時期內的需要了。當學校畢業後他們就在工場中有位置。他們那時的工資比一般的都要高，假如他們表示出其工作的精練與能幹來。他們馬上就可與熟練工人躋於同等地位。

這些青年工人學生自然是適合於其工廠的職工會的。他們拿出其工資的百分之一做工會的會費，就可享受職工會的一切特權了。有許多工人也是少年共產主義團 (Young Communist League) 的團員。學校是在一個自治的基礎上建立的。學生自己主持學校教育，參與學校行政與選舉他們自己的委員會以監督衛生，工作情況等問題。

因為物質上財力的有限，有許多當局為職業學校所計劃之程序到現在還不能見諸實行。但一個很

好的開始已經做成了，以後每年的情形也正在着着進步。到後每個兒童至少將會讀過一個職業的手藝學校。蘇聯以後將不會有那些不曾受過與美國中等工藝學校相等的教育底工人。

從工業的觀點上說，職業學校是擔負有理論與實習訓練的工人之不斷的供給。從各個工人自身的觀點上說，職業學校不顧其自己或其父親之經濟情形如何，均給他以一種教育。即使其父親是很窮的，職業學校之畢業生總不會成爲一個無訓練的苦工，他總能勝任蘇維埃經濟制度的一個職位。從蘇維埃國家的觀點說，全國人民終將成爲一個有訓練的與受過教育的人民，並將受過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教育。

蘇聯學生在已讀過職業學校之後，其工業教育並不一定停止。與美國專門學校相等之農業與工業的「高等工藝學校」是組織成功了。其他醫學，教育，經濟與社會科學，音樂與藝術的高等專門學校都設立起來了。此地祇有那些訓練直接參與工業活動的學

校是於本書有關的。

高等專門學校之目的是在造成一個有高等訓練的工業專家之核心。其學校祇許滿十七歲的蘇聯公民進去求學。

學生經濟與勞工運動有關之團體——大多是他們職工會，有時為共產黨——的介紹就可入校肄業，學生又須合於教育部（Commisariat for Education）所頒佈的入校規則。此種規則各邦所差甚微，他們大概是學生須從職業學校畢業並至少須在工業中有一年之實際經驗。職工會與經濟當局之觀察青年工人的智慧就在這一年內，假如工人表示出從事高深工作之意向與能力，他們就將介紹他到高等工藝學校去。

工藝專門學校平均的時間是三年。工人在未入校之前其技巧即比通常的高些。入校後他們受一般的文化教育（歷史，數學等）其所選職業之專門的教育。

在現在的時候，此種高等專門學校有二十五種

以上。每校之工作都與其所從事之工業有緊密之關係。一切學校都位於工廠或工場之附近地，以預備養成專門人材。除求學外，每個學生均指定屬於某一工廠，礦場或其他工場。他在那裏每個星期至少須費一天功夫，大部的學校在暑天時都是停息的。他須定期做關於其工廠狀況的報告。

學生讀完他的學校教育後，須做一年或二年之實際的工業工作。在這個時期將近完止，假如學校當局與經濟當局信任他的能力時，他就可得到一張有能力做工程師的證明書。

勞動階級之子女有入這些學校的優先權。他們可以免費並常助以生活費用。商業階級家庭的子女是一定最要付學費的。在有些地方則辦有夜校。夜校學生之求學期間為四年。在實際上一切學生都組織各該業的職工會。

在許多情形中，未受教育之成年工廠工人常表現出比其現在所從事的之工作更高的能力。因為要使這些男女有受更高的工藝訓練之機會與預備其進

大學起見，特別的『工人學會』（俄文簡語爲Rabfacs）是已經組成了。工人學會是祇爲那些在柴皇政制下消度了青春而無享受教育機會之成年工人設立的。這個時代過去後，工人學會也將漸漸的消滅了。

職工會，共產黨或鄉村蘇維埃都送學生到工人學會去，並在學校期間內資助他們。這裏一切學生都組織他們相當的工會與政治的團體。

工人學會之求學時期爲三年到四年之久，一切課程都是合於那些希求服役於專門職業的工人之需要的。有些學校是全天上課的；在有些學校之學生日間做工，夜間上課；另外有些學生則爲半日的，但一切學校之工人都是直接從其職業中前來而受一種技術的訓練的。

教育部與職工會又爲不能入工人學會之成年工人設立許多自修的工藝課程與工藝夜班。其課程分爲：（一）訓練年老工人的基本教育；（二）訓練高等熟練工人，工頭，與事務工人之高深課程；（三）特別需要發生時之臨時課程。在工藝夜校中，其求學期

限有四年之久。

上面所說的一切教育都是訓練仍舊回到工業服務之學生的。各學校的目的在訓練更有技能的工人——牠從不曾領導工人脫離勞工階級。有非常希望的少數工人則仍繼續到高級學校去研究，他們在那裏訓練做一個經理，工程師與科學家。

蘇維埃之大學不像西方諸國一樣的是集合各專門學校之一個單一組織。這是研究某種學問的一個高等的專門技術學校。

蘇聯之大學是在生產的基點上組成的。學生須與其特別活動實際接觸。那些專習礦業工程的學生，其求學與研究就在礦場上實行的；未來的電氣工程師在電氣廠研究其學問，電氣廠是視為他們的實驗室的。其他研究亦可依此類推。

每個大工業都設有研究與調查部。專家在那裏主持一切理論的工作，他們並且直接指導青年工人之活動。世界上舊式的大學有些仍存在於蘇聯的大城市中，但他們現在很迅速地被新式的大學所代替

了。

大學教育常常在三年以上。無其他資助方法的學生得受數目不大而足以維持其在求學時期中之生活必要品的薪金。在學程讀完之後，學生均到工業，運輸，或他種其所專長的職業去做一個顧問或一個工程師。

工藝教育最高的學校是「研究院」，與美國之畢業學院相等。

研究院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中有二重目的。第一，養成中等工藝學校的教員與講師；第二，從事工業的研究與調查，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院則各從事其各部的工作。

國家為促進工業知識起見，已建立國家電工學院，中央空氣水力院等研究院。

在研究院中實際上是不上課的。學生與其指導員的所有時間都化於研究中。每個研究院都有其特別問題的課程。科學家則着手解決現實的問題與改進現存的方法。

莫斯科的中央勞動研究院的課程與其他研究院的不同，但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在研究與應用工業效率之工業行政法，之科學的管理與方法。另外一部則招收學生，教授他們成爲工廠中之科學方法的教師。

研究院有許多的實驗室，工人在其中做工時留有照片。以運動機器研究其應取消的虛廢動作，其餘實驗室研究疲倦，工作情況等問題。另外一部則研究工具之定律；又有研究工作之空間與工作之時間者；同時另一分部則研究如何能在最短的可能時間內把學徒訓練成爲熟練的手藝者。

研究院建有極完善的圖書館，其中收集許多各國的與各種語言的科學管理之書籍與雜誌。在國外之通詢處又介紹研究院以外國之最新發展的事物。

只要客觀環境准許資金與財力得能集中於教育的用途，其工藝學校與其學生的數目將會很迅速的增加。現在尙無各工藝學校之完全統計，但下列四種學校的一個數表亦足示我人以增長之概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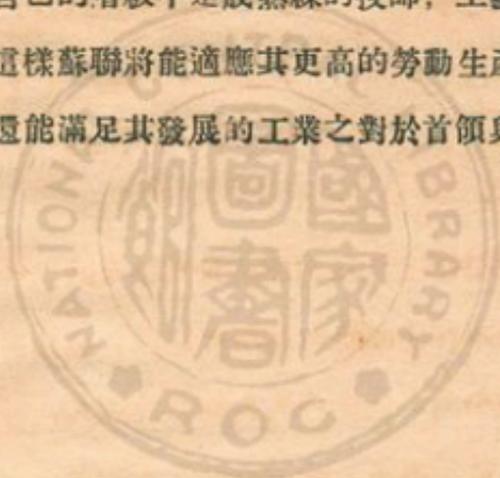
	1924—25		1925—26	
	學校	學生	學校	學生
初級工藝學校	3,931	428,333	3,348	349,915
中等工藝學校			979	180,522
高等教育學校	158	165,268	151	169,076
工人學會	114	43,109	108	47,174
總數	4,203	636,710	4,583	746,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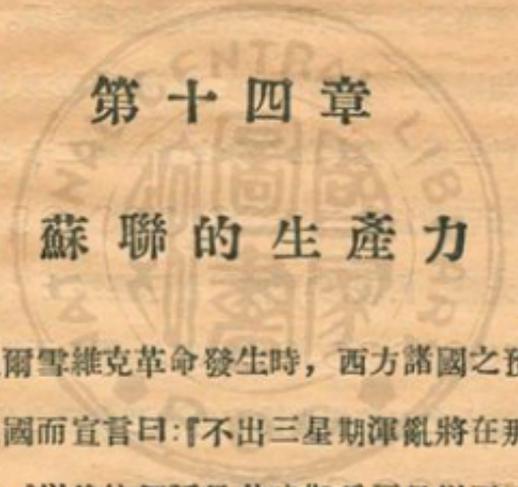
在蘇聯工人是訓練成爲其職業的熟練者。教育之目的不在使他脫離其階級關係；這是養成他們爲其階級中的一個靈巧的與智慧的工人。這是俄國工藝教育第一個重要特質。

蘇聯教育的第二個特質是工人階級與其家庭之子女從幼稚園到大學都享受第一等的優先權。假如那裏有不方便時，工農之子女常比非工人的子弟享有優先權。最後的一個特質是工人之受教育可不會發生經濟困難問題。在低級學校裏學費是可免的。高級學校中之工人階級的學生非但學費可免，且受膳

宿之供給與每月小數之津貼。在蘇維埃制度下沒有一個工人是因爲經濟困難而不能受到教育的。

當蘇聯之環境能使其教育程序完成時，則每個工人總能受到訓練而成爲其職業的專家。每種工業將會從其自己的階級中造成熟練的技師，工藝家與工程師。這樣蘇聯將能適應其更高的勞動生產力之需要，並還能滿足其發展的工業之對於首領與顧問的需要。





第十四章

蘇聯的生產力

當鮑爾雪維克革命發生時，西方諸國之預言家都注目俄國而宣言曰：『不出三星期渾亂將在那裏佔着勝利了。』以後他們延長其時期為三月以至三年。現在蘇維埃的經濟制度已到他的十週年了。

在這十年之中，俄國的工業組織已經過三次的變遷。第一期是短時期的工人管理；第二期是軍事共產主義；第三期是新經濟政策的時期。

第一期時間太短了，不能有所評判。當工人管理制度已經取消而代以軍事共產主義時，全國並不見其

停止而覺得已有什麼變動。

軍事共產主義是不變之的歷史的必要底產物。這是全國的一切生產力量爲與國內及國外敵人開戰目的之動員或用武。

軍事共產主義把俄國渡過這些危機。但全國之經濟組織幾乎全在此壓迫下而全被破壞了。工廠之出品跌至戰前標準的百分之十五與二十之間。全國財富在戰前爲九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世界大戰,內戰,與國際干涉已經停止後時,降至五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際干涉與封鎖所與工業上之直接損失據在熱內亞會議之估計有九,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戰前盧布。

直等到一九二一與一九二二年俄國才能廢除其經濟機關之軍事的行政而置之於和平時代的基礎上。自那時以後數年間,軍事策略已爲全國生產力之系統的擴張所代替,而其經濟發展之速率已比戰前或戰後時任何國的爲大,軍事的參謀本部變爲經濟的參謀部——國家經濟計設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

顧客觀上的困難如何，已完成其極複雜的設計工作，蘇維埃行政部已於五年中恢復其經濟生活到其戰前的標準了。

蘇聯有一個自然財源的財富以作其經濟的物質基礎。其佔全球土地六分之一的面積祇有百分之二十是不能栽種的，其餘部分都是森林，田野，草原，葡萄園等。蘇聯佔全世界小麥田面積的百分之十七，黑麥田佔百分之六十，大麥田佔百分之二十以上，燕麥面積佔百分之二十。其畜類與全世界的總數相較也是佔優勢的。

俄國的金礦也是非常豐富。其有名的煤礦佔全世界供給量的百分之五.六；她有煤油總數的百分之三五.一；鐵的百分之四.九；與豐富的鉑礦，金礦，銅礦，銀礦，錳礦，寶石，鉛礦，鋅礦等。此外他有全世界木材的百分之二七.九；與皮革，魚類之充分供給。

一九二三——二四年各種大小工業之出產值為三.四一四.〇〇〇.〇〇〇戰前盧布。在二年內增加百分之百以上，一九二五——二六年達六.九二三。

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等於戰前標準的百分之九二.二。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其生產力將為七.八五五。〇〇〇。〇〇〇戰前盧布，或與戰前標準相等。恢復工業之過程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從此以後，新經濟的建設是現在的急務。

從事工業之工人數目與其生產力及其工資也均已逐漸增高了。除時季工人外，一九二二——二三年共僱傭二,〇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工人。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工人增至三,〇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在同一時期內勞動生產力增到百分之二〇三.九，而工資則增至百分之二四二.二。

農業之恢復已與工業之復原相等。一九二四至二五年農業生產值之戰前價格為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佔一九一三豐年收穫價值的百分之七五。一九二五——二六年收穫值之戰前價值已增至到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數為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九四.二。一九二五——二六年耕田總面積約為百分之九十五，與一九一三年的相同。

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工業出品，農產物與耕種之面積將超過戰前的標準。

在過去五年中畜類之數與質都已增加了。大角牛比一九一三年的多二,八八一,〇〇〇,〇〇〇頭。其他畜類雖然不能說完全，但已幾乎達到其在一九一三年的數目了。

三 因俄國國家經濟的生產機關之一般的復原，貿易資本流轉也已跟着增高了。農民之購買力與其對於工業品之需要因其收穫價值之增高也都已增加。產業工人的工資之一般的增加也已經同樣的使其購買力增大。

蘇維埃經濟當局已經感到不能滿足蘇聯對於一切貨物之空前的需要。故其國家正感到貨物的短少。批發貿易從一九二三——二四年的四,七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一〇,四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另售商業則從一九二三——二四年的五,〇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躍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一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

○盧布，假如俄國商業代理機關能完全供應貨物之需要，則批發與零售貿易二者都將有更大的增加。

在國際干涉數年間完全停止的國外貿易於一九二〇年重新復始了。當大部商業條約及協定與外國簽字之後，一九二二——二三年的總資本流轉為三九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已增至一,四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一三年的有二,八九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其他國家經濟事業中，自一九二〇年來國外貿易資本流轉沒有一年不是增加的。

柴皇政府所留給蘇維埃政府之鐵道線是破壞的與不完全的。一九一三年在現在屬於蘇聯領土的境內鐵路總長有三六,一四〇哩。其受軍事上之徵用者約有二八,〇〇〇哩，內中祇有一一,〇〇〇哩未受破壞，但因為每年新建築的結果，現在路線總長有四六,四三四哩，為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一二〇。以後已經計劃每年約建築二,〇〇〇基羅米突路線。

○其他國家經濟之復原與鞏固已經反映於財政的

情狀中。自一九二四——二五年後預算已經收支相抵，並已從一九二二——二三年的—,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二四——二五年的二,九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與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五,〇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種金面貨幣已經發行了，其量已從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的二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的一,四一二,六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三的流行總是一,九二一,七〇〇,〇〇〇盧布。自從一九二一年底第一次發行新的蘇維埃貨幣後，在歐洲市場中已經鞏固牠的額面價格了。

因為現行的政治關係，孤立的蘇維埃政府不會與外國政府或外國銀行家訂立過借款的條約。所以蘇聯之成就其改造的工作完全是自己出錢的。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其內債的總數為七五〇,一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二三——二四年各部國家經濟——農業，工業，電氣業，市政企業，住屋建築等——之基本金

總數有四九,五五八·七〇〇,〇〇〇盧布。新資本的投下(特許制的除外)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已有一,二七三,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有一,七二四,八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五——二六年有二,七五六,一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二七年各業所耗之新資本總數將在三,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

在一九二七年蘇聯之國家經濟已完全從戰爭,反革命,封鎖,干涉與災荒之蹂躪下恢復原狀了。恢復的過程實際上已經完成。從此以後俄國正將建立新的了。

蘇聯國家經濟之發展各方面都正繼續進行。工業是變成現代化了;柴皇時代之舊法是正在除去;現代的機器是盡貨幣或給用所能購買的在增加了。工資正在增高;勞動生產力也正在增長;人民是日漸的更富有了。

蘇維埃政府又正在打破數代來牢籠我國人民之愚魯與無識的障礙物。蘇聯以一個普遍教育的制度,

一個爲工人利益而組織與活動之政治的與經濟的組織，與天生合作的人民再伴以其國家可驚的自然財源之大供給，將來必能漸漸成爲世界經濟中一個重大的要素。





第十五章

經濟的趨勢

在蘇聯境內沒一個共產黨敢說社會主義的全部是已經完全成功的了。列寧於一九二一年指出說：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邦一辭是表示蘇維埃國家實現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之傾向，而並不是說現在的經濟組織就是社會主義的。」⁽¹⁾ 蘇聯是在一個過渡時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間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這時期中所正要做的工作，在現在共產國際的領袖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新近所做的建起社會主義 (Build up Socialism)⁽²⁾ 一

書中有詳細的說明。

在這個時期內什麼是流行的歷史勢力之趨勢呢？什麼是國家經濟中之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要素底相對的特徵呢？蘇聯是向着社會主義跑呢，還是向資本主義方向倒退呢？

到社會主義之成功的過渡時期有三個基本要素。第一，國家權力須在新社會的手中，為工人階級之利益而掌理，與反對資本主義勢力之增長。第二，沒有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在一個落後的國家牠是不能成功的；牠需要『依照最科學的建立起來之技術。』(3) 最後，生產，分配交換之社會化的勢力須繼續擴張，而資本主義的那些勢力必須在鬭爭中失其地位。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指出蘇聯經濟生活之正在移動的方向。

新勢力之攫取國家的權力是已經完成了。指導國家工作之握政權的團體祇代表工人與勞苦的農民。關於他們統治之階級的性質，他們是很坦白地承認的。他們不代表也不想代表全社會的利益，他們用

國家的組織爲反對私人利益與改進工農階級利益的一個工具。

所以其國家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牠有國家的全部力量以與私人資本者鬭爭。滿十七歲年齡而無身體上與精神上之缺陷的人民，假如他不是個工人，就沒有政治的與社會的權利。他沒有選舉權，還須付額外的納稅。私人之獲賺大財是極不易的，用錢來攫奪政治的權力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蘇維埃國家之全力量都用在推倒資本主義的經濟而建起社會主義的經濟的鬭爭中了。

到社會主義之過渡時代的第一步奪取政權是已經完全成功了。所以蘇聯現在是全世界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而採受社會主義原則之唯一的國家。

鮑爾雪維克所做的主要經濟事業與全國之工業化是很快的向前進步。工業之發達比其他國家經濟事業爲快。比如一九二三——二四年之農業與工業的生產各以百分之百的指數代表之，則其後數年二者之增長比數如下：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預計)
農業	100	108	28	134
工業	100	148	203	230

再，在一九二二——二三年工業生產佔工業與農業二者之生產總數的百分之二二.八。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佔百分之二七.，至一九二四——二五年增至百分之三五.三。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增到百分之三七.九。據國家設計委員之估計在一九二六一——二七年將增至百分之三九.七。

一九二三——二四年工業總出品的絕對價值(以一九一三年的盧布計算)為三,四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四——二五年有五,〇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五——二六年有六,九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據國家設計委員會之預計,一九二六一——二七年的將有七,八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這些數目非但明白的表出工業之發展遠超過於其戰前的速率，(在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其增加率平均為百分之三.八七，其最好的幾年一九〇八到一九一三年，也不過百分之六.五) 並且其增加的速率遠大於農業發展之速率。故俄國是很快的在工業化了。

國家與城市間之和諧關係已經由減低生產費使製造品為農民的經濟能力所能購買的許多方法建立起來。行政，工業化，電氣化，標準化與勞力之科學組織等的經濟是賴以獲得這個結果的幾種方法。

一個重大之「經濟的戰鬪」，是逐漸減低蘇維埃政府之各部行政費，取消繁設局所之制度 (Bureaucracy)，與節省國家收入之耗費。現在之經濟與行政機關每年約須費二千兆盧布。這與戰前柴皇政府所費者幾乎相同，但因為革命前之大部國家企業是在私人手中，故現在各機關所做之工作比以前的大得多。現在將實行經濟之結果，其每年所費將減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間之數。全國工業基金之增加將是很容易的一會事。

舊機器之收理，舊工廠之重新裝置與新工廠之建築是很迅速的進行。我們已經知道從一九二三——一二四會計年度之開始到一九二五——二六年年底國家經濟各部所投之新資本約有五，七五四，四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將有三，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投於此種事業，其中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數目用於工業與電氣化事業。

外國方法與技術是模倣與介紹進來了。據托羅斯基的意見，俄國工程師有一半以上是已經到過歐洲與美洲的，他們並繼續帶回足以促進蘇聯之經濟進步的方法與思想。國外來的專門家是時常僱用的。在一九二七年二月有一三五個外國專家，七二個外國工程師與六三個外國技師被僱於蘇維埃之工業。(4) 國外之工業裝置品是盡國內經濟情形與國外信用所准許的迅速購買。奢侈品之輸入是與工業化之迫切需要相伴的。

其他促進工業化之方法是經濟建造之設計原則

的介紹，生產企業與分配之專業化，小企業之聯合為國家托辣斯，與生產之標準化。

科學與工藝學之社會化已將私有財產時常置於科學家之發見上的障礙物打倒了。在蘇維埃制度中新發見與新發明之普遍的應用是極公開的。沒有「商業的秘密」，新發見之事物馬上即成為蘇聯各種企業之公共財產，這於聯邦是極有利的。

標準化亦嚴正地應用於工業。研究各種之出品，決定其最優佳者，生產就祇限於這些。這樣生產費是減低了，品質是改進了，而現行工業裝置中之最大的可能結果也成就了。

此外對「蘇聯將往那裏跑」的問題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經濟上的答案，那就是社會化的經濟勢力與私有財產勢力在聯邦國家經濟中所佔據之相對的地位。

一九二三——二四年蘇聯工業出品總數為三。四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百分之七五。三為社會化（國營與合作社營）生產機關所出產。

其餘百分之二四.七則為私人資本所出產。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其總數增至五,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百分之七九.二是社會化的生產,百分之二〇.八是私人的生產。一九二五——二六年其一切生產總數為六,九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百分之八一.九是社會化的,百分之一八.一是私人的。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據國家設計委員會之估計全國之生產總數將增至七,八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他們希望其中百分之八二.七是社會化的,百分之一七.三是私人的。*

這些數目非但包括大規模的生產,並且還包含小規模的與手工藝的工業。假如除開小工業與手藝工業。則國家的,合作社的與私人的生產機關之大規模的與基本的工業之生產如下:

* 私人生產包括國內私人資本與國外之特許事業。

	總(盧布) 數(萬)	國家的 百分數	合的數 作百分 社分	社的分 會總數 化百	私分 人數 百(特 許)
1923—24	2,627	90.8	4.1	94.9	5.1
1924—25	4,061	92.1	3.8	95.9	4.1
1925—26	5,797	91.6	4.3	95.9	4.1
1926—27	6,640	91.8	4.1	95.9	4.1

上面工業生產的二者數目是極有意義的。實際上國家工業已經克服私人工業了。合各部計之，則私人資本之活動顯然已從一九二三——二四年的百分之二四.七減至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百分之一七.三。即在國家准許外國私人資本家以特許權的大工業中，私人資本之總數也不過百分之四多一些。而且特許權的時期是嚴格的限制，而以後又將連同其裝置品一併歸還國家。

在農業方面，因為其生產大部在農人手中，故不易受國家之設計與調節，而社會化生產之成功也不甚大。一九二三——二四年來各關之活動的百分

比如下：

年份	國家的	合作社的	私人的
1923—24.....	13.2	0.7	86.1
1(24—25)	12.8	0.8	86.4
1925—26	11.4	0.8	87.8
1926—27(預計)	11.5	0.8	87.7

因此農業還是未社會化之小規模的與個人的生產，所以國家竭力獎勵農民參加合作社之組織，使他們有社會的意識而習慣於團體的活動。現在大約有百分之三十的農家是農村合作社的社員。

社會化勢力之在貿易方面與在大規模工業中是一樣的有極大的成功。在一九二三——二四年社會化的批發貿易佔總數百分之七八.二；一九二四——二五年佔百分之九〇.五；一九二五——二六年為百分之九〇.六，而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則估計有百分之九一。私人批發貿易之活動遂從一九二三——二四年總數的百分之二一.八降至一九二六——二

七年的百分之九。

私人資本之在另售商業中的活動是比較大些，但現在也正在迅速地減低了。一九二三——二四年社會化的資本流轉佔總數百分之四一.四；至一九二四——二五年其數增至百分之五五.七；一九二五——二六年為百分之六一.二；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估計有百分之六四.五。而私人的資本流轉則已年減一年了，其資本流轉如下：一九二三——二四年為百分之五八.六；一九二四——二五年，百分之四四.三；一九二五——二六，百分之三八.八；一九二六——二七，百分之三五.五。

其餘三種國家經濟事業——國外貿易運輸與財政——實際上是國家的專利，幾可完全歸於社會化的經濟。雖然國家也有時給私人資本從事某一種的國外貿易事件的特別准許，（一種事件以上的准許是不給與的）但外國商家與私人之活動一共還不到總資本流轉的百分之三。

蘇聯之社會化的經濟機關對國外貿易，財政，信

用與銀行，及運輸有一種專利權。他們把資本家迅速地逐出於批發與零售貿易之外；他們幾乎佔有大規模與基本工業之專有權，他們又佔大小工業之一個極大的部分。祇在農業方面他們不會得到極大的成功，但出品分配於小農之間，而這些農人的資產甚小，在國家能够工業化與機器化農村生產以前他們是不會成爲私人資本之集中者的。此外，工業發展之速度比農業發展大得多，並且農業之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似應讓給工業，如在世界各主要工業國的先例一樣。

所以在蘇聯經濟中之社會主義勢力的增長是穩固地繼續着，而私人資本則正在後退了。此外，攻擊私人資本的是國家——社會化的經濟——而不是私人資本向國家之反擊的。這件事實是極有意義的。

注 釋

CHAPTER I

1. Lenin, N., *Soviets at work*, p. 39.
2. *Ibid.*, pp. 5,8.
3. *Ibid.*, p. 41.
4. Goldstein, J. M., *Russia: Her Economic Past and Future*, p. 7.
5. Alexinsky, G., *Russia and the Great War*, p. 68.
6. Goldstein, *op. cit* pp. 52-53.
7. *Ibid* p. 39.
8. *Soviet Union Year Book, 1926*, p. 199.
9. Alexinsky, G., *Modern Russia*, p 179.
10. Alexinsky *Russia and the Great War*, p. 86.
11. Alexinsky, *Modern Russia*, p. 103.
12. Pasvolsky, L., and Moulton, H. G., *Russian and Russian Recoustruction*, p. 17.
13. *Ibid.*, p. 32.

14. Kodontzeff, B., *The Russian Collapse*, p. 23.
 15. *Ibid.*
 16. *Ibid.*, pp. 27-30, 34-35, 30-40.
 17. *Ibid.*, pp. 31, 39.
-

CHAPTER II

1. Russian Information Bureau,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p. 16.
 2. Magnes, J. L., *Russia and Germany at Brest-Litovsk*, pp. 184-185.
 3. *Soviets at Work*, p. 3.
 4. Quoted by Heller, A. A., *The Industrial Revival of Soviet Russia* p. 82.
 5. Lenin, N., "The Meaning of the Agricultural Tax," in *Labour Monthly*, Vol. I, p. 26 (July, 1921).
-

CHAPTER III

1.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 p. 200 (Oct., 1926).

2. Evantov, L., "The U.S.S.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Planovoye Khozyaistvo (Planned Economy)*, Dec. 1926, p. 139.
3. Culbertson, W. S., "Raw Materials and Foodstuffs in the Commercial Policies of Nations,"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CXII, p. 7 (March, 1924).

CHAPTER IV

1. *Russian Information and Review*, Vol. I, p. 190 (Jan. 15, 1922).
2. *Ibid.*, p. 191. Emphasis ours.

CHAPTER V

1.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in Russia*, p. 6.
2.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Control Figur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R. for 1926-27*, pp. 288-289 (Second Revised Edition, in Ru-

- ssiah).
3. *Russia: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British Trades Union Delegation to Russia in November, 1924*, p. 65.
 4. *League of Nations, op. cit.*, p. 3.
 5. Zimand, S.,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 59 The figure for 1921 is exclusive of Transcaucasia and Turkestan for which the statistics are not available.
 6. *Soviet Union Year Book, 1926* p.76.
 7. *The Labour Monthly*, Vol. I. pp. 19, 24-25 (July, 1921).
 8.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p. cit.*, p. 288.
 9. Russian Information Bureau, *Commercial Handbook of the Union of Soviet Republics, 1926* p. 13.
 10.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 p. 186 (Sept., 1926).
 11. *Report of British Trades Union Delegation*, p. 68.
 12. *Journal of Commerce*, Russian Supplement No. 2, p. 12 (Sept. 28, 1926).
 13.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 p. 86 (May. 1926).

14. *Russian Review*, Vol. IV, p. 203 (Dec., 1926).
15.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p. cit.*, p. 840.
16.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I, pp. 60-61 (March, 1927).
17. *The Economist*, Vol. CIV, Russian Supplement, p. 9 (March.19, 1927).
18.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I. p, 61 (March, 1927); *Report of British Trader Union Delegation Russia*, p. 66.

CHAPTER VI

1.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s *op. cit.*, pp. 318-319.
2.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 5 (Jan., 1927).
3.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p. cit.*, p. 331.
4. *Commercial Handbook of the U.S.S.R. for 1927*, p. 45.

CHAPTER VII

1. *Soviet Union Year Book, 1926*, p. 199.

6 REFERENCE NOTES BY CHAPTERS

2. Zimind *op. cit.*, *Report of British Trades Union Delegation to Russia* pp. 60-61; Guest, L. H. *The New Russia*, p. 253.
3. *Soviet Union Year Book*, 1926, p. 199
4.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 47 (March, 1927).
5. Amtorg Trading Corporation, Information Dept., *Economic Re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II. p. 4 (March, 1, 1927).
6.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I. p. 68 (March, 1927).
7. *Russian Review*, Vol. IV, p. 164 (Sept., 1926).

CHAPTER VIII

1. Cited by Zimand, *op. cit.*, p. 47, from Kondratyef, N. D., *L'Union Sovietique et La France*, p. 131.
2. Katzenellenbaum, S. S.,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p. 71.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Russia*, p. 83.

4. *Ibid.*, p. 260.
5. *Ibid.*, p. 354.
6. *Ibid.*, p. 326, footnote 2.
7. *Ibid.*, p. 353.
8. Sttae Planning Commission, *op. cit.*, p. 374.
9. Katzenellenbaum *op. cit.*, pp. 8-9.
10. *Soviet Union Year Book, 1926* p. 243.
11.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 (Jan., 1927).
12. *Ibid.*
13. Willis; H. P., "Russian Trade as a World Problem," in *Journal of Commerce*, Special Russian Supplement No. 2, p. 4 (Spet., 29, 1926).

CHAPTER IX

1. Katzenellenbaum, *op. cit.*, p. 150.
2. *Ibid.*
3. U. S. Gold and Silver Inquiry Commission, U. S. Senate, *European Currency and Finance*, Vol. I. p. 253.
4.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 60 (April, 1927).
5. *Ibid.*; *cf.*, *The Economist*, Vol. CIV, Russian

Supplement p. 4 (March 19, 1927).

6. *Russian Review*, Vol. IV, p. 208 (Dec., 1926).
7. *Ibid.*, p. 209.

CHAPTER X

1. Lenin, N., "Coopera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Labour Monthly*, Vol. V. pp. 137. 143 (Sept., 1923).
2. Guest, *op. cit.*, p. 357.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op. cit.*, p. 30.
4. *Ibid.*, p. 147.
5. Statistics supplied by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f Centrosoyus (Moscow).
6.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I, p. 38 (Feb., 1927).
7. *Ibid.*
8. *Journal of Commerce*, Special Russian Supplement No. 2, p. 12 (Sept. 12, 1926).
9.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I, p. 38 (Feb., 1927).
10. *Russian Review*, Vol. IV, 171 (Oct., 1926).

CHAPTER XI

1. *Code of Labor Laws*, Article 151.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ode is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egislative Series, 1922, Russia 1. (This translation is not the one used for those excerpts quoted in this chapter.)
2. *Ibid.*, Article, 155.
3. *Ibid.*
4. *Ibid.*, Article 160.
5.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2. 49 March, 1927)
6.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English Ed.) Vol. VII, No. 82, pp. 1421-1422 (Nov. 30, 1926).
7. *Ibid.*, pp. 1422-1423.
8. Lazovsky, A.,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Trade Unions," in *The Survey* (Graphic number), Vol. XLIX, p. 705 (March 1 1923).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egislative Series, 1923, Russia 9, p. 1.

10.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 p. 212 (Dec 1926).
11. *Ibid.*, Vol. II, p. 118 (May, 1927).
12. *Russian Information and Review*, Vol. I, p. 37 (Oct. 12, 1921).
13. *Economicheskaya Zhizn*, (*Economic Life*), Nov. 7, 1926.
14. *Report of British Trades Union Delegation to Russian*, p. 179.
15. *Code of Labor Laws*, Articles 61, 75.
16.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ndustrial and Labour Information*, Vol. XXI. p. 75 (Jan. 17, 1927).
17. *Soviet Russia: An Investigation by British Women Trade Unionists*, p. 81.
18.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English Ed.) *loc. cit.*, p. 1423.
19. *Ibid.*
20. *Industrial and Labour Information*, Vol. XXI, p. 254 (Feb. 14 1927).
21. *Ibid.*
22.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loc. cit.*

-
23.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egislative Series, 1923, Russia 11, p. 2.
 24. *Ibid.*
 25. *Industria' and Labour Information*, Vol. XXI, p. 72 (Jan. 17, 1927).

CHAPTER XII

1. Trotsky, I., *Whither Russia?* p. 92.
2.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 (Jan., 1927).
3. *Izvestia*, Feb. 19, 1927.
4.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p. cit.*, pp. 318-319.
5. *Ibid.*
6.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p. 7-8 (Jan., 1927).

CHAPTER XIII

1. *Soviet Union Review*, Vol. V, p. 51 (March, 1927).

CHAPTER XV

1. Lenin "Agricultural Tax," *loc. cit.*, p. 19.
2.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6. Italics ours.
3. Lenin, *loc. cit.*, p. 21.
4. *Soviet Union Monthly*, Vol. II, p. 40 (Feb. 1927).

CHAPTER XIII

郭沫若著

星 空

實售洋四角

本書系郭沫若先生近兩年來之傑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詩歌，第二輯戲曲，第三輯散文，均由先生詳加修正，現已出書，凡曾讀過郭先生之詩歌散文小說的，不可不看此書，而欲研究新文化的，尤不可不看此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狂飈叢書第二 第二種

高 歌 著

清 晨 起 來

世界文藝的潮流，已脫去陳腐羅曼主義，漸漸從多微運動，走到表現主義了。我國的文藝，即近日之「狂飈」派，而直造於「狂飈」派，且有侵越象微，表現之勢。仍不失羅曼，寫實的精神。『清晨起來』使「狂飈」代表作品之一，讀者幸勿忽略過去！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倪貽德著

玄武湖之秋

實價四角 寄費四分

本書是新進作家倪貽德的創作小說集，是他對於新文學第一回的貢獻。他是一個青年畫家，俱有藝術的天才，所以他的文字十分美麗，本集所收，皆一時難得之作，實歡喜新文學的所必讀之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張資平著

愛之焦點

實價四角五分 郵費加一

張資平先生的小說，早已在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和他的沖積期化石上轟動一時了。此書乃其最近得意之作：雙曲與漸近線，愛之焦點，一班冗員的生活，木馬，他悵望着祖國的天野，約檀河之水，寫給誰的信？白濱的燈燭，一羣鵝，等九篇，彙成一冊，內容豐富，運文熱潔。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書名 蘇聯之經濟組織
譯者 張民養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印刷所

印數1-2000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定價大洋一元 外埠寄費加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

33047 / 1175

郁達夫著

沈淪

實售四角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沉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性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胆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3765908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柒月拾肆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759411

蘇聯之經濟組織

張民養譯



泰東書局印行